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黑白无常

 **eBOOK**  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## 前言

懂中文的人，一看到“无常”这个词，自然首先想到，这是一个形容词，是变幻不定的意思；“人生无常”，是说人生的际遇，变幻不定，难以预测，很早就用了这个形容词的是荀子：“趋舍无定，谓之无常。”

可是“无常”也是一个名词，是佛家的专门用语，要详细解释起来，十分复杂，简单来说，是佛教的一种教，认为世间的一切，都是生灭无常。又分为两种情形，一种是“刹那无常”，一种是“相续无常”。真的复杂之极，除非是对佛法有深入研究的兴趣，不然，就知道有这样的两个词，都很多。

或许是由于佛家有“无常”这个词，所以，在许多由佛教教义衍化而来的故事之中，也就有了“无常”这个“人物”。

中国的民间传说，不论是源于佛家，或是源于道家的，久而久之，都自成一个系统，所有的故事，都在这个系统之中发生，例如十殿阎王、四海龙王等等，都有一种凡间的约定俗成的力量，创故事的人，若是离开了这个范围，就很难流行，不为大众接受。

在民俗传说中，无常是鬼，所以也称无常鬼。而无常有两位，一位是黑无常，一位是白无常。民俗传说中，这两位无常鬼先生的造型，也是固定了的。

白无常先生面白如粉，穿白衣服，戴白色的高帽，高帽之上，写四个字：“天下太平”。

手持白色哭丧棒，全身都是白色，只有间或吐出来的长舌头是鲜红色的——这种造型，形容起来，相当诡异恐怖，但只要是中国人，一见造型，就会认识：这是白无常先生。

至于黑无常先生，一切和白无常相反，都是黑色的。高帽上的四个字是“一见发财”，自然，吐出来的长舌，是鲜红色的。

这样的造型，是由什么人创造的，始于何年何月，都不可查考了，而这种造型，早已被民间所接受，就算再有艺术大师另造新型，也难以深入人心。两位无常的性格，从他们的脸型上来看，就有显着的不同；黑无常哭丧着脸，看来十分悲苦；而白无常则现出十分诡异的笑容，不知是甚么意思。可以把他们两个分为一个是摆明了要拘魂，一个则可能设计陷阱，使人中计而失去生命是的。黑白无常的责任是负责拘魂也就是夺取活人的生命，使之变成死人，而把人的灵魂，带到阴间去，听候处理。

这又是一连串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环：人死了之后，灵魂到了阴间，受十殿阎王根据该人在阳间的行为善恶而作审判，其中有一定的程序，例如灵魂在奈何桥的时候，一定要喝孟婆汤，把生前的记忆全都洗清，不能带到下一生（所以我们人人都不能记得前生的事），等等。

黑无常和白无常，都在阎王殿上当差，其职务有点类似古代官衙中的衙役。黑白无常的同事，还有牛头、马面，都是衙役捕快这一类的角色，至于判官，则是衙门中的师爷——阴间审定灵魂的所在，和阳世间的官衙，十分相似，自然是创造者根据阳世间的情形来设想的。黑无常和白无常，要拘魂的时候，也不是乱来的，他们自己没有决定权，而只接受命令，命令来自阎王，阎王有一本“生死簿”，记着所有人的姓名和寿元，某某人，该四十

一岁寿终，到了该他寿终的这一刻，就会派黑白无常出动，一阵阴风过处，某某人就在阳世消失了！

黑白无常只是奉命行事，这其中就有相当程序的想像，如果黑白无常奉命去拘魂的人是他们十分享受的人，不得违抗。

如果黑白无常十分痛恨某个人、希望他在阳世消失的，他们也无权自行决定，必须听从阎王的命令。

阎王才是绝对的权威：“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”

同样的，阎王若是注定一个人不死，也就没有甚么人可以令这个人死，生死大权的掌握者是阎王。黑白无常看来虽然十分有权，但是实际上，他们只不过是生和死的执行者，可以想像，有很多情形之下，大有身不由主的情形存在——那是任何执行者无可避免的事。

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，创造黑白无常形象的人，在他们的高帽子上，写上了“天下太平”、“一见发财”这八个字。这八个字所写的，正是阳世间许多人的愿望，太平盛世，做个发财人，还有甚么比这个更值得高兴快乐的？可是矛盾的是，不论甚么人，一见了黑白无常，都是魂赴阴间之时，天下太平不太平，是不是会发财，似乎也与之无关，因为他已与世长辞了！很喜欢在说故事之前加些“前言”，但是也很少把前言说得如此之长的，再说下去，只怕要变成“无常专论”了，就此打住。

## 第一章 亿年前生物居然活着天气炎热。

人类在地球上生活，又据说是在地球上，由极低等的生物发展起来的，可是不幸得很，人类对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气候，并不适应。地球上许多地方，夏天，气温常在摄氏三十五度以上，那就使人感到极度的不适，尤其在这样的气温之下，还要在烈日下工作的话。

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陈克生，他都没有理由在这样的炎热天气，在烈日下工作的。

先说他自己：陈克生，男，二十八岁，身高一八四公分，体重七十公斤（这是男性的标准身形，有这种体型的男性，全身没有多余脂肪，肌肉发展均匀，是人体美的典型）。学历，美国夏威夷大学海洋生物学博士，该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员，已发表的论文，被学术界所公认。他是好几家大学和许多研究所争相聘请的对象。

他未婚，貌相说不上特别英俊，但是这样的青年，自然英气勃勃，得人喜爱。

若按他的家庭背景，更没有理由他会要在烈日之下工作，汗出如浆，连睁开眼来都有困难，那种被酷热逼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滋味，真不好受。

他的父亲，是著名的法学专家，有着最高法律工作衔头，有一所全城最大规模的法律事务工作所。

陈健南大律师的大名，家喻户晓，自然收入极丰，不比一般豪富逊色。据说，单是一个财团（这个财团由苏氏兄弟经营）付给他的法律常年顾问费，以美金算，高达八位数字。

陈克生是陈健南的独子，陈克生只有一个妹妹，母亲早丧，他父亲陈大律师，并未续弦，只是和若干女性维持着并不公开的一种关系。

陈克生的背景和他本身，介绍得差不多了，像这样的一个人，有甚么必要在烈日下工作？若说工作是为了金钱和生活，那两者对他来说，简直一点也不成问题。若说工作是为了兴趣，那更叫人难以相信，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，何兴趣之有？酷热简直叫人如同置身于炼狱。

而且，陈克生此际在从事的工作，还相当古怪——自然是由于他这种身份的人，从事这种工作，才觉得古怪，如果正是这一行的工人，自然也不算甚么了！陈克生这时，正在指挥挖掘海沙！有点很难想像，是不是？挖掘海沙！海沙并不用人力挖掘，而是通过一艘海沙挖掘船来进行的。

一艘海沙挖掘船，有挖掘海沙的装置，把在海床中的沙，用强力的吸泵吸上来，经过清理的过程，然后再从一根管子中喷出来，喷到运载船上运走。

当海沙自直径二十公分的管子喷射出来的时候，发出轰轰发发的声音，也十分壮观。

通常，喷出海沙的管子，大约是三公尺长，海沙喷出的时候，呈抛物线，大约喷落在离挖掘船船舷有六七公尺处。一般来说，装载船就停在这个距离，好让海沙落在装载船之中。

整个过程，十分简单，需要做的是，先选择一个适宜挖掘海沙的地方，这样的海域，大多数离岸不是很远，海水也不是很深。

而陈克这时在进行的海域，却离岸相当远，所以他的挖掘船的吸沙装置，也特别强烈，一开动，机器的声响震耳欲聋，烈日当空，海面上一点风也没有，汗水之中，都带着盐花，黏乎乎地，用手一搓，可以搓出一层盐来，皮肤上也都起了很多小红粒，有时痒，有时刺痛，被晒久了的皮肤，还有一种开裂的疼痛，所以船上的工人，尽管酷热，也都穿着长袖衣服，戴着大大的草帽。

这时，如果有海沙挖掘的行家经过这里，一定会以为指挥工作的人是神经病。

因为这时，在管子中喷出来的海沙，并不是落在装载船的舱中，而是落在一张张开来的大网之上，那大网的网丝制造，圆形，直径约是两公尺，网的孔眼相当大，每一个，都有十公分直径——如同拳头般大小。

那也就是说，喷出来的沙，落到了网上，立时又从网眼中漏下去，再落到海中，只有比网眼更大的东西，才会留在网上。

这种情形，若是看在精于海中打捞的人的眼中，倒是一下子就可以明白；那是在打捞甚么东西，一般来说，若是在海底的沙中，发现了沉船，要打捞沉船中的遗物，就用这个办法。

而且，也可以知道，要打捞的东西，一定比网眼大，不然，就徒劳无功了！

陈克生这时，那么辛苦工作的目的，正是想在这一带的海域中，打捞一些东西！

他要打捞的是甚么呢？必须从头说来。能吸引了他这样的海洋生物学家在这种环境之下挥汗如雨地工作，自然是：他想要在海洋中找出来的东西，非同小可！

陈克生取得了博士衔头之后，他的父亲曾和他有过一番对话。

作为大律师，陈健南对于海洋生物所知十分有限，正像一个海洋生物专家对复杂的法律所知不多一样，所以他们父子两人的对话，十分有趣。

陈健南晃着酒杯，站在阳台的玻璃门之后，望着小半个城市的璀璨夜景，呷了一口酒，问他的儿子：“毕业了，也当了博士，有甚么打算？”

陈克生挥着手——他有运动家的体格，也有一刻都不肯安静的性格，在真正无事可为的时候，他甚至会原地跑步。他的回答是：“本城有一个私人的水产研究所，极具规模，主持人叫胡怀玉，是一个十分有资格的专家，学校方面的几个教授，一致推荐我去见他，他会安排适当的工作给我！”

陈健南无可不可地点着头：“听说海产都很值钱，一只手掌大小的鲍鱼，要值好几百美金！你是专家，养鲍鱼不难吧，倒是生财之道！”

陈克生笑着：“好极，要是有甚么好吃又名贵的海产养出来，一定拣新鲜的给你尝！”

陈健南大律师十分嗜吃海鲜，闻言又喝了一口酒，咂着嘴，仿佛甚么奇鱼珍贝，都已经到了他的口中一样，他满意地拍打着陈克生的肩头：“经济上需要甚么帮助，只管开口便是！”

陈克生也笑：“当然，不找你找谁！”

父子两，在这种情形下的交谈，是最愉快的了。

几天之后，陈克生就拿着学校中几个教授给他的介绍信，到那个水产研究所去找主持人胡怀玉。

事先，他先通了电话，虽然没有和胡怀玉本人通话，可是通过秘书，也约好了时间。陈克生驾着车，沿海驶着，快到目的地时，他发觉这个研究所的规模之大，远超乎他的想像——很难设想一个私人的研究所，会有那么大的规模。

在距离研究所五公里之外，海边已到处可见到竖立着的牌子：“此处是海洋生物研究所研究地点，请勿作任何破坏行为。”

海岸上也有许多设施，陈克生这个海洋生物专家，一看就知它们的作用，例如一道相当长的堤，堤尽头是简单建筑物的，那是为观察在较深海域中的海洋生物而设。而海床上用堤围起来，形成一个大池的，当然是放养海洋生物之用。在海洋上可以看到一串串的笼。

等到看到了研究所的建筑物，陈克生更是暗暗吸了一口气，建筑物占地很广，他又听说研究所的设备十分齐全，他感到十分高兴，因为若能在这样的研究所中工作，那一定可以大展所长了。

（这个海洋生物研究所和它的主持人胡怀玉，许多老朋友，应该绝不陌生，他曾经在“犀照”这个故事之中出现过，在这个研究所之中，曾发生过十分惊人的事故，颇是曲折离奇。）陈克生在传达室道明了来意，等了一会，就有职员带着他，到了所长办公室外的会客室。会客室布置得十分舒服，尤其是有两座古代帆船的模型，每一座大约有一公尺长，更是具体而微，在帆船上所有的一切，应有尽有，手工精致之极。

陈克生比预定的时间早了五分钟，他在想，那个叫胡怀玉的所长，不知是什么样人，大学的几个教授，都异口同声称他“是一个怪人”，不知怪到什么程度。陈克生的主导教授说的比较详细：“胡博士……人很怪，极度神经质，或许他是东方人，和我们西方人在性格上不合，他曾幻想有不知名的生物在空气中成长，会变成巨大的灾祸，这其实是精神病中妄想症的一种！”

那位教授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摇了摇头，神情十分不以为然，可是又安慰陈克生：“你和他同是东方人，可能会合得来，事实上他的想像力太丰富了，一个海洋生物学家，并不需要那么丰富的想像力。”

在未见到这位胡怀玉博士之前，陈克生自然无法判断批评是公允还是苛刻。

他等了五分钟，胡怀玉并没有出现。

陈克生又等了十分钟，胡怀玉仍然没有出现。

陈克生开始不耐烦——他本身是一个十分准时的人，一个本身十分准时的人处在这样的境地之中，懊恼的情形，可想而知。

他离开了会客室的门，向一间办公室中的一位秘书问了几句，那秘书是一位十分娇俏的女郎，一听她开口，陈克生就知道正是她和自己约定会时间的。

他提醒了一句：“我和胡所长约定的时间，是五时！”

女郎点头：“是！”她看了看手表，欲言又止。

陈克生问：“有甚么需要说明的？”

女郎叹了一口气。

“今天，胡所长一回来，就匆匆进了他私人的研究室。”

陈克生扬了扬眉，发出了“哦”地一声。

女秘书道：“他一进入私人研究室，就绝不接受任何外界的打扰了。”

陈克生还保持着相当的幽默感：“就像时间锁保险库一样，要到一定的时候，才能打得开？”

女秘书嫣然：“真有趣……不过如果他记得有约会，自己会出来。”

陈克生双手交抱，放在胸前：“照你看，他记得约会的可能性是多少？”

女秘书没有出声，可是她望着陈克生的眼光，却大有同情的神色。这时，另有一个职员道：“等于零！先生，我提议你不必等了，他进私人研究所的时间，最长是七十二小时，而且从来也没有十二小时之内就出来的记录！”

陈克生十分生气，可是他当然不会没有风度到向几个无关的职员发脾气。

所以他只是对女秘书说：“好，我走了，反正我已经多等了十五分钟，请你把这种情形，告诉胡所长。”

女秘书十分同情陈克生的处境，连连点头，甚至站起身子来。

当她站起身子的时候，陈克生注意到她颇长苗条，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美人儿。

陈克生欣赏的眼光，女性的敏感，自然可以觉察得到，所以俏脸之上，就略有红晕，态度也矜持起来：“我带你出去！”

陈先生本来想拒绝，可是继而一想，此行一点结果也没有，而且十分令人生气，如果能结识这个女郎，倒也不失是一椿收获。

所以他立时道：“啊！那太好了，你知道，人地生疏，又求见所长不遂，很令人沮丧，真是不知道如何离开！”

女秘书又十分得体地笑，离开了她的办公室，陪着陈克生向外走去。

还没有走到门口，就看到另一扇门打开，一个人一面嚷叫着，一面旋风一样，卷了出来。他嚷叫的是甚么，根本听不清楚，而他又冲得极快，简直是横冲直撞，像是在他的身后，有一大群虎头蜂在追逐着他。

他向着陈克生和女秘书直冲过来，眼看要撞向女秘书的身子，而他双臂挥舞着，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陈克生忙一拉，把女秘书拉进自己的怀中，那人紧贴着，擦了过去。

女秘书在这时候，才十分惊惶地叫了一声：“所长！”

女秘书这一叫，陈克生才知道，这个行为像疯子一样的人，就是这个海洋研究所的所长胡怀玉博士！

他本来就因为胡怀玉而忘了他的约会，对他的怠慢，而十分生气，再加上这时，胡怀玉横冲直撞，虽然说整个研究所都是他私人的，可是他这样的行为，也似乎有点过份了一些！

为此，陈克生决定要略施惩戒，他倏然打横跨出一步，一伸手，就抓住了胡怀玉的手臂，胡怀玉正在向前冲，被他拉住，硬生生拉了回来，姿态和神情，都变得古怪之至，陈克生疾声道：“我和你有约，忘记约会，是一个极无礼的坏习惯！”

胡怀玉看来瘦削苍白，他眨着眼：“约会？就算有，不论甚么约会，全取消！”

他的声音十分尖锐，那并不是讨人喜欢的声音，也令得陈克生更生气：“取消约会，应该提前通知！”

胡怀玉出现了怒容，大叫了一声：“通知，为甚么要通知？”

陈克生神情严峻：“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所应遵守的原则！”

胡怀玉大喝一声：“放屁！”

这位博士先生、研究所所长竟然这样蛮不讲理，不禁令得陈克生大怒，他陡地提起拳头来，就待挥拳相同。

就在这时候，那女秘书急叫：“所长，他是和你有约的海洋生物学家！”

胡怀玉用十分古怪的眼光望向陈克生，对住在他面前的拳头，视若无睹——他的身子相当瘦弱，看起来绝捱不起陈克生的一拳的。

他冷笑一声，伸出手来，手指直接在陈克生的鼻尖上：“你懂得海洋生物？”

陈克生这时，已认定了这个所长，根本是一个妄人，不值得和他多说甚么，所以他在放下拳头来的同时，只是“哼”地一声，算是回答。

胡怀玉却反而不肯罢休，一伸手，住了他胸前的衣服，叫嚷着：“来！看看这是甚么？”

他说着，竟然用力拉陈克生，想将陈克生拉进他刚才冲出来的那扇门去。本来，以胡怀玉的身型和陈克生相比，强弱悬殊，他是绝对无法拉得动陈克生的。可是在这一刹间，陈克生心念转动，知道那门是通向他的研究室去的。

胡怀玉所在的私人研究室，在学术界中十分著名，据说设备之完善，应有尽有，可以位列世界顶尖同类研究所的三名之内！

所以，他有想去看一看的好奇心。

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胡怀玉居然拉着身形高大的陈克生，向那扇门走去。陈克生在走出了几步之后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那容颜娇俏的女秘书，也正用十分关切的神情望着他。

陈克生向她做了一个鬼脸，又向胡怀玉指了一指——或许由于他那个鬼脸做得十分有趣，女秘书当时抿着嘴，笑了起来。

陈克生没有机会说甚么，就被胡怀玉拉进了那扇门。

进门之后，陈克生就呆了一呆，胡怀玉一定不想他在研究所的时候受到骚扰，所以建筑上有特别的安排。

一进那扇门，并不就是研究室，而是一个隔离的空间，就像潜艇中的隔水舱一样。

胡怀玉一脚把那扇门踢上，又拉着陈克生，向另一扇门走去，那扇门又厚又重，简直像是一般保险库的门一样，陈克生到了这时，才叫了一句：“你不必拉我，我自己会走！”

胡怀玉“哼”地一声：“你会走？看到了我给你看的東西之后，你会昏过去！”

说话之间，他们已经穿过了那道厚门，进入了胡怀玉的私人研究室。

那是一个极大的空间，各种各样的设备之多，陈克生一时之间，也看不了那么多，胡怀玉不再拉他，只是指着—张极大的桌子：“你自己去看！”

在那张桌子上，有许多玻璃缸，缸中蓄养着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，也有许多白色的瓷盘，放着各种研究的海洋生物标本。

陈克生在开始向那桌子走去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胡怀玉要自己看的是甚么，可是当他来到桌子时，他的视线，立时被—样东西所吸引。

那东西放在—只白色的瓷盘中，陈克生—看到，身子就如同遭了雷殛—样地—震，接着，他就现出了进入梦幻境界的神情。

他伸出手来，指着那东西，身子却再也难以向前挪动半分！

他的这反种反应，是任何海洋生物学专家看到了那东西之后的正常反应。也是任何对海洋生物略有认识的人的正常反应。

如果对海洋生物不是那么有认识，或是根本没有认识的人来说，当然不会有甚么反应，所以有必要详细介绍—下那东西。

先说它的外形——它是扁圆形，直径约有二十五公分，有螺旋纹的外壳，所以—看就可以知道它是一种螺类的海洋生物，它的颜色是相当耀目的白，壳上有不是很明显的浅灰色的花纹。

在壳口处，有如同墨鱼—样的几根触须，露在外面，可是不再动，显然曾受过摧残，已经死了，但是可以肯定，在不久之前，它还是活的！

这就是令得陈克生这个海洋生物学家目瞪口呆的原因，他知道，眼前所见的一切，简直不可能，他认得出那螺类的生物，是早已绝了种的“菊石”！

可是，如今他看到的却是一只活的“菊石”！

他不知自己挣扎了多久，才大声叫了出来：“菊石？活的菊石？”

胡怀玉—下子就跳到了他的面前，也跟着他嚷叫：“菊石、活菊石！”

这时，陈克生也不再笑胡怀玉是疯子了，因为他的神情动作，也和疯子差不了多少！

活的菊石，这确然令海洋生物学家疯狂，就像忽然有了一条活的恐龙，活的三叶虫，或是忽然天上飞过了一条翼龙—样，会令人变得疯狂！

早就成了化石的东西，竟然又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，这是大自然的玩笑，还是历史的玩笑？

菊石绝种已有多久了？从发现的许许多多的菊石化石上，可以有相当精确的估计——菊石的化石并不稀罕，极多，很普通。

菊石的化石，有大到直径五十公分的，也有小到只如指甲大小的。

根据化石来研究，菊石这种无脊椎海洋生物最早在泥盆纪，到白垩纪完全绝灭。



从研究菊石的化石上，可以作鉴定地层形成的年代，是鉴定地层时代的标准化石。

泥盆纪，是地质年代古生代的第四个纪，开始在四亿年之前——四万万年前！

在这个时候，菊石这种古代的生物，已经发展得相当完整。在这个时候，昆虫才出现，植物方面，原始裸子植物开始出现。在这个时候，非但没有人，连恐龙也不知在甚么地方。

而到了白垩纪，菊石已完全绝灭了！白垩纪，在六千七百万年前结束，白垩纪末，不但菊石绝灭了，连恐龙也已绝迹了。

一种在七千万年前，就应该从地球上绝灭的生物，又有活的呈现在眼前，这对生物学家来说，实在是兴奋到了难以形容的大事！

在海洋生物上，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，有一种叫“翁戎螺”的贝类生物，生物学家也一直以为它绝种了，上世纪却又有许多活的标本发现，原来在地壳变动的过程之中，它由原来的浅水生活，变成了深水生活。在当时，活的翁戎螺的被发现，也是生物学上的大事。可是意义当然比不上发现了活的菊石！

因为菊石曾是一个时期之中，地球上最进步的一种生物！而且，在千万年前已经绝灭，早已成了定论！

陈克生急促喘着，声音十分沙哑：“假的！”

胡怀玉也喘着气：“你是海洋生物学家，你自己可以鉴定真还是假！”

陈克生拿起了一只钳子，夹起了一条如同触须般的器官，仔细看着。

菊石在软体动物之中，属于头足纲，正是如今的鹦鹉螺、鱿鱼、墨鱼的远祖，所以它的器官，还保留着头足纲生物特有的形态。

它的贝壳看来十分脆薄，人类的科学再发达，也无法制造出最简单的生物来。给你全世界的人力物力，你制造不出一株野草、一只昆虫来！

而且，螺壳的结构那么复杂，决不是任何人可以制造出来的，那是大自然的杰作！

陈克生又长长吁了一口，回头向胡怀玉望来，胡怀玉道：“是不是该忘记约会？”

陈克生由衷地道：“太应该，看到了活的菊石，谁还记得甚么约会，谁就他妈的不是海洋生物学家！”

胡怀玉高兴异常，向陈克生伸出手来：“胡怀玉！”

陈克生和他握手，也介绍自己，他忙不迭地问：“你是在哪里得到它的？”

胡怀玉眯着眼：“今早我在海边散步，看到两个渔家的孩子在玩它，我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把它带了回来之后，我一直对着它看……由于我……一些医生认为我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，所以我一直不能肯定自己看到的是不是事实——”陈克生伸手在胡怀玉的肩头之上，拍了两下，安慰他：“我看是那些医生胡说八道！”

胡怀玉更是高兴：“本来就是，不过……若不是你一看就叫了出来，我还是不敢相信！”

陈克生想起他刚才疯了一样冲出来的情形，关心地问：“你刚才——”胡怀玉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我看着它，心中不断在想：真的！真的！可是另外有一个声音又在响：假的，又是你的妄想！两种声音交替着，令人发狂，我

忍不住，才冲出来的……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满脸通红，神情十分兴奋。陈克生看在眼里，心中暗想，一些医生说他“情绪不很稳定”，恐怕是最温和的说法了！

陈克生问：“你竟然没有向渔家的孩子追问，他们是怎么得到它的？”

胡怀玉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眼光望着陈克生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才道：“或许我太热情了一些，一看到了活的菊石，就甚么都忘记了！”

他的话中，竟大有讽刺陈克生在这样的情形下还在有条有理处事，而不陷入一种狂喜的情绪之中之意。

陈克生淡然一笑，不和他争论，只是道：“或许，活的菊石不止一个——任何生物，不可能单独一个存活于世，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得到它，就可以得到一大群，那会是本世纪生物学上最大的发现！”

胡怀玉一听得陈克生这样说，情绪又大是活跃：“不要紧，那十分简单，这里一带的渔民我全认识，去问一问就可以找出究竟来。”

陈克生又提议：“立即进行？”

胡怀玉用力在陈克生的肩头上一拍：“好！”

然后，他又侧着头打量着陈克生：“对了，你约见我，是为了甚么？”

陈克生笑了起来：“求工作，嗯，这是我的证件，和学校教授的推荐信！”

陈克生把带来的文件交给了胡怀玉，胡怀玉只是随便翻了一翻，看了一下那几封推荐信的署名，就放了下来，笑看着，“那几位教授，一定私下说我是个怪人、妄人、情绪不稳定、想像力太丰富了，是不是？”

陈克生淡然笑：“人家讲些甚么，何必理会！”

胡怀玉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想像力丰富，我这点想像力，算是甚么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介绍你认识几位先生，他们的想像力和生活，那才叫多姿多采，如同天马行空一样，恣意汪洋，不可收拾！”

胡怀玉所用的形容词相当古怪，陈克生也不他所说的“几位先生”是甚么人，所以不置可。胡怀玉又拍了他的肩头一下：“你已经是本研究所的研究员了，第一件工作就是和我一起研究这个项目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向那活的菊石，指了一指。陈克生在那一刹间，又是兴奋，又是感激，自然而然，握住了胡怀玉的手，用力摇着，连声道：“谢谢你！太谢谢了！”

作为一个生物学家，陈克生这时的感激，是由衷地从心底发出来的。

因为像这样的发现，参与那么重大发现的研究工作，是每一个生物学家梦寐以求的事，一万个生物学家之中，难得有一个有这样的幸运！

这个活的菊石由胡怀玉发现，他大可一个人来研究，使他的名字，在生物学上名垂青史。可是他却慷慨地把这种荣誉和陈克生分享，陈克生自然感激莫名！

胡怀玉向陈克生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坐下来。胡怀玉站在他的前面：“我认为不论从事甚么工作，都要有丰富的想像力！”

陈克生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胡怀玉直视着陈克生，反手指着那活的菊石：“在这个如此不寻常的发现之中，你想到了甚么？”

陈克生觉得这个问题，不容易简单地回答，所以他在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反问道：“你联想到了甚么？”

胡怀玉直了直身子：“首先，我想到菊石的绝灭，自然是由于地球的环境起了变化，使得菊石不能适应环境，这才绝灭的！”

陈克生一挥手：“所以你首先联想到了至少在地球的某一处地方，环境和几亿年之前的泥盆纪一样，所以菊石这种生物，才能存活了下来！”

胡怀玉大是高兴，显然是他的想像力，得到了认定，他用力点头，又道：“不过还是要仔细解剖检验这个动物体，也有可能，生物的身体结构，进行了改变，以适应新的环境。可惜这个生物体残缺不全——我发现它的时候，几个孩子正用铁丝，想把动物体自壳中勾出来，当然损坏了不少！”

陈克生充满了信心：“一定可以找到更多，甚至多到每一个生物学的学生，都可以有一个标本作研究。”

胡怀玉摇头：“你太乐观了！我还有一个联想，这只活的菊石，根本不是生活在现代！”

陈克生莫名其妙：“甚么意思，我不是很明白！”

胡怀玉却兴奋起来，双颊之上，甚至大有红晕，他向陈克生凑近了一些——通常，人只有在要讲甚么秘密话的时候，才会有这样的动作，可是他讲的话，陈克生却更加不明白了！

他说：“这个菊石，可能就是生活在沉鱼纪到白垩纪之间的许许多多菊石中的一个！”

陈克生由于不懂得胡怀玉这样说是甚么意思，所以他只好无可奈何地笑。胡怀玉的神情更严肃，在等着他的反应。陈克生只好道：“一只生活在古代的菊石，怎么会到了现代的呢？”

胡怀玉一字一顿，十分认真地道：“由于不可知的因素，一只古代的菊石，突破了时间的限制，一下子从几亿年之前，到了现代。”

陈克生不由自主地在眨着眼，他到这时，才算到胡怀玉所谓的“丰富想像力”有了初步的了解，原来想像力竟然需要丰富到这种程度！他这时也同意了他主导教授对胡怀玉不客气的批评，也认为作为一个生物学家，想像力不必丰富到了这种地步！

他想了一想，才有了一个听来相当委婉的回答：“听起来，这样的假设，好像是甚么幻想电影，或是幻想故事中的情节！”他在这样说了之后，本来还想打一个“哈哈”，令得气氛轻松一些的。可是当他向胡怀玉看去，看到了一张严肃无比的神情时，他再也笑不出来。

胡怀玉认真之极，并不觉得陈克生的话有任何开玩笑的成分在内，反倒十分同意，他一下子重重拍在实验桌上：“是啊，在那些情节，常有古代的，突破了时间的限制，来到现代的情形，人既然可以在时间中来往，菊石为甚么不能？别说菊石也是生物，就算是物体，也可以在时空之间转移，我的一个朋友，就曾经历过一件怪事：一只打火机，忽然突破了时空的限制，到了千多年之前的一个古堡之中！”由于胡怀玉说得那么认真，这才使陈克生吃惊，他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下去，只是道：“就算情形是这样，一个菊石可以转移到现代来，也必然有更多菊石会在现代出现！”

胡怀玉的双眼放光：“我倒宁愿把我转移到古代去，看看所有的古代生物！”

陈克生听了之后，偷偷地吞噬了一大口口水，没敢搭腔，而在胡怀玉看来无限渴望四亿年地球泥盆纪的风光之时，他提议：“是不是这就去找渔民问一问？”

胡怀玉忽然长叹一声：“我是一个现代人，如果回到了几亿年之前，不知道是不是能活下去？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还十分认真地抬起头，向陈克生望来，神情十分诚挚，一副想得到正确答案的样子。

陈克生没好气地道：“人类需要的生活条件，无非是空气、水和食物，泥盆纪时代，我看这三大条件，都不成问题！”

胡怀玉的神情更加渴望：“嗯，水是没有问题，空气也没有问题，食物……”

他说到这，神情不免有点古怪：“烤三叶虫不知是甚么味道？不过，菊石是墨鱼的老祖宗，想来味道不会差到那里去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自感到十分幽默，哈哈大笑了起来：“或许还可以生吃，真豪华，活的菊石，可以作为食物，皇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享受！”

虽然说人的观点不同，对享受的观念，自然也不一样。可是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来说，居然认为能生吃活菊石，是皇帝也得不到的至高无上的享受，这也未免怪诞得很了；陈克生有点不客气地讥讽：“你大约也不必担心丙种维生素的来源，大量的蕨类植物之中，总有几种是可以进食的，或许还十分美味可口！”

胡怀玉却一点也不理会陈克生的嘲讽，反倒一本正经地道：“那当然！”

然后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作为一个生物学家，要是能把已绝了种的生物，都活生生地带到现代来，那是一种甚么样的成就！”

陈克生不敢再说甚么，他发现，自从胡怀玉一开始幻想，他不知道已浇了多少盆冷水下去。可是胡怀玉的幻想之火，非但没有被浇熄，而且越来越是炽烈，他倒不如甚么都不说，任由胡怀玉自己去发挥的好。

胡怀玉在那样说了之后，想了片刻，神情十分认真，忽然又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把所有绝了种的生物都带到地球来……你是不是觉得目标太大了？”

他竟然严肃地徵询起陈克生的意思来，真令得陈克生啼笑皆非。

陈克生只好闷哼了一声，胡怀玉用力一挥手，像是他真的身处在地球的洪荒时代，触目所及，全是绝了种的古生物一样，他大声道：“我是一个海洋生物专家，还是别管陆地上和空中的生物，单是把绝了种的海洋生物带回来，已经够了！”

他又想了一想，神情也十分遗憾！叹了一口气：“最理想的，自然是每一种都带上一对，那么，可以使它们在现代再繁衍下去——”胡怀玉说到这，忽然住了口，现出了十分怪异的神情来，迟迟疑疑地问：“我的设想，以前是不是……有人提出来过？”

陈克生没有好：“不是有人设想过，是有人已经做过了！”

胡怀玉大吃一惊，双眼睁得极大，望定了陈克生，陈克生道：“旧约圣经上第一章，就记载着一个叫诺亚的，造了一艘大船，把许多生物，一对对地运上船带走？”

胡怀玉侧头想了一会，才点了点头：“诺亚方舟的故事，可以作多方面的解释，你这个解释，十分新颖，但未必和我们的设想一样！”

陈克生听到他居然说“我们的设想”，也不禁吃了一惊，觉得非更正不可。因为他感到，胡怀玉那种虚幻的想像，简直已超出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态度之外了。所以，他十分郑重地指着胡怀玉，更正：“只是你的设想，我没有这样想过。”

胡怀玉却盯着问：“那么你的设想是甚么？”

陈克生实在有忍无可忍的感觉，可是他又看出，胡怀玉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正常，对于这样的人，不能用正常的方式使他的思绪回到常轨上来。不如索性和他一直胡闹下去，看看他可以发展到甚么程度！

所以陈克生一扬眉：“我想到的是，我们不妨执行无常鬼的任务？”陈克生的话，果然起到了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效果，胡怀玉呆呆地望了他半晌，才指着他：“无常鬼？那……是甚么意思？”

陈克生“呵呵”笑着，指着胡怀玉——这时胡怀玉的脸色，十分苍白，陈克生便道：“你是白无常！”然后，他又指着自已：“我是黑无常，专门拘生魂——”陈克生根本是在胡闹，所以他说的话，听来已语无伦次，大是不知所云。可是胡怀玉十分认真地听着，听到这时，用力一拍自己的大腿，大叫了一声！

这一来，反倒把正在胡闹的陈克生吓了一跳，不知发生了甚么事，在一刹那之间，他以为胡怀玉真的是神经病大发作了！胡怀玉在大叫了一声之后，立即道：“好设想，真好设想，比我的好多了！你的设想，可以实行我的愿望，真太好了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用力拍打着陈克生的肩头，一副欢喜无限的神情。陈克生却只好苦笑，因为他只是在胡言乱语，根本没有甚么设想；胡怀玉却说他的设想“好极了”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在甚么地方！

胡怀玉反倒替他解笑了这个问题：“我设想可以把所有绝了种的古生物带回来，那得用甚么的工具来装载？只怕一万艘诺亚方舟都不够，可是你的设想，是把所有绝种生物的灵魂带回来，灵魂根本没有体积，一下子就可以来到现代，真是好设想！”

若是陈克生刚才已对胡怀玉的丰富想像力有叹为观止之感，那么现在，他是绝对的目瞪口呆、五体投地。而且那也实在令他震惊，使他感到，自己胡闹下去，情形会更加糟糕！

因为，若是胡怀玉和他认真讨论起生物的灵魂是一种甚么形式的存在，如何把它们拘回来等细节问题时，他就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！所以，他大声道：“我们该去找那些渔民孩子了！”

胡怀玉却想了半晌才道：“照你的设想，该有一门新的科学产生：生物灵魂学！”

陈克生抹了抹鼻尖的汗，没敢出声，一方面十分熟练地用一些药水，把瓷盘中那只活的菊石，浸了起来。

也许是陈克生的动作，把胡怀玉一下子从天马行空的设想之中，拉回现实生活中来。

他在那时候的样子，也十分令人吃惊，他陡震然动了一下，看来，他整个人的外形，并没有甚么不同，可是神情却整个变了，看起来十分诡异，十足像是刚才他的灵魂被无常鬼拘走了，这时又被送了回来了一样！

他有相当疲倦的神色，伸手在自己脸上，重重抹了一下，然后才道：“去找他们吧！”

他和陈克生一起走了出去，一路上和研究所的职员打着招呼，胡怀玉驾一辆吉普车，他的说法是：“可以有更好的视野，使自己目光接触到大海。”陈克生观察力十分敏锐，他留意到胡怀玉在说到“大海”的时候，有十分复杂的神情，表示他的内心世界对海洋有感情。

陈克生心想，胡怀玉是海洋生物学家，他创办了那样具规模的研究所，

自然对海洋十分热爱。一直到很久之后，他才知道胡怀玉的上代，是纵横海上的海盗，他对海洋有极度的热爱，可是一提起海洋来，又使他联想到了祖上的不光采事业，令他感到自卑——当真是复杂之至。

## 第二章 胡怀玉企图捞起海中鬼魂

离开了研究所之后，胡怀玉驾车，沿海行驶，看到有泊在岸边的渔船，和在海边游玩的小孩子，就停车来问。停停问问，驶出了七八公里之后，当他们走向一群正在海边追逐嬉戏的孩子时，胡怀玉大叫了一声：“是他們了，就是他們！”

他的叫声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，一起向他围了过来，这几个孩子，都几乎全身精赤，皮肤黑得发光，一看就知道是渔家的孩子。

胡怀玉指着其中的一个道：“你还记得我？你卖过一个古里古怪、圆的大螺给我！”

那男孩笑着：“记得，好吃吗？我不喜欢，腥气得很！”

胡怀玉吸了一口气，这世上，不必幻想，还真的有人吃过活的菊石！

他摇了摇头，也不知道他想说不好吃还是说他没有吃过，他问得十分清楚：“你是从哪里捉到这只大螺的？”

那个孩子摇头：“不是我捉的，是我三叔用网网上来的。”

孩子的三叔，自然是渔民，陈克生这时也紧张了起来：“你三叔在哪里？”

孩子向不远处一指：“在船上！”

离岸不远处，有几艘中型的渔船停着，胡怀玉忙道：“请你三叔来，我有重要的话问他！”胡怀玉深知调兵遣将之妙，说着，已数了几张钞票，放在孩子的手中，孩子也不含糊，一下子把钞票紧抓在手中，然后问：“这是给我的，还是给我三叔的？”

胡怀玉连声道：“只给你的——找你三叔问一些事，我不会白花他的时间！”

附近海面上的渔船，都知道这个古怪的研究所所长是一个大富翁，那孩子一声欢呼，向其他的孩子一招手，大家一起全向海水奔去，不一会，水花四溅，一群孩子都已投进了海水之中。

这些自小就在船上长大的孩子，一到了海中，游起水来，就像是鱼儿一样，只见海水中泛起了一股一股的白线。

那全是孩子们在游水向前时颠起的浪花。

这是一幅充满了活力的景象，看得陈克生心旷神怡。不一会，已看到孩子们纷纷攀上了船，又过了不一会，看到一个成人，出现在甲板上，以手遮额，向岸边望过来，胡怀玉忙向他挥手。

那成人走到船尾，跃进了一只舢舨中，就向岸边划了过来。

那人上了岸，肤色粗黑，是一个十分扎实的渔民，约莫三十上下年纪，笑嘻嘻地道：“胡所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去年，你向我买过一条死鱼，那条鱼烂腐了，你连说可惜！可惜！”

胡怀玉『啊』地一声：“是啊，我记起来了！”他说着，转头向陈克生：“上次我看到他倾倒的一桶死鱼之中，有一条像是古代无脊鱼！”

陈克生怔了怔：“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甚么叫作『好像是』？”

胡怀玉叹了一口气：“鱼身已经腐烂不堪了，所以不能肯定，我买了之后，也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，看来他专门找到古代海洋生物！”

那渔民自然听不懂两个生物学家的对话，只是笑嘻嘻地望着胡怀玉：“听孩子说，所长买了那只又圆又扁的螺去？那东西有用？”

胡怀玉道：“很值得研究，我还想要！”

渔民摇了摇头：“我打了一辈子鱼，也是第一次找到这样的螺！”

陈克生忙道：“那么，请告诉我们在哪里找到的？”

那渔民搔着头，现出十分铸躇的神情：“叫我说我说不出来，可是叫我去，我会去！”

渔民的作业方法相当原始，也没有甚么标准海图可供参考，到甚么海域去捕鱼下网，全凭经验行事，胡怀玉知道这种情形，所以他忙道：“带我们去。”

渔民侧着头，神情像是很艰难。胡怀玉向他的船看去，看到甲板上正有人在整理鱼网。

他知道渔民在一次出海之后，必然有一个时期的休息，整理渔网，补充燃料，等候下一次的鱼汛期……等等。所以，他又递了一叠钞票过去：“你先收着，等我回到研究所，再开支票给你！”那渔民向手上的钞票看了一下，已是大喜过望，连声答应。陈克生虽然自己也出生在富有的家庭，可是看胡怀玉花起钱来像流水一样。也不禁暗暗咋舌，心想着研究所的规模，不知要多少创办费维持。看胡怀玉这种幻想多于实际的人，可以肯定不是甚么商界奇才。

他钱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时，陈克生虽然心中起疑，可是自然不会问。若干时日之后，陈克生和胡怀玉稔熟了，他曾在一起和胡怀玉喝酒时间问了一句。胡怀玉的回答是：“我上一代留下了很多财产给我！”

令陈克生大惑不解的是，胡怀玉在这样回答的时候，竟然神情扭怩，十分不好意思，而且也显然不想再进一步地说下去！

这些是题外话。却说当时，那渔民约了他们，三小时之后再回来，他好去补充燃料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十分高兴，又立刻回到了研究所，开始工作。

他们把那活菊石的动物体，小心地从贝壳中取了出来，总算还相当完整，一面小心观察，一面记录下来——先用口述的记录，事后再作整理。

两个人一开始工作，就忘了时间，直到那渔民找上门来，两人才连声道歉，上了船，才感到饥肠辘辘，又劳烦三婶（渔民的妻子）煮了一大锅饭，用日晒咸鱼佐膳，香美无比，陈克生和胡怀玉相对大笑，都认为是生平吃得最舒服的一餐——科学家往往有这种异于常人的行为，如爱迪生把怀表当鸡蛋放在水中煮之类，不足为奇。

船开航的时候，是傍晚时分，夜航时，那渔民十分有经验，毫不犹豫。

到了午夜时分，两人正在甲板上躺着，在海风的吹袭下，大有睡意之祭，那渔民过来告诉他们：“到了，我就是在这里拖网作业，有时落网深了一些，连海底的沙一起拖起来，当然起网的时候，沙会漏下来，不过我相信那只怪螺，是在沙中的。”

渔民的经验丰富，科学家知识在行，双方交谈所使用的语言方法虽然不同，可是并无沟通上的困难。

胡怀玉和陈克生听到这里，互望了一眼，都已经有了利用吸沙船来寻找活菊石的计划——各位看到这里，一定早已明白，何以这个故事一开始，陈克生这个人，会在烈日之下，在进行挖掘海沙的工作了。兜了一个圈子，故事终于使听的人知道了一个悬疑的结果，但立刻又进入另一个悬疑之中，这是说故事的好方法之一。同时，他们两人这时，也心急得很，胡怀玉道：“是不是可以请你下一网？”

渔民征了一征：“所长，我们晚上……都不下网，就是会把……海里的冤魂网上来！”

胡怀玉听得哈哈大笑：“渔网又不是无常鬼，哪有拘魂的本事！”渔民的神情变得十分害怕，竟然在根本没有甚么人推他的情形下，不由自主，退开了两步，嚟嚟着：“一代一代，都那么传说，我们夜晚不下网的！”

胡怀玉有点不耐烦了，取出了支票簿来，唰唰地开了一张支票，扯了下来，放在渔民的面前：“你会看吧！”

那一晚月色很好，渔民显然也认识数目，所以，他张口结舌了好一会，才用力吞了一口口水，喉结上下移动，发出了『丝』的一声响，把支票取了过去。

然后，他把支票按在胸前，喃喃自语了一会，像是在祝告。又把船上所有参加作业的人都叫了出来，宣布了要下网。

船上一共有四个人，听了之后，神色大是古怪，那渔民在大声说着话（是为了壮胆）：“我们先上香，过往神明，会保佑我们！”

中国人在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很喜欢借助“过往神明”的力量，相信无时无刻，都有『神明』在四周围，而且，那些神明，也必然会听到祝告，和令到神明必须帮助世人和执行神明任务的责任。

于是，船上忙碌了起来，先是轮流上香，然后是上网。胡怀玉道：“请用细眼网。”

陈克生大有同感，因为活的菊石，在未成长大之前，可能极小，小到只有指甲大小。用细眼的网，就不会捞起来再跌回海中。

反正已经要下网了，大眼和细眼当然无所谓，那渔民答应了之后，又念念有词，祝告了好一会。

拖网下了海，胡怀玉对于渔船的作业，相当在行，他要求下得尽深。拖网作业，是把一直沉到海底，然后在海床上拖过去，就算是藏在海床中的生物，也难逃一劫，采珊瑚，就很多用这种办法的。但由于这种办法，对海洋生物的破坏力十分大，而且，也没有甚么必要，作业的时间又长，也容易损坏渔网，所以并不是很普遍为渔民采用。

下了网之后，渔船用十分迟缓的速度向前行驶着，渔船上的人，除了胡怀玉和陈克生之外，神情都十分古怪而且紧张。自然，这时他们都被“会把海中的冤魂拉上来”的古老传说所困扰。古老的传说，对于深信这种传说的人来说，都会有着威胁的力量。例如，有传说对一个骷髅小便会使那个鬼作刻毒的报复。事实上，也就真的没有甚么人敢那样子做！渔民长期在海上作业，大海无情，忽然平静，忽然又可以化为怒涛，所以渔民对于那种古老的传说，也就格外留意，自小深留在脑中，这时公然违反，可以看出他们都十分不自在。



那渔民也不能例外，他取了一瓶酒出来，和几个渔民轮流喝着，而且，每个人一直在喃喃自语，渔民的妻子，未曾断过上香。

这时候，船上的气氛，十分诡异，胡怀玉和陈克生虽然不信，可是一切，就像经过一个十分善于营造气氛的导演的刻意安排一样，当胡怀玉大喝一声“起网”之际，连陈克生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，像是真会有甚么冤魂被从海上网来一样！

绞起渔网的绞盘在『格格』作响，粗大的尼龙网被拽起来，渐渐地，渔网的一角，自海水之中，冒了出来。在夜色中看来，沾上了海水的渔网，闪闪生光，十分悦目。

这时，胡怀玉和陈克生并肩站着，看来，渔船上的人手相当吃紧，可是两人却也帮不上手。

就在这时候，胡怀玉忽然用力在陈克生的肩上拍了一下，大声道：“还记得你的设想？我有了进一步的补充，真是妙极了！”

陈克生想不到他在这时候又会忽然提起这件事，他一时之间反倒想不起，他问：“我的甚么设想？”

胡怀玉瞪了他一眼：“你说的，我是黑无常，你是白无常！”

这时，那渔民恰好在他们两人的身边，胡怀玉的声音又大，渔民一听到，吓得脸色煞白，失声道：“胡所长，你可别……乱说话！”

胡怀玉看到渔民神情惊恐，快乐得像是一个弄了一个恶作剧的小孩子，向渔民伸了伸舌头，又向陈克生望来。陈克生想起了自己的假设，他实在不想再和胡怀玉在这种虚无飘渺的设想中纠缠下去，所以他并不答腔，只是指着渐渐被拽上来的渔网：“快看！网快拉上来了……”

胡怀玉却不肯放过：“也好，看网到了甚么。我的新设想，妙不可言，你一定会说我想像力丰富！”

陈克生咕哝了一句：“那是毫无疑问的事！”

他认识胡怀玉并不久，对胡怀玉的其他，可能还是一无所知，但是胡怀玉的想像力丰富之至，这一点，却是毫无疑问的了！

渔网上得相当快，不一会，已有一大半网被拽了上来，这一网的收获不是太多，因为网已经上了一大半，除了海水之外，还甚么都没有看到。

等到渔网上了十之八九，这才看到有百多尾各种各样的鱼，有几十只蟹和一些虾、贝壳类海洋生物。

胡怀玉和陈克生未注意贝类生物，海沙在网眼之中迅速漏下去，鱼虾蟹在网中挣扎着，那些贝壳生物，都是些十分普通的品种，有些是瓜螺，有些是角螺和蛙螺，并没有他们所希望的菊石在。

胡怀玉和陈克生互望了一眼，他们倒并不十分失望，因为他们并不预期会有那么好的运气，一下子会得到另外的一只活菊石。

他们全是海洋生物学家，自然知道当年被人类认为绝了种的空棘鱼，在非洲东岸，忽然又被发现了一条之后，这种被认为在八千万年之前已绝了种的珍贵生物，一直到十三年后，才又发现了第二条！

这一网没有活的菊石，他们准备长时间来寻找，那渔民在一旁问：“所长，怎么办？”

胡怀玉道：“这些鱼获，你要，可以留着，不过我劝你还是放回大海去的好，因为如果有甚么大海中的冤魂被网了上来的话，可以一起放回去！”

他这样说了之后，神情十分得意，还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那渔民的神情，变得难看之极，双手紧握着拳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恨不得狠狠打上胡怀玉一顿。但多半在这时候，他想起了那张面额不少的支票，所以强忍下气来，霍然转过身去。陈克生在一边，也十分看不上眼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取笑人家传统的传说，并不好笑！”

胡怀玉耸了耸肩，渔民已经和他的助手，忙着把渔网的口张开，又放下海中去，好让网中的鱼虾蟹，又回到海中去。

胡怀玉却又嚷着要回去，所以渔船又缓缓开行。陈克生觉得胡怀玉太自我中心，不是十分容易相处，所以并不多说话。胡怀玉则兴奋得有点异常，大声在说要去安排用吸沙船来搜寻的计划，并且强调：“我可不怕甚么海中的冤魂，要日夜开工！”

对于胡怀玉的计划，陈克生自然认同，但是，对他说话的这种态度，他却实在不敢恭维，所以，他并不出声。

胡怀玉却兴奋得像喝了过量的酒一样，脸色发红！

“我对你拘生物灵魂的设想，有了进一步的补充，确然可以使古代的生物，再在现在出现！”

陈克生冷冷地道：“我的设想，其实是说不通的！”

胡怀玉陡然呆了一呆，不明白何以陈克生会出尔反尔，他望了陈克生片刻，又摇了摇头。陈克生知道自己若是不说明白，他不肯干休，所以道：

“我只不过是开玩笑，你想，就算有了三叶虫的灵魂，也还要有三叶虫的身体，才能复活。理论上必须有身体，灵魂才能进入！而且，身体还要完整、新鲜，能发挥身体的功能，你总不能把灵魂输入三叶虫的化石之中吧！”胡怀玉听得十分用心，可是他听了之后，仍然神情十分坚决地摇着头。陈克生怕他不明白，又进一步解释：“古埃及人曾坚决相信，人死了之后，灵魂不灭，有朝一日又会回来。所以他们致力于保存尸体，创造了木乃伊。可是他们也枉费心机，就算他们的灵魂回来，进入了木乃伊，那算是甚么呢？”

胡怀玉喃喃地道：“简直可怖之极！”

陈克生呼了一口气，胡怀玉终于明白了，他又补充：“没有古生物的身体，有了古生物的灵魂，也没有用，所以我的设想，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！”

胡怀玉立时接了上去：“可是却启发了我产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设想！”

陈克生叹了一口气，反正渔船航行相当慢，那就让胡怀玉说说他“有趣的设想”吧！

所以，他就作了一个鼓励胡怀玉说下去的手势。胡怀玉却想了一想才道：“谁也不知道灵魂是甚么样的，连人的灵魂都不知道是甚么样的，何况是生物的灵魂！”

陈克生有点敷衍了事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胡怀玉迎海风，吸了一口气：“我的设想是，灵魂，其实就是生物的遗传密码！”

陈克生是生物学家，自然一听就可以明白胡怀玉这样说法的意思，刹那之间，他感到了相当程度的震动，不由自主，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惊呼。海风吹来虽然十分清凉，可是他却有躁热的感觉。他立即明白了胡怀玉的意思！也知道胡怀玉的这个设想，虽然十分大胆，有点骇人听闻，可是理论上，是可以成立的。遗传密码！

所有的生物，都受遗传密码控制，实用科学对遗传密码所知，还不是

太多，只知道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之中。

一种生物的成长过程、成长之后的形态、生活本能等等，都受遗传密码的控制。高级生物如人，受遗传密码的控制；低级生物如蚁，也受遗传密码控制。

掌握了遗传密码，譬如说，掌握了中华雨蛙的遗传密码，将之注入任何其他生物的胚胎之中，把这个胚胎来的遗传密码改变，那么，这个胚胎发育成长，就完全照雨蛙的形式进行，长成一只雨蛙。

遗传密码传递遗传讯息，遗传讯息决定生物的一切，包括外在的生命形态和内在的生命内容。

陈克生自，从来也没有把灵魂和遗传密码联结在一起设想，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也曾有过这种匪夷所思的联想。

胡怀玉可能是作这种联想的第一人！

从理论上来说，胡怀玉的想法，比围绕灵魂的种种说法，还要更进一步！

用人来作例子，甲的灵魂，如果在甲的身体之内，那自然从外型到内，甲全是甲。可是如果甲的灵魂，进入了乙的身体（传说中有这种“借尸还魂”的故事），那，只有内容是甲，外型却是乙。

但如果，掌握了甲的遗传密码，把任何一个才受精的卵子的原来的遗传密码改变，换上了甲的遗传密码，那么，这个胚胎成长之后，不论是内容和外型，都一定是甲！人可以这样，其他的任何生物都一样，遗传密码，是任何生物的真正灵魂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陈克生不由自主，气息相当急促，他望着胡怀玉，一时之间，说不出话来。胡怀玉在他的神情上，看出了他已完全明白了自己的设想，所以他十分高兴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陈克生又吸了一口气：“十分了不起的设想，如果能掌握古生物的遗传密码，自然可以令得古生物重现……不知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……真的能这样，人……就永远不会死了，任何人，都可以在实验室，凭空培养出来只要有这个人的遗传密码就可以了！”

胡怀玉也有骇然的神情，用力挥了挥手，像是想把这个怪诞的念头驱走，他道：“哪里就达到这个目的，人类科学可能永远不能达到这一地步！生物蛋白质的合成密码，哪一个生物学家不想得到这个秘密？”

他接下来，又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了很久，陈克生自己也沉醉在想像之中，所以并没有听清楚。

一直到渔船靠了岸，他们两人才互望了一眼，精神恍惚地上了岸。由于他们的设想所带来的震撼相当，所以上了岸之后，他们仍伫立了一会，胡怀玉才道：“我回研究所去工作，你呢？”

陈克生虽然也热爱工作，而且才有那么巨大的发现，可是他还未曾到这样发狂的地步，所以他摇了摇头：“明天我再来——你准备甚么时候，公布这个惊人的……本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发现？”

胡怀玉想了一回，忽然神情十分紧张，双手握住了陈克生的手：“请你保持秘密，别对任何人提起，我想等有了更多活的标本之后再公布。”

陈克生摇头：“有一个标本，也可以公布这个发现。”

胡怀玉摇头，坚持着：“不，我……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，我要小心处理！”

陈克生理解地拍着他的手背：“这是任何生物学家一生中最大的事！好，我尊重你的意见。”胡怀玉呼了一口气，陈克生在分手前又道：“明天开始，我去主持找寻的工作！”

有钱好办事，第二天，准备了一个上午，从下午开始，吸沙船就已经开始在海底吸上大量的海沙，陈克生也在烈日之下工作，希望再能找到活的菊石。陈克生的工作，暂时还没有收获——等一等，喂，这个故事，难道不是原振侠传奇吗？为甚么到现在，原振侠先生还没有出现？当然这个故事是原振侠传奇。原振侠医生还没有出场的原因有两个。一个是，这个故事一开始发生的事，和原振侠一点也扯不上关系——而且看来，根本没有可能发生任何关系的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原振侠医生的情绪，低落到了极点。玛仙在巫师岛上被爱神带走之后，独自在巫师岛上又住了将近一个月的原振侠，看来比白痴也好不了多少。爱神走了之后，一直没有信息。原振侠本来还想在巫师岛住下去，可是古托看出他在岛上，情绪只有越来越坏，所以几乎是把他“抓”上船，送回文明世界来的。情绪如此低落，原振侠自然无法工作，他终日呆坐、喝酒，昏昏沉沉，甚至喃喃自语：玛仙会复原吗？她不会变成白痴，她会好，会恢复正常，就算好不了，爱神，也请你把她送回来！

关心原振侠的人，都为他的这种情形，感到焦急，都各自在设法。

医院的院长，也是着急的许多人之中的一个，院长的办法是：弄一点事情给原振侠做做，可以使他低落的情绪恢复一些——要正常是不可能的，除非玛仙忽然鲜蹦活跳地出现在他的面前！

院长给原振侠做的事是医院行政上的事。那天一早，院长就派人请了原振侠到他的办公室去。

原振侠双颊瘦削，无精打采，本来英俊挺拔的他，像是忽然换了一个人，好些女护士过来和他打招呼，几乎有一半以上，眼角都含着泪，原振侠却只是苦笑。他在院长的对面坐了下来，院长望着他：“医院准备扩建，你是知道了的！”

原振侠连点头都懒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

院长伸手指了一指：“我们买下了右邻的那所旧房子连地，有将近三千平方公尺。”

院长说得很兴奋，可是原振侠双眼失神，连“嗯”也懒得“嗯”。

院长搓着手：“那业主，是一个怪老头，地价倒还合理，可是他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附带条件，我想派你去谈判一下，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条件，不要订得那么苛刻。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我不是这方面的专才。”

院长有点生气，用力在桌子上拍了一下：“你可以是任何方面的专才，振作一点！”

院长的动作，只是令得原振侠的眉毛，向上略抬了一抬，仍然是目光涣散。

院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实在派不出别人，反正你没有事，找点事情做做不好吗？那业主开出来的条件，古怪之极，你会有兴趣的！”

原振侠在心中对自己说：“不会的，没有甚么事可以使我有兴趣！”

院长说着，又把一个文件夹推到了原振侠的面前：“你先拿去看看。”

原振侠甚至不想接，他双手仍然垂着，也不碰那文件夹。院长的脾气算是好到家，又替他把文件夹打了开来，原振侠这才勉强望了一眼。

他一看到了文件夹中的纸张，那倒令得他的眼睛睁大了许多。

那是一叠印制十分精美的笺纸，上佳的玉版纸上，印着浅浅的梅和石，左下方有两颗朱文的，印文是“人老了”和“不闲老人”。

在那么精美的笺纸上写的是毛笔字，草书。

这种草书，三十岁以下可以看得懂的人，一万个之中只怕没有一个。

院长看到原振侠注意了，指着道：“还好我学过书法，倒看得懂，你呢？”

原振侠点了点头：“我学过草书，看得懂，这……老人家的书法极好！”

院长笑：“文体也好，敛然是四六骈文，真想不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人。”

原振侠看到第一句是“不闲园，余之祖居也——”，他道：“照说，这样的人，是不肯出售祖居的。”

院长点头：“说得不错，医院方面，早就和他接头，可是他一直到最近才肯出售，其他的原因，你看下去，就会知道！”

原振侠拿了文件夹：“我到我的办公室去看，看完了再给你答覆！”

院长做了一个“请便”的手势，原振侠拿着文件夹，离开了院长办公室，当他乘搭电梯，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的时候，他又自然而然，想起在电梯中第一次见到玛仙的情形。

那令他难过得闭上了眼睛——从那时起，到如今，仿佛已过了许多年，但事实上，也并没有多少年。

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之后，他又怔怔地坐了好一会，才打开文件夹，看着写在精美的笺纸上的文字。

看完之后，他不禁有点发呆，那位自号“不闲老人”的业主，文采斐然，的确大有四六骈文的味道。他讲述说，不闲园在清朝中叶建造，是他祖上的基业，建成之后，祖先百子千孙的愿望，未能实现，反倒人口越来越是凋零，到了他这一代，先后娶了七个女人，都未能有子女，令他十分伤心。

可是，他出售旧屋的原因，还不是为了这个，而是他偶然在上代的笔记之中，发现这屋子在盖造的时候，可能曾受了某种魔法的作祟，作祟用的作祟物，可能还在屋子的某一角落，或者是在地下。

所以他提出的条件是，拆卸旧屋，不能用机械，要用人手。

而且，每一块砖，每一片瓦，都要打碎，看看是不是有祟物藏在其中。

在整个屋子拆除之后，还要掘地三尺，目的也是要找寻祟物。

“余虽已七十古稀之龄，然身壮力健，驱除祟物之后，俾有生育之机，则不致绝后矣！”

——这是不闲老人最后的句子。

原振侠看完骂了起来。

原振侠看完之后，先是写了几句，但接着，又大是神伤——他又想起了玛仙。

作祟，也是巫术的一种，原振侠想，若是真有甚么祟物的话，玛仙一眼就能看出来！可是现在，玛仙在甚么地方，怎么样了？

他闭上眼睛，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，用力按在太阳穴上，可是那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伤痛，只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重新睁开眼来。

这个文采斐然，书法极佳的七十老翁，还在念念不忘想生儿子——不然，他就“绝后”。对一个有着传统的观念的老人来说，只怕再也没有比“绝后”更可怕的事了！所以，说穿了，他肯出让祖居，目的就是想自己再可以

生育。而他又固执地认为他不能生育，他整个家族人丁越来越稀少的原因，是由于建这房子的时候，曾有人作了法，害了他！

这种起屋时被作法的故事，原振侠倒也听过不少，大都活龙活现，十分有趣，形式大抵相类，都含有惩戒为富不仁或守财奴的意思在内，也有的故事是写恶意陷害，或者利用这个方法来自仇的。

所以，施这种魔法，后果也可大可小。例如为富不仁的财主，在建屋时刻薄工匠，若是遇上了会施法的，那就会有恶作剧式的报复，诸如放一只博浪鼓在大梁上，这间房子，就会不时在半夜听到“咚咚”的鼓声。

（现在的青年人，还知道『博浪鼓』是甚么东西吗？）如果放一只死老鼠在房子的任何角落，那么屋子就会听到老鼠的啮咬声、抓搔声，甚至会看到巨大的老鼠影子晃来晃去……等等。

这种恶作剧的施法，都只能达到“家宅不靖”的效果，如果见怪不怪，倒也无甚大碍的。

可是报仇式或陷害式的施法，却凶狠可怕得多，会有血淋淋的恶果。像是偷藏起了柄利斧，这宅子就会出凶杀案，凶手行凶的武器，也必然是斧头。甚至有可以令得住宅主人满门抄斩的，十分邪恶，令人发指。

在对巫术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，原振侠早已把这种魔法，当作了是巫术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对于巨宅之内，可能有祟物这一点，他全然可以接受。令得他皱眉的是，对于这样一个热切的希望有下一代的老人，他实在想不出用甚么方法去说服他才好。

劝他不要那样做，那是决无可能之事，而如果照他的条件，只怕单是拆卸旧屋，就得花上一年的时间，而且，还必然会浪费大量金钱！

原振侠想了一会，打电话到院长办公室，问：“怎么和这个不闲老人会面？”

院长听得原振侠这样问，知道他肯接受这个任务了，心中十分高兴：“约在律师事务所中进行谈判，嗯，陈健南大律师事务所。”

原振侠听了，只是随便答应了一声，因为这时，“陈健南大律师”对他来说，并没有特别的意义。

后来，当然十分有关系，因为陈健南大律师，是海洋生物学家陈克生的父亲，陈克生正在进行搜寻活的菊石的行动。

### 第三章 原振侠缠不过仲大雅

两个看来完全没有关系的环节，这时已经可以扣在一起了——几乎所有的故事，都是从人和人、物和物之间，一环一环扣起来而形成的。原振侠又打电话和律师事务所联络，知道了“不闲老人”姓一个很少见的姓：仲，名字大雅。他通过了秘书，约了仲大雅先生明天下午三时见面，共同商量拆卸旧屋的细节问题。当天晚上，原振侠想了几个方案，希望仲大雅可以接受，使医院的扩建工程，可以早一点开始。

当天晚上，原振侠并没有因为明天有事要做而振作，他一样把自己用酒灌到软瘫的程度，所以第二天午后时分醒来，照例地头痛欲裂。他一面用

冷水淋着头，一面想起他的好朋友年轻人来。当年轻人的爱妻，奥丽卡公主在阿尔卑斯山雪崩遇害之后，年轻人也万念俱灰，终日酗酒，如今自己的情形虽然没有他严重，可是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自己对玛仙，已经有了深切的爱意了？

他想到这里，用力甩着头，任由水珠四下散了开来，然后，胡乱抹了抹头发，就出了门。陈健南大律师的事务所十分有气派，单是装饰精美的会客室都有十几间，秘书把他带进了其中的一间，告诉他：“仲大雅先生还没有到，他会准时来的！”

原振侠看了看钟，离三点还有六分钟。他来早了，在一张沙发上，懒洋洋地坐了下来，秘书替他准备着文件，他却只想手中有一杯酒。

三点钟，一分也不多，一分也不少，他先是听到了一个十分宏亮的声音：“医院的代表来了？”接着，门推开，秘书和一个身形高大的人，一起走了进来。

礼貌上来说，原振侠应该站起来。可是他坐在沙发上，向来人看去，一时之间，由于发呆，竟然忘记了站起来，只是盯着来人看。

来人却已到了他的面前，向他伸出手来：“我是仲大雅，幸会！幸会！”

原振侠直到这时，才站了起来，忙道：“我叫原振侠，医院的代表，幸会！”

他们握着手，原振侠已有了准备，可是仲大雅的手又大又厚，握手时又用力，还是令得原振侠的手，好一阵发痛，如果有人告诉他，仲大雅的手，可以轻而易举捏碎核桃，他一定不会怀疑。

那也正是令得原振侠一看到他就大为吃惊的原因。

在看到过那么古雅的文体，看到了写在玉版纸上龙飞凤舞的草书之后，在原振侠的想像之中，这位不闲老人，仲大雅，纵使不是仙风道骨，也必然貌相清矍，充满了书卷气的儒雅君子，持着一根斑竹的手杖，或是拿着一柄象牙骨的扇子，诸如此类。

可是仲大雅一推门进来，甚至带起了一股风，他身高接近两公尺，壮硕无比，一头银发，又短又硬，竟是浓密无比，略嫌发胖，可是步履矫健，穿的是一套中式便装，袖子卷起少许，露在外面的小臂，结实得像是树桩一样！

原振侠在和他握了手之后，才想起他曾在文字中形容自己“身壮力健”，那自然是贴切之至！

他不但身体壮健，而且声音十分宏亮，还没有坐下来，他就开始批评原振侠：“小伙子怎么无精打采，一身都是酒气？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面对着这样精神奕奕的一位老人家，他这个小伙子，真是不堪一提了！他挥挥了手，并没有回答仲大雅的问题，只是道：“仲先生，你的条件，医院方面，难以接受！”

仲大雅倒也痛快，双眉一扬：“那就取消交易好了！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他也曾有过不少谈判的经验，却未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形，一上来就完全没有商量余地的！他呆了一呆，忽然改变了话题：“仲先生，你可有对自己的生育机能，作过检查！”

仲大雅的神情，变得极其愤然：“当然有，上个月还去作了第八十次的检查，正常之至，可以令任何适龄的女性怀孕！”原振侠对这一点，倒也并不怀疑。

不等他再问，仲大雅已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。显然，“能不能生育”这个问题，是仲大雅生命之中的头等大事，所以他一开始，就说个没完：“自从我三十岁那年开始，我就检查，找合适的女性，正式进门的有七个，不进门的，超过一百，那些女人，都绝对可以生育，可是就是不能令我有孩子，哼，就算不是男孩子，是女孩子也是好的——”别看仲大雅的外形，十分粗豪现代，但毕竟他们这样年纪的，传统的观念是免不了的，轻视女性，就是传统的观念之一。

他又道：“这些年来，别说西医了，中医、民间验方，不知试了多少，也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我知道其中一定有古怪，可是却一直不知道古怪出在甚么地方！”

原振侠问：“你是怎么想到是屋子遭到了魔祟的？”

仲大雅十分愤慨，满面通红，原振侠是医生，自然知道这种情形，对一个老人家来说，不是好现象，可是他也无法可施。

仲大雅用力在沙发的扶手上拍了一下：“我无意中看到了祖上的一些笔记，有两则是建造屋子时的那位祖宗留下来的，其中有一则，说在造屋子的时候，曾有一批来自湖南西部的不速之客，前来敲诈，遭到了拒绝，这些恶客就出言恐吓，说住进这屋子，人丁就会越来越少，到绝后为止！这些外来的人，在附近扎营，但有几个被工匠召了来做助手的。所以我想到——”他讲到这里，陡然停了下来，”“了一声：“我也真笨，和你说这些有甚么用，你们这种新派人，哪里会相信这些！原振侠由衷地道：“你错了，我不但相信，而且极有认识，如果有祟物，一定可以把它找出来！”

仲大雅大是兴奋，鼓着掌：“有意思，那么，我的条件，就不算过分！原振侠想了一想：“你的目的，是要把魔法破去，使你可以生育！”

仲大雅用力点头，原振侠道：“那祟物又一定是在大宅之中的？”

仲大雅道：“理所当然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那就再简单也没有，我建议使用炸药拆屋法，在爆炸之中，祟物自然也被破坏，不能再作祟了！”

仲大雅大摇其头：“万一不能破坏祟物呢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我不能冒这样的险，小伙子，我毕竟已经七十岁了！”

原振侠也料到他不会接受这个办法，所以又道：“那么，用稳当的办法，在拆屋的时候，弄几部碎石机来，把拆下来的东西，全部经过碎石机的处理，就不会有甚么是完整的了……”

仲大雅呆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如果进行仔细，倒也可行，只是这一来，我看不到那害了我们几代人丁飘零的东西是甚么样子的！”

原振侠向前俯了俯身子：“比较起来，使你能添丁，更加重要，是不是？”

仲大雅有点狠狠地道：“当然，我要趁还有精力，生他十个八个！——儿孙绕膝的滋味。”

“儿孙绕膝”是一句成语，原振侠心想，七十岁生儿子，还想看到孙子的机会，只怕不是很大。不过，他当然没有任何表示。

仲大雅又道：“祟物有可能埋在地下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那不成问题，建新房子，一定会掘地的。你说笔记中提及有湘西来的恶客，排教和祝由的巫术，确然有这种魔祟法。”

仲大雅像是遇到了知己一样，高兴非凡，连声道：“啊，你对法术，原



来很有研究。我因为自己身受其害，所以也非常注意有关法术的一切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！”

如果不是有玛仙遭到了意外的打击，原振侠一定会兴致勃勃，可是这时，他却叹了一口气：“最近我由于一些事，情绪十分低落，只怕不能和你常作研究了！”

仲大雅摇摇头：“青年人垂头丧气，必然是情爱上有了问题？”

原振侠不愿讨论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这时，陈大律师走了进来，问：“商量得怎么样？”

仲大雅呵呵笑着：“这位小朋友善解人意，知道我的目的是甚么，都不成问题，只是有一点，我坚持要请大律师作证。”

原振侠向他望去，不知道他又想节外生甚么枝。仲大雅指着原振侠：“办法是你提出来的，我同意，可是我要求在工程进行之中，你一定要在场监督！”原振侠呆了一呆，叫道：“甚么，叫我在这样的天气，在烈日之下，监督碎石机的运作？”

他这句话才出口，恰好有一个人推开了会客室的门。那推开门的人，看他情形，并不是想进来的。

他只是推开门来找人，在他推开门来的时候，恰好听得原振侠高声叫出了那两句话。那人哈哈一笑，接上了口：“这样的话，我们可算是同病相怜了，我要在烈日之下，监督吸沙机的运作！”

那人没头没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，原振侠向他看去，见是一个体型十分健壮的青年人，模样很得人好感，他向之略点了点头。

那青年人，不用说，就是陈克生了。陈克生离开了吸沙船，有事情来找他父亲，职员说陈大律师在一间会客室，他就找了来，恰好听到了原振侠的话，就自然而然，搭上了口。

陈大律师看到自己的儿子，也感到十分诧异，叫着他的名字：“克生，实验所放假？”

陈克生摊了摊手：“才不是！我们在海中吸沙，有一个甚么捕鱼组织，说我们破坏了捕鱼区，我想来了解一下法律问题。”

他说着，向原振侠挥了挥手，原振侠仍然在道：“我没可能去监工！”

仲大雅坚持：“方法是你提出来的。最多，我和你一起去监工，一定要肯定崇物已经破坏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看来仲大雅是不会让步的了，他只好用力挥了一下手，来表示心中的气愤。陈克生和陈健南本来已准备离去，可是一听得仲大雅的话，都不约而同站定，陈克生问：“要破坏甚么？”

仲大雅挥着手：“去去！你不懂的，你是学甚么的？”

陈克生并不生气：“海洋生物学——如果你刚才说崇物，我倒不是不懂！”

仲大雅大喜，看来他对法术、崇物之类的东西，比甚么都有兴趣，忙道：“请坐！请坐，你怎么会知道有关法术的？”

陈克生并不坐，只是叹了一口气：“最近发生的一件事，使我感到，许多古老传说中的禁忌，都很有化为事实的可能，结果十分可怕，不能叫人不警惕，而且，也实在有些东西，会带来很坏的运气！”陈克生罗罗唆唆说了一堆，原振侠并没有听懂他在说些甚么，仲大雅也听得连连皱眉，他向陈大律师道：“你在法庭上的陈词，如果和令郎说话一样，我看没有一宗官司打得

赢！”陈健南也啼笑皆非：“克生，你在说甚么啊？”陈克生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说来话长，唉，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才好！”大律师以口才著称，儿子却说话如此不清不楚！

陈大律师感到十分气愤：“那就别说了！”仲大雅却阻止：“不要紧，如果是和甚么魔法作祟有关，我倒想听一听，只管慢慢说！”

陈克生受了父亲的斥责，心中正不是味道，没好气道：“这件事，只能对两个人说，对不起，阁下虽然貌相非凡，可是不在这两个人之内！”

仲大雅也不生，“哦”地一声：“那两个了不起的人是甚么人？”

陈克生一挺胸，显得他就要说出来的两个人的名字，都非同小可，连他也与有荣焉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神态。接着，他神清气朗地道：“一个是著名的传奇人物卫斯理！”

仲大雅摇了摇头：“没听说过！”

原振侠立即想：“有点道理，那件事，一定是一樁怪事了。”

陈克生闷哼了一声，提高了声音，又道：“第二个，是另一位传奇人物，原振侠医生！”

原振侠不禁大讶，陈克生显然不认识他，可是又知道他的名字，他不说甚么，先问：“是谁指点你只能把事情告诉这两个人的？”

仲大雅曾听过原振侠的自我介绍，心想这倒好，要找的人当面见了都不认识，倒要看看事情怎么发展下去，所以他斜睨着两人，一副想看好戏的神情。

陈克生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一个叫胡怀玉的生物学家！”

原振侠只是略想了一想，就想起了胡怀玉是甚么人，因为有一些神奇的故事，和他的研究所联在一起，他曾听一个小朋友温宝裕提起过。他还没有表示甚么，陈克生又狠狠地道：“这两个人，难找之极，电话永远没人听，有人听，也总是不在，真不知世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两个人！”

原振侠伸出手来：“有，我就是原振侠医生！”

陈克生陡然一震，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惊呼，一面虽然也伸出手来，可是却一脸的狐惑之色。仲大雅在一旁大笑：“怎么？不相信？他有甚么特别？为甚么事情只能讲给他听？”

陈克生仍然十分疑惑：“胡所长说原医生……经历多，英明神武……没想到……没想到……”。

原振侠此时容颜憔悴，看起来一副潦倒相，无精打采，连说话也有气无力，和“著名的传奇人物”这样的称谓，相去甚远，难怪陈克生不相信。

陈克生迟疑着。

陈克生虽然迟疑着未曾说出甚么来，可是原振侠也知道他心中想些甚么，他苦笑了一下，不作解释，也没有要听陈克生的话的意思。

陈克生反倒自己不好意思起来，他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才好，只好频频说：“太意外，也太凑巧了！”

他连说了几遍之后，又问：“不知道原医生是不是有兴趣听我说一些事！”

原振侠连望也不望他，而且想都不想，就回绝了他：“没有兴趣，一点也没有！”

情形有点令人尴尬，仲大雅在一旁，仍然笑嘻嘻地不出声，一副看热闹的神情。

原振侠显然是要故意冷落陈克生，所以他转问仲大雅：“你已经有很久没有在那旧宅居住了？”

仲大雅摇着头：“接近八年了！”

原振侠伸手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下，下意识地以为这样，可以使他的倦容略有改善，仲大雅看到了这种情形，暗中摇了摇头。原振侠的声音之中也充满了倦意：“我还以为如果不住在那屋子里，崇魔法就会不起作用。”

仲大雅点头：“一般来说是这样，可是我想，当年那班恶客，一定用了十分恶毒而且强烈的方法，何况我是那屋子中出世的，只怕若不是破了崇法，我就算搬到阿拉斯加去，一样会受魔法的控制！”

原振侠的声音提高了些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也曾深受巫法之害，后来，他创办了一个巫术研究院，你的经验，是很好的巫术研究课题，等这里的事情结束之后，你可以去和他联络一下！”

仲大雅连连点头：“是，我听说，研究院设在西印度群岛的海地？”

一提起了巫术，提起了巫术研究院，原振侠自然而然，又想起玛仙来，所以他的神情，更加苦涩，更加落寞。

陈克生在意识到原振侠是在故意冷落自己之后，他也是性高气傲的人，已经准备离去的——因为原振侠令他感到失望。看原振侠的情形，分明他自己陷进了无可解决的困境之中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又怎能帮助别人去解决甚么难题？

可是由于原振侠和仲大雅的话题，涉及魔法，十分吸引人，这时候看到原振侠这等模样，他忍不住咕哝了一声：“如果那位首选的先生也是这等模样，我也不必去找他了！”

原振侠只是冷冷地翻了翻眼，连回答一声都不想——人在感到极度的困倦之际，都会这样子。

陈克生和他的父亲，一起向外走去，已经跨出了门，却又听得原振侠道：“仲先生，如果当日的魔法，并没有崇物，只是一种咒语，那么，就算旧宅的一切全被碾碎了，也没有用处！”

仲大雅震动了一下，声音之中充满了失望：“那我就不知如何才好了！”

陈克生觉得原振侠有粉碎了一个老人的希望之嫌，不是很同意原振侠的说法，所以他停了一停，而且转过头来，向原振侠瞪了一眼。

原振侠仍然并不理会他。陈克生大声道：“就算是恶毒的咒语，也可以破解的，除非真是从大海之中捞起了甚么鬼怪来，那才难对付！”

陈健南大律师叹了一口气：“克生，你在胡说八道甚么呀，就没有人听得懂你的话！”

陈克生一再受到了指责，不禁大是愤然：“你们根本不让我从头说起，怎么会懂？”

这时，仲大雅只是怔怔地望着原振侠，原振侠撑着头，神情漠然，也不知道他在想甚么，显然对陈克生的话，都没有留意的意思。

陈健南看到了这种情形，用力推了陈克生一下，示意陈克生离去。陈克生却反而急步来到了原振侠的身前，大声道：“五个渔民已经死了，胡怀玉认为害死这五个渔民的邪魔，正在活动，而且还在找别的牺牲者！”

陈克生的这一段话，仍然是无头无脑的，但至少可以使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；有五个人死了，死在一种邪魔的力量之下！

原振侠总算向他看了一眼，从陈克生焦切的神情上，他可以体会到陈

克生实在有十分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，可是他也实在提不起兴趣来。

他扬起手来，本来多半是想用力挥动一下的，但结果却又无力垂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无能为力，你去找……那位先生吧！”

陈克生盯了原振侠半晌，脱口道：“原医生，我看你，倒像是中了恶毒的魔法！”

原振侠非但不否认，反倒说：“我想是，逃不出去，快死了！”

仲大雅陡然伸出手来，在原振侠的肩头上重重拍了一下，他出手极重，令得原振侠的身子，也歪了一歪，接着他大喝：“振作些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！”

原振侠给他的回答，是一声长叹！

陈克生这时，已对原振侠完全失望了，在过去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，原振侠至少已发出了三五十下长嗟短叹！

可是他心中确然大有难题，所以他重重地顿了一下脚，才转身离去。

这是原振侠和陈克生的第一次见面。在陈克生而言，很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，可是对原振侠来说，由于他精神十分恍惚，所以他根本没有甚么记忆。

当时，仲大雅又重提旧议：“我们一起监工，怎么样？其实，也也是象徽式的，不致于会真的要在烈日下工作，我们可以谈天说地，我还可以介绍我最近的女伴给你认识，嘿，不是吓你，是一个真正的大美人！”

原振侠又叹了一口气，他连再争的兴趣也没有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回到了医院，院长对于原振侠取得的成绩，表示十分满意。当然，安排工程进行的事，就不必原振侠来操劳了。

到了正式拆卸的这一天，仲大雅一早就到，原振侠早就忘了，仲大雅到了之后，未见原振侠，向医院大提抗议，院长这才亲自出马，把原振侠带到了仲大雅的面前。原振侠仍是一贯的无精打采，仲大雅和他握着手：“呵呵”地笑着：“小老弟，你怎么能爽约？还记得吗？我答应过要介绍我的大美人给你认识的？”

他说着，就把一个女郎推到了原振侠的面前。原振侠并没有注意到有甚么“大美人”在，那是他精神不集中的缘故，直到这时，他也是先听到了周围的人，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叹声和啧啧声之后，才感到一定有甚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，这才集中精神——或者说，是令得散乱的目光集中起来，这才看清了被仲大雅带到他面前的那个女郎，他也为之一呆。

那是一个健硕无比的女郎——绝不是肥胖，只是健硕，身子极高，至少有一公尺八，肤色黑里透红，约莫三十上下年纪，浓眉大眼，神情有点腴腆，看起来相当妩媚。她和仲大雅的年龄可能相去极多，可是当他和仲大雅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却无人可以否认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！原振侠的口中虽然没有说甚么，可是他的神情，已把他心中所想的表达了出来。仲大雅显然十分满意原振侠的这种表示。他竟然当着众人，在那女郎的丰臀之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：“不错吧！”原振侠留意到仲大雅在一拍之下，手弹开，可知是如何富有弹性！

原振侠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，仲大雅又道：“想想看，我们两人的孩子，会多么强壮，多么出色！”

原振侠由衷地道：“是的，在优生学来说，无可比拟，这位小姐——”仲大雅纠正：“不是小姐，是仲大雅夫人，她是河北人，燕赵不但男儿出色，

女人也与众不同！”

仲夫人羞态更浓：“你别老夸自己的老婆了！”

仲大雅笑：“是好，怕甚么夸？等拆了旧屋，你得好好地替我生一大群胖小子！”

仲夫人的脸红了起来，原振侠见过的各种各样的男女也够多了，可是像这样的一对，却实在有点匪夷所思，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倒也很有提神醒脑的功效。

当时，他只当仲大雅的大美人是河北乡下才出来的女孩子。不几天之后，他知道仲夫人闺名曹银雪，十二岁就到维也纳留学，学的是声乐，是在国际上相当有名气的歌唱家，精通四国语言！他和仲大雅的组合，奇特之极，这一点，他自己也知道。她性格爽朗之极，这样评论她自己，“没有道理可讲，他七十岁，我二十八岁，在见到他之前，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女人，见了他之后，才知道人有男女之别，阴阳之分！”

拆那旧房子，由于仲大雅的坚持，一直进行了一个月左右，仲大雅夫妇和原振侠，有长久相处的机会，这一双夫妇都是性格开朗的人，仲夫人更是大有女中豪杰的味道，原振侠受了感染，也开朗了不少，而且在一个下午，主动地向仲大雅夫妇讲了他自己的遭遇。

原振侠和女巫之王玛仙之间的事，不必全部讲述，只要随便提出其中一点来说说，就可以听得人目瞪口呆，仲大雅夫妇，自然也不例外。

原振侠的结论是：“只要玛仙回复正常，以她在巫术上的能力之深，不论你家当年曾受过甚么恶毒的魔法作祟，都可以破去！”

仲大雅双手握住了原振侠的手，用力摇着：“小兄弟，看来我们两人的命运一致。医院方面甚么人都不派，单单派了你来，可知是天意！天意！”

一个月之后，旧屋拆卸完，所有拆下来的东西都粉碎，仲大雅有点依依不舍，硬要原振侠答应和他保持联络，又要把他的“第一个孩子”，过继给原振侠。

老一代人物的古老作风，一律齐全。

原振侠自然只好答应，这一个月来，他心情好了不少，所以当天晚上，他听到铃声去开门的时候，看到在门外的人是陈克生时，他先是迟疑了一下，但立刻打开了门，并且说了一句：“我们见过面！”

陈克生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自己第一次和原振侠见面时，原振侠的精神不是很集中，可是也未料到竟差到这种严重的程度！

陈克生连连点头：“见过的，还说了不少话，不过当日你的精状况很差！”

原振侠觉得不好意思：“真差之极矣，只怕世上没有甚么人会比我更差的了！”

他这句话才出口，就看到陈克生侧了侧身子，在陈克生身后，像是幽灵一样，闪出了一个人来。原振侠才向那人望了一眼，就觉得自己刚才那句话有收回的必要了！因为那个人的精神状况，看起来才是全世界最差的！他脸色惨白，鼻尖渗着汗（天气并不热），身子微微发着抖，眼神散乱，口唇哆嗦，站在那里，进来也不是，不进来也不是，一副彷徨无依，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，看了令人生出一股寒意来。

原振侠是医生，他失声道：“这位朋友不舒服？请快进来！”

那人仍在踟蹰不前，陈克生已经扶着他走了进来，扶着他坐下。

通常在这样的情形下，都会给这样的人喝一杯酒，原振侠也不例外，以第一时间送上了一杯酒。在那人喝酒的时候，陈克生介绍：“这位胡怀玉先生，是海洋生物学家，主持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所！”

原振侠颇感到意外，因为他知道胡怀玉的不少事情，不知道他为甚么精神状况这样差。

他点了点头：“胡先生的大名早就知道，也知道曾在研究所中培植过来自南极的史前生物！”

胡怀玉本来失魂落魄之至，这时，也不知道是原振侠的话，还是那杯酒，使他振作了些，他向原振侠望来，发出急速的喘息声，突然，一下子抛开了手中的酒杯，挺身而出，双手抓住了原振侠胸前的衣服。

本来，以原振侠身手之矫健，是可以把他推开去，或是自己避开去的。可是原振侠却没有那么做，他任由胡怀玉抓住了他的衣襟。胡怀玉的身子在发抖，他按住了他的肩头。

胡怀玉颤声道：“卫斯理不知到哪里去，你就是原振侠，陈克生说你对我们的事情没有兴趣，可是你非听一听不可！”

胡怀玉的态度和言语，都不是十分正常，而且一个多月之前和陈克生的相遇，陈克生曾说过一些甚么，原振侠也实在不记得了。这时，他自己的情绪，也未曾完全恢复正常，很可以把胡怀玉轰出去的。

但是由于胡玉和他崇敬的一些朋友相识，看起来，他又像是有十分紧急的事要向人求助，所以原振侠没有下逐客令，反倒连声道：“你镇定些，好！好！我听你说，甚么事？”

胡怀玉一听，脸上总算有了一点生气，他先向陈克生望了一眼：“怎么开始说才好呢！”

陈克生道：“先从那活的菊石说起。”

胡怀玉立即同意：“好，先从那活的菊石说起。”

他们两人都是生物学家，在说到“菊石”的时候，都自然而然用的是拉丁文的学名。恰好原振侠是医生，对生物学也有涉猎，听得懂菊石的学名。所以，他陡然怔呆，失声问：“甚么？菊石？活的！”

原振侠知道甚么叫做“活的菊石”，就省了解释，故事叙述起来，就容易得多。胡怀玉的精神状况差，所以大多数由陈克生来说，小部分由胡怀玉插言、补充。一直说到他们开始用吸沙船开始吸沙，想在那个海域之中，发现更多的“活的菊石”。

原振侠用心听着，他看出，至今为止，一定没有任何发现。可是就算没有再发现，已有的一个，他已是惊天动地的生物学上的大事了，何以胡怀玉会如此沮丧，陈克生也好不了多少。

原振侠说了几句暗示的话，示意科学上的新发现，确然需要一些特别的过程的。听了之后，胡怀玉和陈克生呆了半晌，互望着。

他们的神态，使原振侠知道，事情一定另有枝节，所以，他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们只管直言。

陈克生神情古怪：“在我们的叙述中，提到了夜间在海上撒下的那一网。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陈克生曾详细地叙述了他们撒下这一网的经过，渔民的忌憚，胡怀玉的种种设想等等。

原振侠看不出那有甚么不对头来，可是胡陈两人的神色却又凝重之极。

原振侠想气氛轻松些。

“怎么啦？难道这一网，真的把海中的甚么妖魔鬼怪，冤魂野鬼网上来了！”

他这样说，纯粹是开玩笑，可是陈克生和胡怀玉两人的反应，却骇人之极！

陈克生的反应倒还罢，他只是尖叫了一声，手臂大幅度地挥动着，挥动得十分有力，然后把一尊陈设用的铜像，相当沉重的，挥得跌倒了地上，可是他的手也不知道痛，手在挥着，双眼有点发直。

胡怀玉的反应，就十分骇人了！

他也发出了一下尖叫声，声音尖厉之极，他的身子陡然直弹了起来，用怪异之极的姿势直勾勾地向前一跳，看来如同僵尸一样，一下子撞在那架放了十来瓶酒和若干杯子的酒车之上，把酒车撞得跌翻在地，发出哗啦一阵声响，可是他却恍若未觉，又是僵尸一样，直勾勾地向前一跳，这一下，落地的时候，一脚正踏在一只向他滚过来的酒瓶之上。

于是，他整个人就仆跌向前，这一跤，跌得着实不轻，原振侠在目瞪口呆之余，也来不及去阻止这一连串灾难的发生。当他定过神来，想把胡怀玉扶起来时，胡怀玉抬起头来，又惨叫了一声：“你估中了！”

原振侠陡然一呆，一时之间，由于突如其来的混乱，他甚至想不起自己曾作过甚么样的估计来。当然，很快地，他就想起自己开玩笑的那句话，他也不禁心中一凛：“那一网……网起了甚么……”

陈克生走向前去，扶起了胡怀玉，两个人也不理会把人家的住所，弄得一塌糊涂，陈克生摇着头，胡怀玉也摇着头，齐声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原振侠知道必有下文，所以并不出声，等他们再往下说，胡怀玉的声音，听来如同惨嚎：“可是，七天之内，在渔船上的六个渔民，全都死了！”

原振侠也不由自主，大大地吞了一口口水：“是怎么死的？”

胡怀玉张大口喘气，说不出话来。

陈克生苦笑：“死因不明，那是医院方面说的，死者五男一女，当晚曾……不断上香，可是也没有用。”

原振侠又惊又怒：“甚么叫死因不明，现代科学可以精确地查出死因来！”

陈克生苦笑，耸耸肩：“那是医院方面说的，我们也没有资格作进一步的查询。”

“你是医生，或者可以向同行查问一下，有确切的结果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当然，一查就可以把死因查出来！”

胡怀玉十分悲痛地转着头：“我早已知道死因，就是那一网，网起了大海中的无常鬼，把一船大小男女的魂拘走了！”

陈克生解释：“出了事之后，那一带的渔民都那么说，说是这一网，冲了恶时辰，犯了大忌，所以有关人员全送了命！”

原振侠立即道：“那说不通，你们两人也在船上，现在就好好活着！”

陈克生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胡怀玉惨然道：“我们知道，快轮到我们的了，先是他，才是我，因为我要下那一网的！首恶，留在最后。”

原振侠摇头，他当然不同意胡怀玉的说法：“六个渔民若然死，当然是一宗怪事，可是也总得弄明白他们的死因，才能确定是甚么事情！”

胡怀玉却十分固执：“还会是甚么事？是不是你不能接受……比较怪异

的……一些事实？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神情加倍地沮丧。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，他当然不是不能接受一些怪异的事实——他的经历，怪异莫名，甚么样的事没有经历过？他只是淡然一笑：“你刚才提及过无常鬼拘魂，你可能想像，真会有一股力量，在地球上搜集过人的灵魂？”

胡怀玉张大了眼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喉间发出了一阵咯咯的声响。作为一个医生，原振侠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正常，需要专家的协助。比较起来，陈克生的情形要好得多了！

原振侠使用相当委婉的语气道：“两位是不是工作太忙了；休息一下会比较好，尤其是胡先生，如果需要特别帮助——我是指医学方面的协助，我可以安排！”

胡怀玉在原振侠说到一半的时候，就不断挥着手，现出十分不耐烦的神情，他大声叫：“我是需要你的帮助，既然你有那么多怪异的经验，就请你帮我们查清楚，那几个船民是怎么死的？”

胡怀玉说完了之后，双眼睁得极大，牢牢盯着原振侠看。

他面色灰白，益发衬出他布满了血丝的眼。

它像是深红色一样，神情十分骇人。

若是胆子小的人，猝然遇上了这样神情的人，是很容易被吓昏过去的。

原振侠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胡怀玉的精神紧张之极，绝不能再去加重他的精神负担，不然，他极可能一下子就陷入神经错乱的境地之中，到时再来医治，就麻烦得多了！

所以，他回答得十分乾脆，伸手在胡怀玉的肩头上一拍：“好，没有问题，明天一早，我就去弄清楚那六个渔民的死因！”

原振侠的言行，无疑是一剂最好的镇静剂，胡怀玉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紧张的神情，这时松弛了下来。他口唇发着抖，想说甚么而没有说出来。

原振侠又进一步安慰他：“放心，不论是甚么邪恶的力量，都可以有对抗的办法的！”

胡怀玉闭上了眼睛一会，口中喃喃地，也不知道说些甚，原振侠趁机又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留在医院中会好一些？”

胡怀玉立即摇头：“不必了……这件事，和发现活的菊石有关，我必须继续我的研究！”

原振侠不禁苦笑，心想，如果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的话，那就可以说，这是一个黑白混淆的时代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颠来倒去的事情发生！

发现了活的菊石——这是何等实在的科学课题！可是却又和虚无飘渺的“深海恶鬼”发生了关系，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都叫人无法接受，只可将之归于是胡怀玉一个人的胡思乱想。

原振侠当时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做了一个“悉听尊便”的手势。

胡怀玉望了望散满了一地的酒瓶，那是被他撞倒了的，他居然有几分歉意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你喜欢喝酒？我祖上藏有极好的酒，替你送过来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我不是喜欢喝酒，只是既然喝不喝都那样，为甚么不喝？”

胡怀玉和陈克生望了他一会，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原振侠这样说的意思。原振侠作了一句补充：“快乐的人，不会喜欢喝酒的！”

胡怀玉的身子仍然在摇晃着，由陈克生扶着他，原振侠趁机道：“胡先



生的精神状况十分差，陈先生你最好……和他在一起！”

陈克生连连点头：“我们怎么联络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明天我去了解那六个渔民的死因……我到你们的研究所来！”

胡怀玉一听，大是振奋：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

原振侠自己饱受精神沮丧之苦，他看到自己的话，可以令另一个精神沮丧的人感到振奋，他也十分高兴，和胡怀玉用力握了握手。

胡、陈两人告辞之后，他回到住所，用力摇了摇头，觉得事情十分荒唐；活的菊石，早已绝种的生物，和海洋中的恶灵……

当晚，原振侠又喝了不少酒，在大有醉意的情形，他感到自己像在大海上飘扬，海面上浮起了浓雾，在浓雾之中，他又看到了爱神，而玛仙如虚如幻地站在爱神之旁，向他招手。

而当他向玛仙扑过去的时候，一切却又全不见了，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，他在极度无助的情形之下，只好又大口喝酒。

这种情形，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：心中快乐的人，不会喜欢喝酒的！

## 第四章 六个渔夫变成了“原始人”

第二天一早，原振侠实在懒得起来，可是想起自己曾经答应过胡怀玉，所以很不情愿地坐起身来。

事情十分简单，到了那家医院，医院中有他的熟人，一问起来，一个处理这件事的医生瞪大了眼：“死因神秘？你在胡说甚么，你脸色很差，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胡怀玉和陈克生告诉原振侠那六个渔民死亡的日子，那么很容易查问。引致那位负责处理的医生有这样反应的，是原振侠查问问题的方式。

由于有了先入之见，所以原振侠是这样问的，他先说出了日子，然后才问：“有六个渔民，死得十分神秘，请问真正的死因是甚么？”

他不但得到负责医生这样的回答，而且，那医生还伸手要摸他的额角，看他是不是在发热。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：“我很好，只是想知道何以六个渔民会一起死亡的真正原因！”

那医生打量了原振侠一会，他对原振侠的传奇生活，当然也有所闻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：“原医生，当一艘渔船和一艘货柜船在海面相撞，渔船被撞到粉碎，船上的六个渔民被捞上来的时候，五男一女都已死亡，死亡的原因是甚么？”

原振侠不禁怔住了说不出话来！

他从未想到一问就有了答案，而且，答案会是这样子！

那还用问，自然是堕海之后溺毙的，而且，堕海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撞船，是意外，其间绝扯不上甚么神秘怪异之处，更和大海恶灵没有关系——如果硬要说有关系的话，那么，所有的海上的意外都可以说是由于大海的恶灵在作祟！

原振侠当时震愕的样子，一定十分滑稽，所以那医生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怎么？是不是另有原因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没有甚么，有点误会……有人以为其中有曲折，当然神经过敏了！”

那医生继续笑着：“对了，在事情发生之后，有一个人自称是甚么研究所所长，神经兮兮地来查问过死因，我们如实相告，他说甚么也不相信，胡言乱语一番，被员工赶出去了！”

原振侠不禁苦笑，他自然知道那是胡怀玉，也知道他的“胡言乱语”是甚么。他自己就是受了“胡言乱语”的影响而来查问的！

不过，原振侠还是十分小心，问了一句：“尸体都经过剖验？”

那医生呆了一呆：“死因都绝无可疑之处，再加上亲属的反对，为甚么要剖验？”

原振侠皱着眉：“尸体——”那医生有点不耐烦起来，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经过合法的手续之后，火化了！”

原振侠缓缓吸了一口气，有一句话，想了想，并没有说出来，那句话是：“这样子，真正的死亡原因，就再也不为人知了！”

他之所以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的原因是，因为这句话，在理论上虽然可以成立，但是在事实上，驶进大海，又是在撞船之后，波涛汹涌情形之下，还会有甚么别的死亡原因？

那医生十分不屑地冷笑一声：“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，原医生？”

原振侠礼貌地笑了一下：“谢谢你，没有了！”

离开了医院之后，驾着，原振侠依约到胡怀玉的研究所去。一路之上，他所想的是，胡怀玉所患的精神病，简直严重之极，那是一种妄想症，会随心所欲，编造种种怖的情形来吓自，终于会将自己吓到神经失常为止。

他已决定，见了胡怀玉之后，无论如何要劝他去见一见专科医生！

研究所规模之下，很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——每一个第一次来到的人，都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他很快地就见到了胡怀玉。

他仍然由陈克生陪着，胡怀玉的神情，急切而焦急。原振侠沉着脸，大有怒意，一见面就责斥：“你早知道那六个渔民怎么死的！”

胡怀玉怔了一怔，面色铁青：“是！可是那是表面的原，真正的原，医院不肯说！”

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你认为在意外发生之后，还会有甚么死因？”

胡怀玉的回笑，虽然无理之极，但是却也不易驳他，他大声道：“不知道——我要是知道了，何必还要你出马去调查？”

原振侠望了他半，挥了挥手，和这种精神状态的人是无法争论下去的，他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，却听得陈克生叫了起来：“天！原医生，你连一点好奇心都没有！你甚至不想看一看活的菊石！”

原振侠已走出了几步，听得陈克生这样说，他才转过身来：“我不是生物学家，在我看来，古生物和现代生物全是一样的。人各有所为的专长，那和好奇心没有关系！”

陈克生的声音变得低沉：“可是你无法解释千万年前就应该绝种了的生物，为何又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！”

原振侠感到陈克生的话，有着严重的挑战意味，他反问道：“你能解释吗？”

陈克生却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向胡怀玉作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，显然他有意请胡怀玉代答这个问题。原振侠心中一声冷笑，向胡怀玉看去，一看之下，他却不禁吃了一惊——被他认为神经不正常、有着妄想狂倾向的胡怀玉，这时的神情，十分严肃，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认真态度。这种态度，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，使人会倾听他发表的言论，成功的人物，都有这样的本能！

所以，原振侠收起嘲弄的态度，也十分用心地望着胡怀玉。胡怀玉所说的，就是他和陈克生共同的一种设想：“有人掌握了菊石的遗传密码，所以这人就可以制造出活的菊石来！”

如果对普通人这样说，必然还要费一番唇舌。而原振侠是医生，对生物遗传密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他本身是个想像力十分丰富的人，一听就明白！

他在呆了一呆之后，苦笑了一下：“这个人一定对软体动物有特殊的爱好，不然，他可以『制造』出任何生物来，为甚么是制造了菊石？”

胡怀玉的声音低沉之极：“他不单制造了菊石，我……我们有理由怀疑，他还制造了……一个到六个……古代人……原始人，或许……是猿人！”

原振侠听得骇然之极：“你在说甚么？他制造出来的原始人在甚么地方——等一等！你想说，那死了的六个渔民是……你在胡说甚么？”

由于胡怀玉所说的话，实在太令人惊骇，所以令得原振侠也不由自主，有点讲话没有条理，他最后还是责斥了胡怀玉。

可是胡怀玉却不理会他的责斥，可能是由于激动，他的脸色又变得苍白，他道：“那个人，或者说，他不是人，是在海中的恶灵妖魔，是由他在操纵着遗传密码，随心所欲地制造出生物，那艘船上的渔民，是一批牺牲者，是经过了遗传密码改变之后的怪物！”

原振侠已经镇定了下来：“渔民的尸体全被捞了上来，经过医院的处理，为甚么医院方面，一点都没有人体变异的记录？”

陈克生争着说：“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医院方面有所发现，可是事情太令人惊骇，所以他们秘而不宣，情形就像美国的太空总署发现了外星人的尸体，只是秘密保管，不对外宣布一样！”

原振侠闷声一哼：“拟于不伦！”

陈克生提高了声音：“第二个可能，是医院方面根本没有发现——从水中捞起来的是死人，一个死去的古代人和一个死去的现代人，并没有多大的差别，除非早已知道，刻意检查，不然，不容易发觉！”

第二个可能，还可以接受，可是原振侠立时又问：“你们又是凭甚么认为在这六个渔民的身上，发生了遗传密码的变化？”

陈克生和胡怀玉互望了一眼，欲语又止。

本来已准备离去的原振侠，这时又走了回来，因为胡、陈两人的话，虽然无稽，可是单是这样的发现，也十分吸引人，何况他们说“有理由相信”！

陈克生道：“事情得从头说起——发现了活菊石之后，我利用了吸沙船，想发现更多，可拷 Transfer interrupted！”

胡所长失望，胡所长忽然有了新的提议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胡怀玉和陈克生沿着海边散步，陈克生在连日监督吸沙工作的进行，晒得肤色黑得发亮。

胡怀玉皱着眉：“我们的行动，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，一点也没有成功

的把握。”

陈克生也十分沮丧：“照菊石的群体生活习惯来看，应该早就有收获了，是不是……那渔民记错了地点，以致我们白费心机了？”

胡怀玉皱着眉不出声。陈克生又提议：“还是我们先公布了发现再说。”

胡怀玉自然知道陈克生这个提议的作用：只要一公布这个发现，必然轰动，世界各地许多海洋生物研究船，就会集中到这个海域来，那么，发现的机会就多得多了！

胡怀玉在考虑是不是要接纳陈克生的提议时，有几个孩子叫闹着走了过来，胡怀玉认得出其中一个，正是自他的手中得到了活菊石的，指点捕捉地点的渔民，就是他的三叔。

胡怀玉一看到了他，就同他招了招手，几个孩子这时也看到了胡怀玉和陈克生，他们一起停了下来，神情十分迟疑和害怕，有两个，甚至掉头就奔走了。

胡怀玉还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情，指着那孩子问：“喂，你三叔好吗？我还想再见到他！”

这么一句普通的话，却引起了那孩子十分强烈的反应，那孩子先是后退了几步，保持着距离，才愤然叫道：“我三叔一家全叫鬼迷了！都是你，硬要他们半夜落网，把海中的恶鬼网上来了！”

胡怀玉和陈克生互望了一眼，想笑，可是看到孩子涨红了脸，又害怕又恼怒的神情，倒也不像是在说假话，所以他们笑不出来。他们知道渔民多半十分迷信，只怕是有了一点变故，就以为被鬼迷了！

陈克生开口：“是吗？叫甚么鬼迷住了？是男鬼还是女鬼？”

那孩子罗地吸了一口气，神情仍然十分害怕，可是却又提高了声音：“长毛鬼！”

那孩子竟然能具体地说出是甚么样的鬼来，这就令人十分惊骇了。胡、陈两人，一时之间，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。还是陈克生最先有反应：“我们最会捉鬼，你带我们去，我们会把鬼捉掉。”那孩子神情十分迟疑，过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我听大人说，三叔他们被鬼迷，十分可怕……没有人敢接近他们。”

“我要去问问大人，看他们是不是肯带你们去！”

胡怀玉骇然：“三叔的一家，现在在甚么地方？”那孩子道：“不知道，说是怕他们被鬼迷了本性，晚上出来害人，所以把他们……隔开了。”

胡怀玉顿足：“快！快！去找你的大人，我一定要见他们，哼，被鬼迷，哪有那么多的鬼？”

几个孩子飞一般奔了开去，他们在海边等了大半小时，才看到一个老年渔民气咻咻走来，见了他们，绝不友善，开口就指责道：“你已经害得阿三一家这样子了，还想见他作甚么？”

自从那次午夜下网之后，胡怀玉根本就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这时遭到了这样的指责，他自然啼笑皆非，也没有好气道：“我把他一家害成怎么了？”

那老渔民瞪大了眼盯着胡怀玉，额上青筋暴绽，样子十分可怕。

从他的神情，可以看出，一定有十分不寻常的事发生在阿三一家身上，可是老渔民却又说不上来。陈克生道：“何不带我们去看一看，就可以知道是甚么事了！”

老渔民楞问了一句：“你会捉鬼？”

陈克生感到啼笑皆非，但是他至少知道，要去见那一家渔民，见了之后才能判断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！所以他道：“会不会捉鬼，要等看到了被鬼迷的人之后再说！”

那老渔民用十分怀疑而且富有敌意的眼光打量陈克生，也用同样的眼光打量胡怀玉，看得两人大是不耐烦，胡怀玉提高了声音：“阿三的一家究竟怎么样了？”

老渔民的神情又惊又怒：“也曾见过几次被鬼迷的，没见过被迷成这样的！早就告诉过你们，半夜不能下网，会把鬼网上来！”

胡怀玉大喝一声：“你说了半天，有甚么用，带我们去看！”那老渔民的脾气也十分烈，一样大声叫：“带你们去看，好，就去看，巴望你们看了以后，也跟阿三一样，被鬼迷，被长毛鬼迷！”这已是他们两人第二次听到“长毛鬼”这个名称了，这令得他们两人心中都十分疑惑。因为在一般的情形，被鬼迷，很不容易弄明白究神是甚么样的鬼迷住的，普通人的眼中，看不到鬼，除非是具有“鬼眼”灵通的人，才能看得出！

陈克生对于眼前这一切情景，根本不相信。

他只觉得事情乱七八糟，一塌糊涂，可是胡怀玉却不同，他的想像力十分丰富，也相信有灵魂的存在，所以他很有兴趣寻根究底，他问：“长毛鬼？谁见了？”

老渔民的回答，很出人意表：“人人都见得到！”

胡怀玉不怒反笑：“这鬼竟那么厉害，白日现形？人人可见？”

老渔民决定带胡怀玉和陈克生去看阿三的一家人，过程不必详述，当然是先上了船，那是一艘小型的机动木船，速度不是太快。所以，在航行过程之中，两人可以在老渔民的口中，多一点了解到“阿三一家”自那天晚上之后发生的变化。

那老渔民的讲述，不是很有条理，可是胡怀玉和陈克生都有相当高的理解能力，所以很快就可以把老渔民所说的，归纳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。

当老渔民说完了经过之后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面面相觑，以胡怀玉的想像力之丰富，一时之间，也想不出究竟是发生甚么事，似乎除了“被鬼迷”、“被长毛鬼迷”之外，也没有别的解释了。

变化开始在七、八天之后——当天晚上，胡怀玉给阿三的那张支票，对一个渔民家庭来说，是一笔十分巨大的收入，所以第二天，阿三就会大摆筵席，请相熟的渔民，吃了十分丰富的一顿。

参加那一次聚餐的，几乎全是年纪较轻的渔民——年老的渔民，对于阿三半夜下网，十分不以为然，都认为一定会有变故，所以不去参加。

后来果然有事情发生了，老一代的渔民，都说古老的传说，不可忽视，他们早有先见之明！

接下来的几天之中，阿三的一家，兴高采烈，都上岸耍乐，暂时休息。变化来得很突然，约莫一个星期之后，相熟的渔民都觉得很奇怪，阿三的一家，都不太露面，露面的话，也是包着头脸，男女都不例外。渔民都是日晒雨淋惯了的，何况在大热天，为甚么要用布包头？自然引起了疑问，回答是：“不知道吃错了甚么，满头满脸出风疹，见不得风，所以才只好用布包了头，以免恶化。”

在这期间，别人虽然疑心，可是也没有怎样，出风疹是普通的事情。

阿三曾上过几次岸，每次都买些东西回来，也没有人知道是甚么，只有一个晚上，有人看到阿三的船上，有人在磨剃刀，还不止一把，好几把剃刀，磨了又磨，阿三的一家人，仍然不分日夜，用布包着头。

这样的情形，自然引起的怀疑程度，越来越甚，终于，阿三的一个远房长辈——就是那个老渔民，被其他的人推举出来，去问阿三。那是在一天晚上的事，很令所有旁观者意外的是，阿三的一家都在舱中不见人，阿三却阻止了老渔民，不让他上船去，和他隔着船说话——这是十分不寻常的现象。渔民守望相助，很少分彼此，许多船泊在一起的时候，谁都可以上谁的船。

而阿三竟然不顾传统，不让老渔民上船，老渔民还是长辈，自然十分生气，所以当时场面，就不是很愉快。

老渔民在向胡怀玉和陈克生讲起这一段经过时，开始还十分生气，但随即又原谅：“唉，要是知道阿三一家全部叫鬼迷了，我当时也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了！”

老渔民当时，大发脾气，可是他也没有忘记问阿三究竟在搞甚么鬼——本来，他应该问阿三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，表示关心的，可是在愤怒之下，就改变了语气。

阿三的回答是：“甚么事也没有！”

当下不得要领，老渔民愤然，其余的渔民也更加怀疑，一起研究了半天，肯定了阿三的一家必有古怪，又加派了两个人，决定说甚么也要把阿三头上包的布拉下来看看时，却又迟了——阿三的渔船已经出海了！

这倒反令所有人放心，因为船出海，自然证明阿三的一家，都没有甚么大不了的事。可是在船不见了之后的第二天，很多渔船停泊的港湾中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。有一大包东西在水上飘浮，被捞起来一看，布包之中的，全是毛。那毫无疑问是头发，可是又粗又硬，一时之间，竟不知是甚么动物的毛发，长发约有二十公分。这件事，在渔民之中，自然又有了不少传说，可是也没有引起甚么特别的注意，又过了几天，有一艘渔船捕鱼回来，说是在海上，见到了阿三的那艘渔船，他们打信号，没有回音。想驶进去看，驶到近处，听到阿三的渔船上，发出十分骇人的呼叫声。

那吼叫声一阵接一阵，时间又是在晚上，所以渔船不敢再接近，听了半晌，那种吼叫声，骇人之极，也辨不清是人是兽。渔船上的人心知有古怪，所以急急回来报告。

这个发现，十分轰动，阿三的一家人，确然出了非常的变故，再无疑问，于是组织了一个船队，由那老渔民带头，还备了桃木剑、黑狗血、乌鸡血——当时，渔民自然而然想到的，就是被鬼迷，所以才带了那些传说之中，可以驱除鬼祟的物品。

船队一共有四艘船，出发之后，第二天下午，就找到了阿三的船，在海中似乎并无目的在飘荡，而且十分静，听不到有甚么声响。

四艘船接近之后，就开始喊叫，开始，并没有回音，直到四艘船靠了上去，才听得阿三在舱中叫：“别上来，求求你们，别上来！”

阿三的叫声，可怕之极，若不是红天白日，说不定就没有人敢上船。

白天，总使人的胆气较壮，老民带头，四个人先上了阿三的船，只见阿三双臂挥舞，头上胡乱包着布，从舱中冲了出来，仍然在叫：“别上来！叫你们别上来就别上来，快走！快走！”

他叫嚷着，可是两个人已来到了他的身后，拦腰把他抱住，老渔民一

伸手，就把他头上包着的布，扯了下来，刹那之后，所有人都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一下子都呆住了，反倒变得极静，只有海风和海浪拍打在船身上的声音。

阿三的样子，十分骇人，阳光下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的头脸上全是毛——人的头上有毛，那是必然的事，部分的脸上有毛，也不足为怪，可是满头满脸都是毛，这情境就十分骇人了！

毛相当硬，看起来也就特别有硬的感觉，阿三是阿三，一点也没有错，大家都认得他，可是他怎么满脸都长出毛来了呢？

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之中，反倒是阿三先开口，他的声音乾涩难听之至，他道：“我们一家全都撞邪了……脸上全长毛，不分男女……剃了又长，剃了又长……看我，昨晚才剃的！”

一个渔民叫起来：“你一家被鬼迷了！”

又叫：“一定是长毛鬼！”

老渔民自然也表示同意，于是叫了阿三的一家出来，又淋狗血，又淋鸡血，再用桃木剑在他们一家的身上敲打着，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。

白天还好，一到了晚上，情形更加骇人，阿三的一家，会发出可怕之极的吼叫声，乱蹦乱跳，抓着生鱼就咬吞，也不怕骨头。

在海上两天，没有替他们剃毛，毛就长出好几寸来。

老渔民等人，商议之后，就只好先把阿三的一家，安置在一个小荒岛上。

一到了小荒岛上，阿三的一家，表现更加奇特，满山乱走，速度极快，巨大的石头，一跃而过，而且还不断发出吼叫声来。

这种情形，看得所有渔民心惊肉跳，目瞪口呆，完全想不出甚么办法来。

本来，白日，阿三的一家都很清醒，可是清醒的时间，越来越少，只有每天早上，有那么三、四小时的清醒，一到那时，他们就争着去剃除脸上的毛，刚剃乾净之后，看来倒没有甚么异样，只是神情有些痴呆。

当然，在清醒的时候，老渔民和其他人，都追问究竟是发生了甚么事。可是阿三和他的家人，都说不出甚么原因来，都说忽然之间，就会变得不吼叫就不舒服，要跳动奔跑，自然而然，而且连身上穿着衣服，也会变得难过之极，要把它扯掉！

当胡怀玉和陈克生，听那老渔民断断续续说到这时，就互望了一眼，两人全是一样的心思，齐齐失声道：“他们看来……变成了原始人！”

老渔民不知道甚么叫：“原始人”，还狠狠瞪了他们两人一眼。

所有人，包括阿三的一家在内，自然而然，想起了午夜下网的那件事，他自然而然，归咎于它。

事情在渔民中传了开来，人人都十分惊恐，因为根据古老的传说，若是大海之中捞起了甚么邪魔恶灵、索命的鬼魂等等，一旦作起祟来，被害的人，会成为恶灵的帮凶。像阿三那一家那样子，如果到了他们完全迷糊的时候，就会四处害人——这种传说，倒并没有甚么民族的界限，盛行在欧洲的“吸血僵尸”的传说，就说一旦被吸血僵尸吸了血，不多久，被吸了血的人，也就变成了吸血僵尸。

于是，就有人提议以传统方式来处理阿三的一家人，这对于阿三的一家人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事，因为他们一家人，已被认为是恶灵的化身，要处

理起来，办法自然不会和平温柔。

曾经发生过争吵，那老渔民竭力反对。

可是主张处理的人占大多数。之所以又拖了几天，没有处理，是因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法，众说纷纭。传说变成事实的机会，不是太多，像阿三一家那样，全家被鬼迷的情形，只怕从来也没有出现过。而且，“长毛鬼”来势汹汹，砍断了好多柄桃木剑，淋了不少黑狗血，烧了不少符，一点也起不了治鬼的作用，应该用甚么方法才收效呢？要不然，治鬼不成，反被鬼噬，岂不是事情越来越糟。

有的主张把他们一家网在渔网，沉下海去，有的主张把他们活活烧死，有的主张把他们用桃木椿钉打进脑门去钉死。

讨论来讨论去，还没有结果的时候，胡怀玉和陈克生却又在海边出现，问起那一家的情形来，难怪老渔民见了他们的时候，激动无比，说阿三的一家，全是被他们所害的了！

等到把老渔民所说的一切，凑成了一完整的故事之后，陈克生和胡怀玉两人的心中，都充满了疑问：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？

他们是生物学家，首先想到了生物的“返祖现象”。这种现象，曾有许多事实证明过，中国辽宁省有一个著名的毛孩，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，全身是黑色浓密的长毛。

但是那情形，都是一出生就发生的，并没有忽然变异的例子，而且，那个毛孩的智力和其他的一切，也全都正常。

当然，阿三一家人的情形，不能算是返祖现象，他们都没有答案，都一心想看到了遭遇怪异的那一家人再说。

船行相当慢，至少在五小时之后，才到了一个荒岛之上，那艘船泊在荒岛的一个滩上，阿三的一家，不在船上，在岛上的一个崖洞中，在船一靠岸的时候，就有三个渔民奔了过来，老渔民忙问：“情形怎么样？”

那三个渔民神情骇然，齐声道：“快让我们回去吧！一夜听他们鬼叫，满山乱奔……比疯狗还可怕，说不定甚么时候给他们扑上来咬一口！”老渔民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，正说着，就听到一阵吼叫声传了过来。那种吼叫声，才一入耳，确然十分可怖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，也为之陡然震动，可是不多几下，他们就听出，吼叫声并不是一味吼叫，而是长短有序，像是互相呼唤，像是一种最简单原始的语言。

接着，就看到两个人，十分迅速地向边奔过来，一边叫着，奔走的姿势，十分奇特，身子伛偻着，双手垂向下。照说这种姿势是奔不快的，可是这两人一下子就到了近前。

那三个渔民吓得老远避了开去，老渔民勉强不动，也是脸色煞白。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，在看清了那两人的脸时，也不禁头皮爆炸——那两个人根本分不出是老是少、是男是女，因为他们满头满脸，都是浓密的黑毛。黑毛并不长，可能是他们在早上的时候曾经剃过，那样子看来，着实骇人。那两人到了近前，仍用这种双手下垂的姿势站着。双眼之中，目光炯炯，望定了老渔民、胡怀玉和陈克生，忽然又怪吼了两声，转身又飞奔了开去。

陈克生和胡怀玉虽然骇异，可是他们仍然齐声叫了出来：“原始人！”

虽然胡怀玉和陈克生，都未曾真正见过原始人，可是他们是生物学家，对原始人的认识，自然在一般人之上。科学家根据化石，把原始人的形态勾



勒出来，有画像有塑像，也有电影，就形成了一种印象，使他们在这时，一看到这种情形，就想到了原始人。

老渔民第二次听他们叫“原始人”，还是不懂，又盯着他们看。陈克生吸了一口气：“他们的样子虽然害怕，可是并不伤害人？”

老渔民怔了一怔，却有些答非所问：“或许每天早上，他们还有一些时间清醒，没有整个被鬼迷住，所以暂时不害人！”

胡怀玉一面喘着气，一面道：“他们住的岩洞在哪里？带我们去看看。”

老渔民的神情也有点害怕，但是他还是点了点头，和两人一起走向前，不多久，就看到了一个山洞，在山洞口，两人又看到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，一个满脸是毛的人，正双手搓着一根石条，在一根枯枝上，不断地钻着！

胡怀玉和陈克生互望着，张大了口，都没有发出声音来，可是两个人都知道，他们要说出来的是甚么话。

“钻木取火”！那是原始人的行为之一！

胡怀玉在这时候，一把抓住了老渔民——他不知道他犯了一个错误。他对老渔民道：“他们不是被鬼迷，只是不知道为了甚么，变成了原始人！”

老渔民第三次听到了他不知是甚么的一个名词，不禁又是吃惊，又是恼怒：“甚么是原始人？”

要向一个认识不超过一百个字的老渔民，解释甚么是“原始人”，那自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，胡怀玉一挥手：“原始人就是原始人！”

老渔民沉下脸来：“你们要见阿三一家人，现在见到了，有甚么办法？”

胡怀玉立即道：“载他们回去，我会联络医院，送他们进医院！”老渔民更是愤怒：“被鬼迷的人进医院有甚么用？”

胡怀玉又和老渔民争了一会，老渔民更怒：“绝对不能让他们上我的船，你要送他们进医院，自己去想办法！”

胡怀玉再才高八斗，财雄势大，可是遇到了一个固执的老渔民，也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而且他所犯的错误是，根本没有向老渔民解释清楚甚么是原始人，所以争持了将近一小时，也没有结果，天色已全黑了。

在这将近一小时之中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，又看到了阿三一家人不少原始人的行为，钻木真的取到了火，生起了一堆篝火，用树枝叉着鱼来烤，烤到了半生不熟，就捧着大嚼，像是叫人回到了好几万年之前！

陈克生最后提议：“胡所长，我们先回去，再找一艘船来，载他们走！”

胡怀玉一顿足：“好，我有的是船！”

胡怀玉倒不是夸口，他的水产研究所的确有好些船。天色早已全黑了，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三个渔民在内，都上了老渔民的船——他们本来是派来看着阿三一家人的，可是经过了一夜，再也不愿意了。

胡、陈两人，在这时犯了第二个错误——他们两人之中，若是有一个留下来，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。

船在回航的时候，老渔民把船驶得很慢，他的理由是：这一带海域，常有大轮船出没，海流又急，要是撞上了，可不是玩的！

所以，胡怀玉和陈克生，用研究所的船只，再来到那荒岛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。他们在船一靠岸之后，立时上了岸，直奔昨日曾见阿三一家的那个山洞之前。

可是他们并没有见到阿三一家人，这时，他们仍然未曾想到发生了甚么事，所以还在那个荒岛上找了很久，一直到了中午时分，两人登上了那荒

岛的最高处，可以看到整个小岛的情形，他们才发现，岛旁只有他们那艘船，渔民阿三的船已不见了！

阿三的一家人，驾船离开了这个小荒岛！

直到这时候，两人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——他们一心认定了阿三的一家人，都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成了原始人，他们认为原始人不会驾船，也就一直留在小荒岛之上，他们忽略了老渔民所说的一个情况：他们在每天早上，还有一个短暂时间的“清醒”！

所谓“清醒”，那是他们在意识上知道自己是现代人，知道有变化在他们的身上发生，他们懂得用剃刀剃去脸上的长毛，自然也懂得驾船离开荒岛！

以前，有几个渔民在岛上“看管”他们，他们没有机会离去，昨晚只有他们一家人在，他们在早上“清醒”的时候，要离开荒岛，自然再容易不过了！

他们一想到这一点，不禁跌足，飞奔到了海面，上了船，可是大海茫茫，他们连阿三的一家，是由哪一个方向走的都不知道，如何去追寻？

他们都想到，如果一到，发现阿三的一家不在，立刻就去追，只怕还有希望。因为他们的船，速度比机动渔船快得多。可是时间已经耽搁了那么久，能找到阿三一家的机会，自然极微！

他们还是尽力，绕着这个荒岛，在海面上兜着圈子，希望有所发现，可是一直到傍晚，都没有发现，在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又看到老渔民的船，向荒岛驶了过来。两人忙着船迎了上去，见了面，一说情形，老渔民也呆了半晌，喃喃说了一句：“他们这种情形，怎么还能驾船？非在海上出事不可！”

当时老渔民说会“出事”，自然也不知道出甚么样的事。第二天，才知道阿三的渔船，在海面上，和一艘货柜船相撞，当场沉没，货柜船努力救人，可是救起来之后，五男一女都已溺毙了。

## 第五章 惨案内幕怪异难明

阿三的渔船，和货柜船在海面上相撞，这正是原振侠自医院方面了解到的，在这以前发生的事，原振侠直到听陈克生和胡怀玉说了才知道。他听完了两人的叙述之后，呆了好一会说不出话来。

阿三的一家人，照两人的叙述来看，确实像是变成了原始人——而且，不单是行为上的变化，连身体（生理）上也起了变化，他们的身上，长出了许多浓密的体毛来。根据至今为止，仍然被普遍承认的进化论来说，原始人更接近猿猴，自然有十分浓密的体毛。

原振侠在这样想的时候，把达尔文的进化论，称之为“至今为止仍被普遍承认”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对于人类的起源，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，和进化论是截然相反的。例如有的认为地球人是从另一个星球大规模徙置来的。也有的认为是某一个外星的高级生物来到地球，和猿类交配形成的突变，再演进而来的，各种说法都有，不单是进化论的唯我独尊。

当然，各种说法，都没有极其确凿的证据，连进化论也没有——由猿到原始人的进化过程之中，有好几百万年的过程，完全没有任何化石研究的

支持，这种情形，恰巧支持了“突变”学说。

原振侠望着陈克生和胡怀玉，他们曾亲眼见过渔民阿三家人的变异，所以才坚决相信，是来自大海中的某种力量，导致这种变异的发生。

可是，那是一种甚么样子的力量呢？真是如同他们的假设那样，有人掌握了古生物的生物遗传密码？

原振侠在呆了一会之后，才道：“医院方面为甚么不曾留意到他们身体上的变化呢？”

陈克生和胡怀玉都摊了摊手，胡怀玉的喉结上下移动：“原医生，或许……就请你深入调查一下！”

原振侠向他望去，只见胡怀玉的脸色苍白，原振侠可能望着他的时间，比较久了一些，胡怀玉神经质地跳了起来，双手在自己的脸上乱摸，一面十分害怕地叫：“你这样看我干甚么？是不是我的脸上，也有……长毛生出来！”原振侠本来想说：“现在没有，可能很快就会有”。可是他一想，以胡怀玉如今的精神状况，这个玩笑还是别开的好，所以他就没有出声。陈克生过去，把胡怀玉在脸上乱摸的手，拉了下来。虽然他自己的神情，也十分骇然，但是比起胡怀玉，却要好得多了。

原振侠的思绪也十分紊乱，他在想：如果胡怀玉的设想是事实，那么，用甚么方法，可以一下子把另一种遗传密码侵入阿三一家身体之中？

他是一个医生，自然知道，在实验室之中，在极精密的仪器的帮助之下，把遗传基因分析出来的过程，也是一项十分困难的过程！如果说有甚么人可以随心所欲，把不同的遗传基因注入生物的身体，而令这个生物发生彻底的改变，这不但匪夷所思，更骇人听闻之至！

在各种各样的想法，纷至沓来之际，原振侠又听到了胡怀玉浓重的喘息声，他在哑着声音叫：“原医生，要是我……我和陈克生，也不幸成了……原始人，你……一定要救我们！”原振侠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，虽然眼前的事荒诞无比，但却又不是没有可能。只要掌握了遗传基因的奥秘，岂但可以把现代人变成原始人，也可以把人变成任何东西，孙悟空只有七十二变，遗传基因的变化，可以有几百万种！

原振侠的思绪十分紊乱，他忽然又想起，在中国的一些传说中，常有一些传说，说是人在死了之后，灵魂在转世的过程中，会有“误投异类”的情况。例如西游记中的天篷元帅，就误投猪身，成了著名的猪八戒。他又想起有一部想像力十分丰富的小说之中有一个情节：一个女人变成了蜘蛛，长期附在她丈夫的身上生活——这一切，是不是和遗传基因的变化有关呢？

从理论上来说，猪的遗传密码替代了人的，人就变成了猪。蜘蛛的遗传密码如果替代了人的，人也就自然成为蜘蛛了！

想到这里，原振侠虽然竭力克制着，可是仍然不免机伶伶地打个一个寒颤！

他的这种情形，看在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的眼中，两人更是吃惊，各自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，用十分无助的恳求目光，望向原振侠。

原振侠苦笑：“先别自己吓自己，等我进一步去了解撞船的情形……如果阿三一家，全身是毛，医院方面没有理由不注意的！”

两人都道：“我们亲眼看到的，不单是我们，许多渔民都见过！”

原振侠挥了挥手：“我先去调查，嗯，你们随时和我保持联络！”

他本来想说：“要是在你们身上有了异样的变化，就随时和我联络”的，

可是临时改了口。胡怀玉和陈克生点头答应，原振侠在告辞离去之后，仍然有脚部虚浮之感。他花了两天的时间，去作他的调查。在那家医院之中，他又再次成为嘲笑的对象，还是那位医生把阿三一家尸体的全部档案照片，放在原振侠的面前，望着原振侠笑：“原大探险家，你究竟想在这些死人身上，找出甚么宇宙奥秘来？”原振侠自然懒得辩解。

他只是看着那些照片——在水中浸得发胀了的尸体，可是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象之一，可是原振侠还是看得十分仔细。

在照片上来看，实在看不出任何异像来，那是普通现代人的尸体，具有医生专业资格的原振侠，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所有的人，并没有体毛特别增厚增多的现象。

原振侠终于叹了一口气，把照片还给了对方。他知道，其间一定还有一个他所不明白的变化在。

至于在船公司方面询问的结果，却有出人意表的收获。他见到了那货柜船的年轻大副，大副在提及那件意外之际，神情怪异。他说：“荒谬，整件事，简直荒谬之极！事情发生在早上七时二十二分，海面上没有雾，能见度几乎无阻，风平浪静，那艘渔船，却以最高的速度，向我们的货柜船撞了过来！”

大副在说到这里时，停了一下，用十分疑惑的神情，望向原振侠。

原振侠小心地问：“这种情形，是不是可以说……驾驶渔船的人，精神状态不是很正常？”

大副叫了起来：“甚么不正常，简直是疯了，那是百分之百的自杀行径——破木船撞货柜船，还会有甚么第二个结果？”

原振侠沉声问：“在渔船撞过来的时候，可有人看到渔船上的人？”

大副回答：“没有，所以事发之后，有人以为那是传说中的『鬼船』。可是在渔船迅速沉没时，又听到有人的呼叫声……呼叫声十分惊人，所以我们才救人，结果，救起了五男一女。”

原振侠疾声问：“被救起的人，有甚么异样？嗯，救人的过程有多久？”

大副皱着眉：“肯定了渔船上有人，我们自然有责任救人，可是我们对于在海面上救人不是十分在行，所以第一个遇难者是在三小时之后才救上来的。”

原振侠扬起了头，想了一想。他想到的是，一般来说，渔民的水性都十分好，若是风平浪静的海面上，支持三、五个小时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如果在撞船发生之后，已经受了重伤，或者昏迷中堕海，那自然再无幸免了。那大副继续道：“约莫在七、八小时之内，六具体体都被发现。”

原振侠再问了一句：“全部浮在海上？”

大副用十分怪异的目光，瞪了原振侠一眼：“当然是，我们又没有潜水设备，如果沉入了海中，尸体也就不能发现了！”

原振侠有一个短暂时间的沉吟不语，大副问：“怎么？有甚么不对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当时看到过尸体的船员？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他。”

大副“嘿”地一声：“问我好了，救人的行动，从头到尾由我指挥——不过你必须知道，我们完全没有过失，而且在事发之后，也完全按照国际航海协定办事！”

原振侠挥了挥手，对大副的声明，并没有理会，他只是问：“你看那六具体体，是不是有甚么异样之处？”

他在这样问的时候，不免有些紧张。大副却莫名其妙：“甚么意思？异样？甚么意思。”原振侠道：“譬如说，嗯……头脸有很多毛……黑色的长毛之类。”

大副“哈哈”大笑：“你在说甚么，这六个人脸上长着毛？你以为这六个是甚么人，是科学怪人？当然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非但觉得不再好笑，而且现出了惊讶莫名的神情，显然是他想起了有甚么极其特别的地方！“原振侠也为之一凛，忙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大副搔了搔头：“和你说的恰巧相反，捞起来的六个人，都是光头，所以我们起初以为六个全是男人，后来才发觉，其中有一个是女性。”原振侠心念电转，他知道，那唯一的女性，就是渔民阿三的妻子（胡怀玉曾说在午夜时分，下那一网的时候，她不断在上香），可是，为甚么她也会是光头的呢？

原振侠立即又想到，阿三的一家，在开始古怪地满脸长出黑毛来的时候，都曾用剃刀去剃毛，可是黑毛生长的速度却十分快，剃了又长、剃了又长，会不会到后来，他们在剃毛的时候，索性连头发也一并剃了呢？

这一点，大有可能。

他们在甚么时间剃头呢？当然是在每天早上，他们还“清醒”的时候，在清醒的时候，他们在意识上是现代人，会剃毛，会驾船。一过了那短暂的清醒时间，他们就从内到外，都是原始人！原振侠的思绪之中，渐渐地编织出了事情的经过——在早上，阿三一家清醒的时候，他们上了船，不知道他们上船的目的，最可能的是他们想远远避开去，躲开了所有的熟人，任何人在身体发生了那么古怪的变化之后，都会有这种念头的，这是很自然的反应。

他们驾船出海，离开了荒岛，一定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把头脸上的毛，全都剃个精光。

然后，他们“清醒”的时间结束了，他们又变成了原始人——只懂得钻木取火的原始人，如何能驾驶机动渔船呢？

所以，渔船撞上了货柜船！

原振侠知道自己的推理，不会离事实太远，他苦笑着摇了摇头，阿三一家的遭遇，实在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悲剧！

人死了，变异的情形停止，不再有毛长出来，所以大副不觉得有甚么特别，医院方面，自然做梦也想不到其中有这样的变故——虽然男女都是光头，相当少见，但也和怪异扯不上关系！

（后来，原振侠又去问那个负责医生，那医生的回答是：是的，全是光头，那极可能是因为他们长头发的缘故，所以才剃了头发的。）那位大副先生的想像力比较丰富，他看到原振侠神色凝重，就问：“这六个人不是普通渔民？是……和甚么邪教有关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当然不是！”

他的调查工作，可以说一点收获也没有，只不过证明了阿三一家确然曾奇怪地长出许多黑毛来。六具体体都火化了，自然无法再去检验甚么。

当晚，原振侠准备把自己的调查所得告诉胡怀玉和陈克生，可是连打了几次电话，研究所的人都说他们在所长的实验室之中，不接听电话，原振

侠只是留了话，也没有再继续去找他们。

## 第六章 祟物原来是一口棺材

第二天，一早，由于昨晚临睡时又多喝了酒（他现在完全明白何以公主在雪崩中失踪之后，年轻人会变成酒鬼的原因了），正在昏沉沉地睡觉，忽然住所的大门，“砰砰”声大作，有人在迅速地擂门。

现代建筑物，每一个居住单位都有电门铃的设备，像这样敲鼓一样的擂门声，听起来就十分陌生，所以原振侠虽然惊醒了，可是迷迷糊糊之间，难以分辨得出那是甚么声音出来。

擂门声在继续，而且越来越急躁，简直像是想把整扇门都拆了下来一样。

原振侠不禁是愤怒，手按着头，一跃起床，怒道：“甚么人？”

门外传来一个十分洪亮的声音：“原医生，仲大雅！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跌跌撞撞，来到了门口，打开了门，仲大雅的身形壮大，堵在门口，有把整个门都塞满了的感觉。原振侠本来想要责备几句，为甚么有铃不按，而要用力敲门。

可是，他一眼看到，仲大雅的面色灰败——本来他面色十分红润，双眼失神，显然是有甚么重大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。

仲大雅不等原振侠开口，就大踏步走了进来，双手把手中的一只木箱子，向原振侠举了一举，十分恼怒地道：“你看！”

一看到那只木箱子，原振侠就皱了皱眉，因为说它是“木箱子”，自然可以，可是更确切地说，这种形状的木箱子，有一个专门名词：棺材。

仲大雅手中的那个“棺材”，只有五十公分长短，如果说是用来殓装婴儿之用，自然可以。那小棺材上还有许多泥迹，像是才从地下掘出来的。

原振侠望向仲大雅，仲大雅吸了一口气：“工地里掘出来的，在原来建筑的大厅之下，埋在五尺深的地下！”

他神色更难看，站在那里，大口大口喘着气：“这就是祟物！一定是！”

原振侠也觉得，把这样的一具小棺材，埋在大厅的地下，一定大有古怪，他问：“里面是甚么？”

仲大雅伸手在头上拍打了一下：“我一拿到手就想到了你，竟然没弄开来……你不介意就在你这里打开它来看一看吧？”

原振侠是百无禁忌的人物，自然不会介意，他和仲大雅一起进了厨房，找到了一些工具。仔细打量着那具小棺材，找了一枝铁，向仲大雅望了一眼——用这样的铁来撬，会损害棺材。

仲大雅愤然：“有斧头，我就将它劈了开来！”

那是表示不在乎棺材的损坏，只想看清楚小棺材之中是甚么祟物！棺盖和棺身，严然合缝，十分紧密，铁根本插不进，原振侠又用凿子，先凿出了一个隙缝，才把铁插了进去，先是他一个人，用尽了气力，也撬不动，仲大雅来帮忙，两人合力，才发出了刺耳之极，听了令人牙齿发酸的“轧轧”声，把棺盖吃力地撬了开来，钉着棺材的钉子竟超过十五公分长，十分粗大，

共有十八根之多。

在撬起棺盖来的时候，原振侠和仲大雅两人不时互望，都有诡异莫名的感觉。

等到棺盖撬开，原振侠小心翼翼，把棺盖翻过来放好，因为那十八枚粗大的铁钉，仍然十分锐利，当然，两人的视线，第一时间，便向棺材中望去，一看下去，他们都呆了一呆！

他们虽然未曾讨论，可是都曾设想棺材之中的祟物是甚么。可能是一些法器，或者是乾了的动物尸体，甚至，棺材中就是一具童尸，也不足为奇。可是却全然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棺材之中是一叠长方形的纸，或者说是一本书，其实，最正确的说法，是一本帖。

对于“帖”，现代人都不是很熟悉了，帖是一长条纸，摺叠起来，既可以一页一页翻阅，又可以把它拉成一长条的一种纸张装订方式。这时，在棺材中的，就是一本帖，约有五公分厚，十来层纸，帖面上十分惊人，用朱砂写了一个“偿”字，朱砂历久而色不变，看来仍然鲜红，也就格外触目。

原振侠和仲大雅同时伸出手去，原振侠看到仲大雅也伸手，就缩回了手来。

仲大雅将那本帖取了出来，他行事十分镇定，并不立即打开，把帖放到了桌子上。原振侠看到取出了那本帖之后，棺材中再无别物，也来到了桌子边，仲大雅这才揭开帖的第一页来。帖一揭开来，可以看到一左一右两页，两人的视线盯在那两页上，心中诡异之感更甚，一左一右，竟然各以白描的笔法，画了一个无常鬼！白无常在右，黑无常在左，无常鬼诡异的面貌，在简单的线条之下，十分生动。

这又是一个意外，仲大雅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手指有点发抖，指着画着的黑白无常，不知说甚么才好。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他不说甚么，只是又伸手，再揭过了这一页去，又显示出来的两页，却全是十分工整的毛笔字，字相当大，每一个字都有拇指头大小，两页加起来，至少有三百字。

仲大雅和原振侠屏住了气息，去读那些文字，文字是文言文的，仲大雅当然没有问题，他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原振侠也点了点头，表示完全可以读得懂。他们很快地读完了这两页，又揭了过去，再去读下面的，一直读下去，总共是十页，到最后一页，又看到了一个具名，在这个具名之上有一句话是：“以上所述皆属事实”。具名是姚正年。

这姚正年三个字，看来呈一种异常暧昧的赭红色，原振侠是医生，一看就可以看出，那是用血来签署的。

这时，他们都已看过了那十页文字中所写的内容，自然也知道何以这个姚正年，要用鲜血来签署自己姓名的理由。原振侠在看那些文字的时候，双手撑在桌上，垂着头，这时看完了，他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姿势，一动不动。

仲大雅也一样，刹那之间，屋子中静到了极点，过了一会，才听到了“答”、“答”两声响，有两颗大汗珠，落到了桌子上。

原振侠这才陡然震动了一下，抬头向仲大雅望去。只见仲大雅面色灰败，满面是汗珠，他也垂着头，所以汗水流到了他的鼻尖，就凝成了一大滴，向下滴来。

原振侠自然知道，文字记载的这件事，对他的打击十分大。事实上，别说这件事对仲大雅有直接的关系，就算是原振侠，根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看了之后，也为之震惊不已，好一会不能动。自然，后来原振侠知道，记载

着的这件事，和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！

原振侠叫了仲大雅几声，仲大雅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他扶着仲大雅在沙发上坐下，又给了他一杯酒。本来十分强健的这位不闲老人，这时，看来却虚弱无比。

在仲大雅喝酒的时候，原振侠指了指那本帖，安慰仲大雅：“照这上面所记载的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！”

仲大雅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，突然紧紧握住了原振侠的手，颤声哀求：“帮助我，原医生，帮助我！”

原振侠义不容辞，一口答应：“当然！当然！”要明白仲大雅何以如丧考妣，要明明白白他要原振侠帮助的是甚么，自然先要明白那本帖上的十页文字，记载的是一件甚么事。

这件事，可以有一个标题：“一对好朋友，在遇到了黑白无常后的遭遇”——原题是“黑白无常相遇记”。一开始的一句话是：“余与仲文量，总角之交，尤称莫逆。”

这里的第一人称的“余”，自然是最后署名的姚正年。也就是说，姚正年和仲文量两个人，自小相识，长大了之后，又是好朋友。

仲文量，自然是仲大雅的祖先。接着，就叙述了他们两人，如何奇特地竟然见到了黑白无常的经过，和以后事情的发展，怪诞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，真正匪夷所思之极。

把整个故事化成现代语文，后来仲大雅和原振侠又曾讨论过，他们两人的意见，会在叙述当年这件怪事时，在适当的时候一并整入。

仲文量和姚正年是一对好朋友，都中了秀才，准备进一步在科举上博取功名，所以一起寄居在一庙宇中，那座庙宇建筑相当大，可是僧人并不多，香火也不盛，所以十分清幽。古代的士子，很流行寄居在庙宇中攻读，著名的故事“西厢记”中的主角张君瑞，就是由于寄居在普济寺之中，才有机会看到了崔莺莺的。

记载在后文说得相当明白，仲大雅应该是仲文量的第六代孙，追溯起来，仲文量大约是两百多年前的人，那是清朝中期，太平天国之乱还没有发生，从记载中的景物来看，应该是在中国的长江以南。记载中仅有一个河名：“琴川”，那应该是江苏省的常熟，常熟附近有七条河，如古琴之弦，所以名为琴川。

一双好朋友在庙中攻读，吟诗作对，倒也其乐融融，如果不是有黑白无常的出现，那么他们可能都有功名、做官，可是黑白无常的出现，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。

黑白无常的出现，情形十分怪异。那是在一个晚上，他们两人正在一个院子中，仰观星象——可能是夏天，才有这种生活情趣。

忽然，院子的一角，“豁”然巨响，声音不是十分大，可是相当惊人。姚正年的记载是：“声如裂十匹帛，脆而不尖。”

不管是甚么声音，总一下声响之后，两人循声看去，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，他们看到，院子的一角，靠近墙处，地下裂了开来，裂开的是一个狭长形的缝，自那裂开之处，有大蓬萤光上映。

庙是建在山上的，在提到琴川的时候，曾有一句是“俯瞰山下，琴川历历在目”，再上一句是“寺居风光大佳”。建在山上的庙，院子的下面是山，怎么会裂了开来，而且有光冒出来呢？



两人大吃一惊，都自竹榻之上跳了起来，其间，仲文量还摔了一交，是姚正年扶住了他的。两人虽然站了起来，可是并不敢逼近裂缝，因为这时，裂缝之中，不但萤光更强，令人无法逼视，而且有一种十分可怕的声音在传出来，像是许多硬物，在一起用力挤和摩擦所发出来的一样，记载的原文是：“若千百机椽，同时倾轧，咻咻然，叭叭然。”

他们非但不敢接近，而且还后退，十分害怕，不知道那是甚么异像，直到退到了院子的另一角的墙前，距离那有萤光冒出来的裂缝，约有两丈。

姚正年这时心中首先想到的是，自山腹之中裂地，出了裂缝，不知会有甚么怪物冒出来，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两个人——应该是在光芒之中的两个朦胧的人影，已从裂缝中升上了出来。

这两个不是很看得清楚的人影，身穿宽大的袍子，手上各自拿着一些棍状的东西，头上戴着圆锥形的高帽子，高帽子上好像还写着字。

两人本就料定在裂缝中冒上来的，必然是甚么怪物，这时一见这情形，这等造型，自小耳熟能详，所以他们异口同声中失声惊呼：“无常鬼！”

这时候，自裂缝中冒起来的光芒，忽明忽暗，闪烁不定，看过去，光芒中的两条人影，更是诡异。任何人，忽然之间见到了传说中勾魂催命的无常鬼，都会想到：吾命休矣。

所以，他们两人在极度的惊恐之下，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等待死亡来临——这时，他们自然还是好朋友。

在他们叫出来“无常鬼”之后，很快地，光芒中有声音传来，声音很难听，原文的记载是：“若夜泉之哀鸣。”叫的也是这三个字：“无常鬼！”这一叫，倒像是两个无常鬼在自己表示身分了！

两人更是吃惊，仲文量的胆气较壮，一定神，对着光芒中的黑白无常提出了抗议：“我们自问生平不作亏心之事，何以正当盛年，就气数已尽？”

他虽然大着胆子提出了问题，可是事关自己的生死，也不知道是由于激动，还是害怕，在这样说的时侯，声音有些发颤。

他的话才一住口，就听得一双无常鬼同样也以发颤的声音回答：“气数已尽！”

先是宣称了他们是无常鬼，接着又宣布了两人“气数已尽”，姚正年和仲文量两人，身子如同浸在冰水之中一样。

仲文量还想责问些甚么，可是张大了口，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两人眼前，陡然一黑，那从裂缝中溢出来的萤光，相当强烈，耀眼生花，所以陡然黑了一下之后，便变得甚么也看不到，只是感到有一阵阴风，逼近身来，显然是两个无常鬼已来到了身前。

事后，姚正年和仲文量交换感觉，当时的感觉都是一样，一阵阴风逼近来之后，手腕上就是一紧，被一种冰冷的东西箍住。

他们的一只手，互相紧握着，另一只手被箍紧之后，两人都感到有一股大力把他们扯向前，在扯向前的过程之中，两人遍体生寒，眼前发黑，阴风阵阵，在黑暗之中，好像腾云驾雾一样，不知身在何处，间中还听到一些十分刺耳的声音，如同鬼哭神号一样！

（看到这里，仲大雅失声叫了起来：“他们被无常鬼拘到阴司去了！”）

（原振侠道：“不对，他们当然没有死，不然，怎能有这个记载留下来？”）

（仲大雅吞了一口口水：“可能后来又还阳了！”）（原振侠挥了挥手，表示不必争论，只要看下去，就可见分晓。）姚正年和仲文量都不知过了多

久，他们当时的想法，是以为自己必然是在阴司路上，说不定不多久，就可以见到十殿阎王。

但是他们两人，在那时，心境却相当平静，因为正如刚才仲文量说的，“生平未作亏心事”，如果说死亡是一个最后审判的话，一个人既然一生未作亏心事，又何必害怕？

黑暗似乎越来越浓，仲文量和姚正年在这个过程之中，相互称呼了对方几声，都能听到回答，这使他们在极度惊恐之中，得到了一些安慰。

然后，他们觉出身子不再移动，可是手腕上那种被箍紧的感觉仍然在，不单是手腕上，事实上，也有冰凉的东西，贴了上来，像是有冰剜成了一顶帽子，戴到了他们的头上——原文的记述是：“宛若剜冰成帽，加诸头上，怪异莫名，寒气攻心，全身皆颤。”

头上被戴上冰冷的帽子，以致全身发抖，这种滋味自然不大好受。这时，两人都还年轻，而且，事已至此，两人认定自己被拘入了阴间，也就没有甚么可以害怕的了，所以两人一先一后，又提出了责问。

他们提出的责问是：“我们即使气数已尽，一生未作恶事，何以便骤而加刑？”

阴间的阎王殿上，有着各种各样的酷刑的说法，深入民间，虽是士子，也一样受影响。

这时他们两人身受“寒气攻心”之苦，就自然而然想到，那是阴间的酷刑了！

他们在这样责问之际，本来没有寄以甚么希望，只不过是发泄心中的愤懑而已。

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阴间的无常鬼，似乎比阳间的官府，更倾听民间疾苦，他们的话才一出口，就听到黑暗之中有人问：“你们怎会这样说？”

仲文量抢声道：“我们正身受寒气攻心之苦！”立时又有人道：“哦！温度不对，温度不对！”

这声音才一入耳，头上有帽子戴着的感觉仍然在，可是寒意尽消，反倒有一股暖意流入，懒洋洋地，令人有说不出的舒服感觉。

仲文量和姚正年都吁了一口气，觉得无常鬼十分通情达理，虽然身在黑暗之中，处境仍然诡异莫名，可是恐惧的程度，也已经减至最低。

（看到了这里，刚好是一页已完，仲大雅要伸手去揭下一页，可是原振侠一伸手，按住了不让他去揭。原振侠充满了疑惑的神情，望着仲大雅：“你觉得他们两人的情形，像是遇鬼吗？”

（仲大雅一瞪眼：“自然是遇鬼！”）（仲大雅也知道原振侠在怀疑甚么，所以又补充：“只因为他们两人的正气，可以感动鬼神，所以无常鬼也对他们客客气气！”

（仲大雅停了一停，又继续补充：“阎王很快就会把他们放回阳间，无常鬼捉错了人！”

（虽然仲大雅的解释已十分充分，可是原振侠仍然疑惑之极。）（这时，原振侠已经依稀想到了一些甚么，可是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。他想了一想，缩回了手，任由仲大雅揭到了下一页。）姚正年和仲文量感到通体舒泰，不约而同，吁了一口气。黑暗之中，无常鬼的声音，这时听来已不那么骇人了：“你们两人不必害怕，我们并无恶意，不会伤害你们！”

两人一听，不禁啼笑皆非，仲文量道：“已把我们拘到阴间，还说无意

伤害？”

姚正年也道：“速放我们还阳！”

黑暗中静了好一会——在那一段时间中，两人又害怕起来。可是接着传出的声音，却令他们大感快慰：“自然，但请稍待，两位必然可得许多好处，嗯，两位之中，一位十分希望成为富豪，拥有巨资，一位则好异术，求异能，盼自己能登……神仙境界？”

这几句话，直说到两人的心坎之中！

原来，这一双好朋友，志趣不同，两人常在闲谈中表示自己对人生追求的目标。

仲文量的目标是成为巨富，他的愿望是成为一个大富翁，坐拥巨资，锦衣美食，娇妻爱妾，儿孙绕膝，他认为这样的人生，才美满之至。

可是姚正年的想法，和他完全不同。姚正年不值仲文量的想法，认为再有钱，人生不过百年，过眼烟云，一闪而过。人生应当追求异术，纵然不能白日飞升，变成神仙，也至少要成为有异能的术士，可以控制许多常人不知的生命奥秘。

两人还常为这种不同的观点，展开争论，虽然不免面红耳赤，但反正都是空谈，倒也不会影响友谊。

这时，陡然之间，听到把他们两人关于人生的意向，提了出来，两人自然又是惊讶，又大有知己之感，所以一面点头，一面大声称是。黑暗之中，无常鬼的话，又令得他们大是兴奋，因为无常鬼居然许下了诺言：“两位稍安，事后，可令两位各皆如愿，必不食言！”

两人在这一刹那间，当真是兴奋莫名，互相叫着对方，又各令对方拍打自己，原文是：“互令击打，以验明是否身在梦中。”

拍打之后有疼痛的感觉，那自然不是身在梦中了。

（原振侠看到这里，低声咕哝了一句：“身在阴司，已经死了，也不应该有疼痛之感！”）（仲大雅不同意：“焉知死后没有痛觉？”）（原振侠回答得十分平淡：“我经历过，灵魂离体，即无任何感觉。”）（仲大雅的神情怪异莫名，他自然不知道原振侠有过这样一段怪异的经历，也吓得他不敢再说甚么！）姚正年和仲文量遵守着“稍安”的吩咐，不再说话，在黑暗之中也没有甚么异样，更没有任何痛苦（反倒暖洋洋地，十分舒服），只是不断有点古怪的，难以形容的声音传出来。

两人此时由于心情的兴奋，得到了无常的许诺，得遂若干志愿，已经完全没有了恐惧感，虽然他们的处境仍然十分诡异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一直互握着手，忽然被一股力量松了开来，同时，两人的耳际，各自听了一句话：“跟我来！”

这一双总角之交，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分了手。

姚正年的记述，在这里加了一段话，说是分开了之后，在黑暗之中，无鬼给他一个匣子，说是在那盒中的，全是各种异术的秘诀，他不必打盒子来，也不必在盒子发现甚么，更不必去修炼甚么，只要他把手按在盒子上，自然会得到“仙音”的指引，告诉他如何达到那种异术和异能。

姚正年兴奋莫名，他双手紧按着那盒子，心跳得厉害，一下子，就身子震动了一下，又回到原先的庭院之中，他第一眼见到的，是仲文量正满脸惊喜，就站在他的身边，看样子是无常鬼已经授了致富的秘诀给他。

姚正年的记述之中，在这里来了一句：“余一生追悔者，乃先予仲獠开

口之机！”

好朋友忽然变了“仲獠”，骂得已十分不客气了，自然是仲文量做了对不起姚正年的事，仲大雅在看到这里的时候，神色变得十分难看。

仲文量先开口，一开口就问姚正年，无常鬼是不是传授了他甚么异术？

姚正年心想，自己和仲文量是好朋友，又一起有了这样的奇遇，自然没有隐瞒的道理，所以就把自己的遭遇如实说了一遍。

由于他们曾分开了一阵子，那一段时间之中，仲文量的遭遇如何，姚正年并不知道。

姚正年的话，引起仲文量极大的兴趣，仲文量连连追问：“能学会些甚么异术？唉，要是能点石成金，那岂非强似我百倍？”

姚正年还十分慷慨：“不知道是不是旁门异术，若有，定然与你分享！”

仲文量又怂恿姚正年：“你何不把你的手，按在盒上试一试，看看先学到的，是甚么异术？”

姚正年本来也有许多话要问仲文量，但是他才蒙无常鬼赐了那只宝盒，心痒难熬也想试试，同时，庭院近墙处，那裂开的大缝，也已消失，像是甚么都未曾发生过一样，一双无常鬼，像是已回到阴司地狱去了，姚正年先向那个地方行了一个大礼，才站起身来，盘腿而坐，把那只盒子，夹在双手中。

那盒子只有手掌大小，半寸来厚，看来绝不起眼，像是一块黑黝黝的石头，拿在手里很轻，仲文量曾伸手想要拿来看看，可是，姚正年却不肯放手。

姚正年把盒子夹在双手之中，突然之间，他就听到了声音，他兴奋得大叫：“仙音！我真的听到了仙音！”

仲文量忙急急地问：“你听到了甚么？仙音说甚么？”

姚正年却没有再回答，神情全神贯注，像是正在聆听仙音的教训指导。

仲文量连问了十来遍，这一段时间，大约有一炷香时分，用现在的时间来算，约莫是五分钟左右。那段时间之中，仲文量究竟在做甚么事，姚正年根本不知道，因为他正集中精神，在聆听仙音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自然是姚正年事后的猜度，他猜度到仲文量一定妒嫉莫名，陡然之间，贪念一起，哪里还顾得多年的交情？

于是，正在沉醉于“仙音”之中的姚正年，忽然头上受了重重的一击，眼前一黑，便昏了过去，等到醒来，已是破晓时分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院子中，头发和衣服，都为露水所湿，仲文量和那只无常鬼所赐的宝盒，不知踪影——“仲獠竟行此禽兽之事，余不扑杀此獠，誓不为人！”

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仲大雅闷哼了一声：“也不能证明，定是我祖上办的事？”

原振侠忍不住讽刺了他一下：“那只有可能是无常鬼后悔了，把姚正年打晕，抢回那盒子去了。”

仲大雅的脸上一阵红一阵青，好一会说不出话来。虽然作出“禽兽行为”的并不是他，但毕竟是他的祖上。若是犯罪行为也有遗传因子的话，那么说不定在同样的情形下，他会做出同样的行为来！

姚正年接着，就叙述他如何立即赶回家乡，可是仲文量根本没有回去过，于是，他就开始天涯海角，寻找仲文量的下落。

在漫长的寻找岁月之中，姚正年靠甚么度日子呢？真是不可思议，还记得他曾双手夹住过那只盒子吗？

当时，他的思绪十分混乱，不知道“仙音”会传授甚么法术给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得会。人在思绪紊乱的时候，是会想到许多乱七八糟，根本平时不去想的事的。姚正年这时想到的，是他家被乡间一个土豪欺躏的事，占了他家的好田和祖屋，使得他家由小康变成贫穷。当他想到这一点之后，他自然而然想到了报仇。而一想到了报仇，当然又想到了诅咒，他心中念的是，最好叫那土豪一家断子绝孙。

在中国古代，断子绝孙，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天谴，也是十分恶毒的诅咒。

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，就听到耳际有声音响起，显然是“仙音”，但是那声音就和无常鬼的一样，说的是：“要人不得子孙之法极易……”

姚正年的记述，并没有把这个“令人不得子孙”的“极易之法”写出来，十分令人匪夷所思，有甚么方法可以使人没有子孙？

那时，仲文量可能已起了坏心，可是姚正年全然着迷，他忽然又想到了一个相反的问题，于是就在心中问：“要令人添子添孙呢？”

姚正年立时又听到了“仙音”，教了他令人添子添孙的方法。

这一来，姚正年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得到的那只宝盒，简直非同小可，原来心中想要甚么异术，立刻就会有声音传授这种异术。他心头狂跳，刚想再求一项异能时，头上已捱了仲文量的重击。

所以，他只学会了两种异术：令人子孙断绝和令人子孙大增。

令人子孙断绝的这项异术，没有多大用处，除了回乡之后，施在土豪身上之外，一直没有用。可是令人多子多孙的本领，却令他衣食丰足。中国人重视子嗣，他这个神医，挂起“包医不孕”的招牌，万试万灵，不出十年，大江南北，不知多少家庭添了丁，他也到处游历，每到之处，大受欢迎。

姚正年到处游历的目的，自然是为了找仲文量。由于姚正年有这个异能，交游也广阔，终于给他在若干年之后，打听了仲文量的下落，而且知道仲文量正在大兴土木，要造一座华夏，供子孙百代居住。

一得到了这个消息，姚正年兼程南下，终于，见到了仲文量。

姚正年的记述，看到这里，已经可以知道，那帮来自湖南的恶客是无辜的，仲文量向他的后代，有意隐瞒了事实，那自然是他曾有过十分不光采的行为之故。

而仲大雅看到这里，脸色已开始大变！他自然明白了自己何以没有子孙的原因。

姚正年一见到了仲文量，自然大兴问罪之师，可是姚正年的心中，也大有忌惮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年来，仲文量学会多少异能，要是他有本领伸手一指，就置人于死，尽管道理都在姚正年那一边，他也非落荒而逃不可。

可是两人一见面，姚正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那宝盒呢？还给我！”

仲文量见了故人，又做过那样对不起人的事，脸有愧色，他的回答是：“我夺了宝盒之后，试了千百次，甚么声音都听不到，宝盒多半是失灵了！”

姚正年一听，仲文量并没有在宝盒之中学到甚么异能，大为放心，立时喝问：“那不是你的仙缘，你自然得不到指点，那宝盒呢？快还我！”

仲文量道：“我南来之时，一夜在船上，又屡试不灵，一时气愤，抛入海中了！”

姚正年一听，顿时凉了半截，急嚷道：“抛在何处？快去打捞？”

仲文量苦笑：“大海茫茫，只记得约莫地点，事隔多年，如何捞法？”

姚正年眼中似要喷出火来，厉声道：“你已成钜富，有的是钱，一定要替我雇人打捞！”仲文量也有悔意，连声答应，果然雇了十艘大船，在茫茫大海之上，捞了六个月之久，鱼虾贝类珊瑚倒捞了不少上来，哪里去找一只巴掌大小的宝盒去？

找不到宝，姚正年怨气攻心，把一切经过叙述下来，又画了当年两人见过的无常鬼，用血写下了名字，表示报仇的决心，同时也把他报仇的方法写了下来，放在一口小棺材中，买通了造屋的工人，将之埋在大厅的五尺之下。然后，他又对着仲文量，当面把他的报仇计画，说了出来。

姚正年先说了自己有这种异能，然后道：“我念在你总算曾在大海上找了六个月之久，让你仲家，再延六代。六代之后，就此断绝，你聚积的昧心钱再多，总归外姓所用，这是你的报应！”

仲文量听了之后，有甚么反应，不得而知。可能对仲文量来说，六代是十分久远的事，他根本不会在意，说不定还会出言讥讽姚正年。不过从他留下来的笔记来看，他还是很相信的，为了掩饰真相，他才胡乱说了一些话来搪塞自己的后代，由此可知，这个的人格，确然颇成问题。而仲大雅在看完了全部记述之后，表现绝望，自然也在意料之中，因为他没有儿子，并不是屋子有甚么崇物，拆了屋子就可以破解，而是当年姚正年的报复！

而姚正年有令人断子绝孙的异能，是无常鬼所传，六代之后，再无子孙，斩钉截铁，再无转圜的余地，他还有甚么法子可以扭得转？除非再起无常鬼于地下，不然就绝无办法了！

原振侠只觉得整件事，古怪离奇之极，他也想不出有甚么话可以安慰仲大雅。

过了好一会，仲大雅才道：“祖上作孽，报在子孙，未免太不公平了！”

又过了片刻，他忽然又苦笑：“若是当年海上搜寻只有五个月，连我这个人没有，五代便绝了子孙，倒也免得烦恼痛苦了！”

原振侠抓住了他的这句话：“既然你认为生命烦恼痛苦，何必亟亟于制造更多这样的生命！”

仲大雅大怒道：“你懂得甚么，如果有能力制造生命，生命哪里还会有痛苦烦恼？”

原振侠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换了一个话题：“竟有能力控制生育，真是不可思议！”仲大雅声音沮丧之极，表达了他自有的一套观念：“有甚么不可思议？无常鬼本来就掌管生死，阎王的生死簿在他们手中捏着，自然要甚么人生，就甚么人生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不知道姚正年有没有把这个法子留传下来，要是传了下来，你去找他的传人，岂不是可以百子千孙？”

一句话令仲大雅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可是他随即又长叹一声：“有听说过万试万灵，包医不孕的人吗？”原振侠摇头——真有这样的人，有那么的奇术，一定世界知名了，绝不会默默无闻的！仲大雅精神大受打击，唉声叹气，说出来的话，也语无伦次之极。

仲大雅甚至道：“真可惜了银雪，她可是块生孩子的好材料！”原振侠听得骇然，忍不住道：“你这是甚么观念！”

仲大雅瞪大了眼，一脸的不服气：“我说错了甚么？”原振侠懒得再和争辩，仲大雅忽然又道：“要是能知道那只宝盒沉在甚么地方，我倾家荡产，也要去把他捞上来！”

仲大雅的话，自然是无稽之极，可是原振侠听了之后，心中陡然一动，皱着眉想了片刻，可是却又理不出甚么头绪来。

他顺口问：“你要那只盒子有甚么用？”

仲大雅狠狠地道：“盒子会传授人多子多孙之法，我要是学会了，一胎生六个，反正银雪的身体壮，受得了！”

原振侠有点啼笑皆非，可是他也不禁想：究竟姚正年学到的，是甚么方法呢？那方法一定不简单，而且是半空实施的，并不需要借助甚么东西帮助。现代医学确实可以有办法使人绝育、生育或多育，可是过程相当繁复。可是姚正年的方法，不但简单，而且有效，且可以随意控制，要人在几代之后不能生育，都可以做得到！

原振侠知道那一定是人类如今科学知识之外的事，属于玄学的范畴。

或许，用巫术的角度来解释，倒可以有点眉目，一想起这一点，原振侠自然而然，想起了玛仙来，他不禁发了一下悠悠的长叹之声，顿时心情大坏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和仲大雅的绝望神情，相互辉映。

仲大雅垂头丧气地离去，连那小棺材和姚正年的记述都没有带去，原振侠自己精神恍惚，也没有提醒他，在仲大雅离去之后，他喝了几口酒，又想和那位先生联络，可是仍然联络不上。

## 第七章 冒险搜索无常鬼的“宝盒”

原振侠长嗟短叹了一回，电话忽然响了起来，他拿起了电话，听到了陈克生迟迟疑疑的声音。原振侠心中想：怎么好像四周围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兴高采烈的，人人都在唉声叹气！陈克生道：“是不是打扰你了？”

原振侠沉声回答：“没有，我正在喝酒！”陈克生的声音有了几分活跃：“一个人喝酒多闷，欢迎我们参加吗？”

原振侠知道，陈克生和胡怀玉的情绪不是很稳定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欢迎——嗯，胡怀玉不是说地窖藏有好酒吗？带两瓶来！”

陈克生大是高兴：“我们尽快赶来！”

原振侠放下了电话，只是苦笑——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如此无依，可是别人还把他当作解救苦难的救星！

没有多久，胡怀玉和陈克生就来了，两人一进门，就各自把一瓶酒塞进了原振侠的手中，然后，三人都同时吃了一惊。

令得原振侠吃惊的是，他看到手中的两瓶酒，是极品的美酒，这种在拿破仑时代装精美水晶玻璃瓶中的白兰地，简直是稀世奇珍！胡怀玉随便带了两瓶，就已经这样惊人，他祖上的酒窖中，不知道有多少美酒在？

而陈克生和胡怀玉吃惊的是，他们一下子就看到了那只小棺材，棺材盖上的十八枚尖钉，看来更是惊心！

原振侠一面打开酒瓶，酒香满室，他指着棺材的帖：“这里有一个十分古怪的故事，你们没有事，可以看一看，我有些疑点要讨论！”

胡怀玉和陈克生应声翻阅了第一页，看到了无常鬼的画像，就呆了一呆。

一开始，他们就被姚正年的叙述所吸引，一页一页地看了下去。可能两位生物学家读古文的能力不是太强，所以看得慢，还不时问原振侠一些艰涩的名词。

等到他们看完，一瓶美酒，早已三分之一入了原振侠的愁肠，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化作相思泪了！

胡怀玉的第一句话是：“真是见鬼！”

陈克生没有说甚么，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根据记述看来，他们见到的，只是两个和无常鬼外形相似的……人，而且也没有明显的黑白之分，由于无常鬼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认为那是无常鬼了！”

原振侠十分同意陈先生的想法——他在看到那一段的时候，也曾这样想。

然而，问题在于：那两个若不是无常鬼，那么是甚么呢？原振侠又呷了一口美酒，笑了起来：“如果那位先生在参加我们的讨论，他一定会说：外星人！”

陈克生和胡怀玉却没有笑，胡怀玉还道：“为甚么不可以呢？”

原振侠用力一挥手：“确然有可能，他们在黑暗之中观察两个地球人，然后给予报酬，并且完全按照他们的心意，可知他们能洞察人的思想！”

为甚么不可能是两个外星人呢——头上高高的圆筒形物体，就有可能是甚么装置，姚正年和仲文量，当然绝不知道甚么是外星人，只知道无常鬼！

原振侠觉得这个设想，十分有趣，正想进一步讨论时，忽然看到胡怀玉现出极其不安，十分疑惑的神情来，望着陈克生，欲语又止。

陈克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：“你想说甚么？”

胡怀玉神情更是疑惑：“不知道我是不是看了这个记载……神经过敏，我……我……那一网……那半夜落的这一网……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想说甚么啊？”

胡怀玉一昂首，鼓足了勇气：“我想我见过……那只盒子！”

陈克生道：“你在胡说甚么！哪一只盒子？”

胡怀玉向陈克生指了一指：“你也应该看到过的，就在那一网的网中！”

陈克生听得胡怀玉这样说，神情疑惑之极，竟然也像是一时之间，无法肯定是不是真的曾见过这样的一只黑色盒子！

这时，轮到原振侠叫了起来：“你们在胡说甚么，那只盒子，就是姚正年得到，被仲文量抢了去，在两百多年前抛入海中的盒子？”

陈克生和胡怀玉互望着。胡怀玉又连吸了几口气：“好像是……极有可能是……应该是……”

原振侠怒：“这算是甚么话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！”

陈克生代胡怀玉解释：“我明白胡所长的意思，当时，那一网从海水中捞起来，我们的注意力，都集中在还有没有活的菊石上，留意的只是海螺，连鱼虾蟹都没有注意，就算有一块黑色的东西在，他只当是海底的石头，根本不会注意。”

原振侠眯起了眼睛，他完全明白陈克生的意思，当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，当时不会留意。可是那东西又确然曾进入视线，在视网膜和大脑的视觉神经上留下了印象，所以又有些蒙胧的印象，不能肯定，胡怀玉在这时候，陡然一拍手：“我明白了，阿三的一家，留下了这只盒子，所以他们出了事！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姚正年只说那盒子可以使人学会异术，没有说会使人长



出毛来，变成原始人！”

陈克生显然支持胡怀玉的意见：“既然是异术，就可以有各种各样！”

原振侠的思绪十分乱，他用力一挥手：“等一等，让我整理一下！”

他也觉得事情并非不可能，而是实在来得太突然了，所以他要好好想一想。

他斟了三杯酒，慢慢呷着，一面着他的假设：“阿三的那一网，捞起了那只盒子，由于看出了那盒子有点怪，所以留了下来！”

胡怀玉想得比原振侠还要详细：“姚正年说，手掌一按上了盒子，就会听到『仙音』，也许阿三的一家，六个人之中，有哪个就在这种情形下，听到了『仙音』，这才留下了那只盒子的。”

陈克生点头：“总之，他们留下了这盒子，可是由盒子之中，却产生了一股妖异的力量，令得他们的身体，起了可怕的变异！”

胡怀玉骇然：“那……倒真的是从海中捞起了甚么妖魔鬼怪了！”

原振侠也觉得事情不可思议之至，他陡然想起了一点——他们三个人，一定是同时想到了那一点的，因为他们同时吸了一口气，失声道：“那盒子呢？”

胡怀玉立时道：“最可能是在那小岛上，那岩洞之中！”

陈克生没有那么乐观：“如果带在身边，那么在撞船之后，又沉入了海中！”

胡怀玉忙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，撞船事件有十分精确的地址，可以就在那里进行打捞！”

原振侠大口喝了一口酒，虽然他一生之中，怪异的经历极多，可是像这次那样，本来是完全风马牛不相的两樁事，忽然发生了关系，他也未曾经历过。

他知道，关键是无常鬼给姚正年的盒子！

如果能找到这只盒子，许多神秘莫测的事，都可以有答案——至少是可以希望有答案！

胡怀玉扬声道：“还等甚么？”

原振侠却有些迟疑。若是以前，他一定一跃而起，和他们一起到那荒岛上去了。可是自从玛仙因为自己的“血魔法”所害之后，他心灰意冷，对甚么都提不起兴趣来，何况这时又有这样的美酒在手！

他迟疑了一下：“两位先去那岛上找一找，若是找到了，我看不必急于用手心去按它，因为那盒子究竟是甚么东西，根本无法推测！”

听得原振侠这样说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孕，一个如此缺乏好奇心的人，如何能有如此丰富的冒险经历？

原振侠知道了他们的疑惑，他长叹一声：“伤心人别有怀抱！”

既然是“伤心人别有怀抱”，就可以对世上任何事都不发生兴趣，在美酒的麻醉下，可能合上眼，就可以看到玛仙美目流盼的情影，自然比到荒岛上去找那只虚无缥缈的甚么盒子好得多了！

而且，最主要的是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，根本不能肯定那一网，是不是真的网起了那只藏有异术，能发仙音的宝盒来！

两百多年之前，沉入海中的一只盒子，恰好被那一网捞起来的或然率，实在太少了，几乎等于零！

这也是他不起劲的原因之一。

胡怀玉和陈克生在原振侠俊秀的脸上，看出了他内心的落寞和伤感，所以不约而同，伸手在他的肩头上拍了拍：“我们随时联络！”

原振侠在他们到了问口的时候，又提醒了一句：“就算找到了那只盒子，也别心急想学甚么异术——宇宙间太多不可测的事实了，我知道，若干年之前，有一双青年男女，打开了一只来自埃及的铜箱子，结果是箱子中藏有能放射透明光的物质——”这件事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也全知道，原振侠这时提了出来，很有警惕作用，两人齐声道：“是，我们知道，那一双青年男女成了透明人，后来，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！”

原振侠的声音之中，透着极度的疲倦：“宇宙间充满了我们难以明白的奥秘，我相信……那盒子中传授的异术，根本就是巫术！”

这时，他已有了几分醉意，所以说话的时候，挥舞着双手，他又站了起来，伸手向胡怀玉一指：“巫术就有这种力量！巫术使巫师集中宇宙中的未知力量，来达到目的。或许，就这样一指，胡所长，你的生物细胞的遗传密码就改变了！”

胡怀玉有点脸色发青：“别……开玩笑！”

原振侠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谁知道呢？”

他转过身去，不再理会胡怀玉和陈克生，两人又站了一会，关上门离去。

他们连夜行动，水产研究所有的是船，在清晨时分，便已登上了那荒岛，而且在天色还未曾大亮之前，就到了那岩洞之前，两人手中的强力手电筒，向岩洞之中照去，所看到的景象，令得他们暗自吃惊——如果有人类学家在的话，一定可以肯定这个山洞之中，最近才有原始人居住生活过！

他们进了山洞，小心地搜寻着，翻过了几块显然是才被搬进来的大石块，可是并无所获。

岩洞外，天色已然大明，可是洞中还是十分黑暗，陈克生在自言自语：“原始人收藏物件的习惯是怎样的？”

胡怀玉苦笑：“谁知道，或许我根本没有见过那盒子，只是我看了那段记述之后的幻想！”

陈克生感到十分为难：“在这里找不到，去撞船的地方打捞？”

胡怀玉的回答是：“总要试一试的！”

有钱好办事，第二天，胡怀玉组织了一个搜索队，在荒岛上搜索，可是找不到那个黑盒子。

本来，他还下了决心，是不是要在撞船的海域打捞，因为这种做法，比大海捞针还要无望，大海捞针，至少是肯定了有针在的，而他却连有这盒子在也不能肯定。

可是一个渔家的小孩子的话，却又令得他下决心去打捞，那渔家小孩子只有三岁半，会说的话不多，不断地吮吸着手指。

当胡怀玉和陈克生在渔民之中，想对阿三一家人的行动多一点了解时，渔民余悸犹在，也想不出甚么新的资料来。由于他们两人一再问：“有没有见到过一只小小的黑色的盒子在阿三一家人的手中？”

被问的人，个个瞠目不知所对，胡怀玉和陈克生，也无法向渔民作进一步的解释，就在这时候，那个小孩子忽然冒出了一句话来：“我要那盒子，三叔不肯给我！”

胡怀玉忙问：“那盒子甚么样子，甚么颜色？”

小孩子本来就说不上来，再加上身边立时有大人喝斥：“你乱说甚么！”

一声呼喝，吓得孩子再也不肯说了。胡怀玉把这个情形，在电话中和原振侠商量了一下，原振侠倒觉得这样线索，十分有用。胡玉信心大增，就雇了船只，请了潜水人，作希望只有万分之一打捞。

在他们进行那个撞船地点打捞的同时，发现活菊石的那海域，吸沙打捞工程仍然在进行。

两三天之后，仲大雅在原振侠处，知道了有人在根据姚正年的叙述，在打捞那只魔盒，他也弄了一艘船，拿着原振侠的介绍信，和他的妻子曹银雪，去和胡怀玉、陈克生会合，而且要亲自下水。

以他这个年龄，虽然身形壮健，但是潜水是无论如何不适宜的了，他的夫人曹银雪柔声劝他：“你别下水了，我来！”

曹银雪女士说来就来，当她换上了泳衣的时候，各人都看得有点傻了眼。

曹银雪硕人硕硕，丰满动人，肌肤赛雪，体型绝不比西方高头大马的女子差，可是又有东方女性的娇柔和妩媚，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大美人。

仲大雅在各人的目光之中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：“怎么样，我老婆不错吧！可惜我不能生孩子，要不然，我们的孩子，哼哼！”

他在顾盼自豪时，想起了始终未能有孩子，这才又长叹了一声。

仲大雅为了想找到那只宝盒，更是不惜花费，雇请了一队极有经验的潜水员，和胡怀玉所请来的潜水人员，一共有二十个之多，而当曹银雪带上了潜水工具，一翻身下水，两条粉腿在各人眼前闪起一片炫目的光彩，没入蔚蓝色的大海之际，人人不禁喝了一声采——全是行家，在她入水的姿势之中，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极有经验的潜水家。

仲大雅更带来了两副海底摄影仪，由潜水员带下海去，所以，在船上的人，不必下水，也可以在巨大的荧光屏上，看到海底的情形。

仲大雅也预计了那宝盒可能会有特殊的能量放射，所以也配备了各种探测仪，他办事，说他夸张也好，认真也好，都可以，他还带了一位海洋专家，携带了一副小型电脑，输入资料，计算海流的方向，估计撞船之后，如果那盒子跌进海中，会在海流之中，飘流到甚么地方去，以便寻找！

对仲大雅来说，这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，和胡怀玉、陈克生主要是为了搜索未知的宇宙秘奥，大不相同。胡怀玉和陈克生可以失败，仲大雅万万不能，一失败，他这一生就完了。

陈克生看着海洋专家运用电脑在计算，他感叹：“我们有这样的配备，若是再找不到那盒子，那就证明那盒子根本不存在！”

仲大雅十分愤怒：“别忘记，那盒子十分轻，可能根本浮在海面上漂流！”

陈克生知道仲大雅的心中，充满了希望，他也不忍再去打击他，反倒顺着他的意思：“是啊，常常有装着救救信的玻璃瓶，在海上漂流了几十年，终于被人发现的！”

仲大雅一听，像是已经有了希望一样，搓着手，连连吞口水。

仲大雅也带来十分完善的通讯设备，所以他可以不断和原振侠联络，不过原振侠不像陈克生，原振侠向仲大雅泼冷水。

在仲大雅兴致勃勃向原振侠报告了他们的工作进展之后，充满了希望地问：“照你看，我们找到那盒子的机会是多少？”

原振侠的回答，使仲大雅半天讲不出话来。原振侠道：“根据撞船报告，阿三的渔船，在撞上货柜船之后，立即沉没，你们得先把沉船找到了再说！连沉船都没有发现，说甚么盒子？沉船有多大？那盒子，只不过手掌一样大小！”

胡怀玉在一旁，也听到了原振侠的话，他道：“船，可能撞碎了！”

原振侠的回答，语气冰冷：“总不会撞成粉碎的，找到了沉船，才有希望！”

仲大雅这才并出了一句话来：“一定会找到的，沉船，一定会找到的！”

有决心是一回事，是不是成功，又是一回事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六天之后，根据海洋专家的电脑计算，搜寻的海域，已离开第一天搜索的地点相当远了，可是还是甚么发现都没有。

所有的人并不灰心，因为他们都支取十分高的报酬，这样的搜寻，就算持续一年，他们也十分欢迎。和仲大的愁眉苦脸，胡怀玉和陈克生的沮丧，完全相反，其余人都十分起劲地讨论着何以曹银雪这个大美人，接连三天，天天都下水，可是她一身肌肤，仍然是那样眩目的白！

到了第七天，一个潜水员在浮上水面的时候，神情十分古怪，他独自一个人发了一会呆，才找到了胡怀玉，又踌躇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在海底看到了一条怪鱼，要不要把它捉上来？”

胡怀玉不经意地又问：“甚么样子？”

海洋之中，有着各种各样形状怪异的鱼类，普通人认为形状怪异，从未见过，可是对于专家来说，却一下子就可以识别出来。

那潜水员形容着这条鱼的样子：“约有一公尺长，背上有三根竖起的刺，刺与刺之间，有硬鳍联结着，鱼头呈方形，双眼十分大，凸出而向上一——”潜水员说到这里，胡怀玉和陈克生这两个海洋生物学家，就互望了一眼，神情疑惑之极。而正当他们想说甚么时，忽然，两艘船上的人，都发起喊来，在众人的呼叫声中，仲大雅的叫声，最是宏亮，他叫的是：“银雪，小心！”

胡怀玉和陈克生看到人人都望着不远处的海面，他们也跟着望过去。

那时，正是夕阳西下时分，所有的潜水员，都已上了船，解除了潜水的装备，准备休息了。曹银雪照例最迟才上船，所以这时，看到曹银雪——不单是曹银雪，海面十分平静，可是在曹银雪附近，却是波涛汹涌，海水翻滚。

乍一看，不知发生了甚么事，定了定神，才看到曹银雪正和一条大鱼在搏斗！

那条大鱼，足有一公尺长，体型粗壮，已经在鱼头和鱼身之间，中了鱼枪。可是还在剧烈挣扎。曹银雪的双手，紧握着鱼枪的柄，鱼枪的枪尖有倒钩，一射进鱼身，不会脱落，曹银雪只要紧握鱼叉，那条大鱼，始终都会力竭。

可是问题在于，大鱼在水中挣扎的力量极大，有好几次，把曹银雪拖下了海水之中，又陡然冒了起来，而且还企图用鱼尾来扫击曹银雪。

一时之间，在晚霞的映照之下，海面上本就泛起一片金红色的光芒，在海水之中，大鱼的鳞，又细又密，银光闪闪，曹银雪肌肤赛雪，一人一鱼，腾起滚滚的波涛，蔚为奇观！人人都只顾看这千载难逢的奇景，竟没有人想到说去帮曹银雪的，若不是曹银雪壮健，只怕早已经支持不住了！

还是仲大雅最先发一声喊：“还不下去帮她！”

直到这时，众人才知道曹银雪是如何了不起！跳下海去的两名潜水员，自然是身壮力健的汉子，可是他们下水之后，根本无法游进银雪和大鱼，因为一人一鱼在海中搏斗，搅得海水翻滚，力道极大，根本无法接近。两人手中虽然有鱼枪，也不敢发射，因为人和鱼翻翻滚滚，分也分不清，若是一枪射中了人，那还了得？

船上又有好几个潜水员跳了下去，总算有一个，奋力游到了近前，把手中的一柄小刀，插进了鱼首之中，那大鱼又挣扎了片刻，才鱼肚翻白，不再动弹了！

刹那之间，掌声呼声雷动，和大鱼搏斗了超过半小时的曹银雪，居然还好整以暇地，在水中向各人拱手为礼！

人先上船，仲大雅兴奋得不断拍打老婆的身体，胡怀玉和陈克生，神情紧张指挥着潜水员把那条大鱼弄上船来放在甲板上。

那条大鱼，毫无疑问，就是向胡怀玉报告的那个潜水员在海中所见的那条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也齐声叫了出来：“三棘鱼！”

潜水员大多数有相当丰富的海洋知识，所以，一听得两位海洋生物学家叫出了“三棘鱼”，也已有不少人神情惊疑之极。

道理十分简单，三棘鱼是古海洋生物，像恐龙一样，是早已绝了种的！可是，如今，却有一条活生生的三棘鱼，在这个海域之中生活着！

胡怀玉和陈克生思绪更乱——先是活的菊石，如今又是活的三棘鱼！这表示甚么？所有绝种的古生物，都开始重生了吗？

还是在海洋深处，有甚么神秘的事情正在发生着？

两人望着那条才被杀死的，鱼尾还在颤动的三棘鱼，那古海洋生物，心情迷惑之极。

仲大雅和曹银雪虽然不是生物学家，可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常识，所以，听到了三棘鱼的名称，也呆了半晌，仲大雅接着曹银雪叫：“你把活化石捞起来了！”

个子那么高大的曹银雪，这时却有点神态扭怩，低声问：“我是不是做了甚么错事？”

仲大雅连想也没有想，就大声道：“当然没有，你怎会做错事？”

在一旁的陈克生苦笑了一下：“只怕是造物主做错了事——早就绝灭了的古生物，纷纷出现，天上出现了翼龙，海中出现三叶虫的时代快来了！”

在他身边的胡怀玉吓了一跳：“你是说……世界也会回复到洪荒时代？”

陈克生这时的情绪，十分激动：“大有可能，不是连原始人也出现了吗？”

本来，不少潜水人员，也围着那条三棘鱼在议论纷纷，可是这时一听得两人的对话，都静了下来，人人都现出了惶惑和害怕的神情来，他们沉默了一会，才有一个发了问：“请问我们现在在从事的，是甚么工作……工作的性质是甚么？”

仲大雅立时道：“打捞！打捞一只小小的黑色盒子！”

那潜水员摇头：“我的意思——”他向别人看了一眼，改了口：“我们的意思是，工作有没有危险性？”

仲大雅十分恼怒，他还没有开口，同样也十分恼怒的陈克生已经道：“有，危险之至！”

而且没有危险工作津贴！不喜欢干的，可以立刻离去！”

忽然之间，形成了这样的僵局，十分出人意表。潜水员的职业尊严十分高，自然受不了这种言词。

那发问的潜水员立刻道：“很好，再见！”

响应他的潜水员，也纷纷表示要退出，仲大雅和胡怀玉，都用疑惑的眼光，望住了陈克生，因为这种情形，他像是故意造成的。那是为了甚么？忽然之间，陈克生不想再打捞下去了吗？

陈克生的神态，十分疲倦，他挥了挥手，指着那条三棘鱼，吩咐道：“把他搬到冷藏室去！”

水产研究所的船只，需要收藏标本，有着设备十分好的冷藏室，两个船员立时把一块布，裹住了鱼身，把鱼抬了开去。

陈克生四面看了下，这时，红日西沉，海面上一片苍茫，夜色将临，陈克生望向胡怀玉：“我有点意见，请到船长室去？”

胡怀玉点头，陈克生水道：“仲先生和仲夫人，也请一起来！”

曹银雪竟然表示：“我女人家，方便吗？”

这种东方女性特有的柔顺，令三个男士都十分感动，异口同声：“当然方便，鱼还是你捉上来的！”

四个人到了船长室，陈克生、胡怀玉都先喝酒，陈克生又吸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我感到……事情很不对头，有一些古怪之极的事，正在发生。”

胡怀玉喃喃地道：“是，最先是活的菊石，后来……又是活的原始人，现在，又是活的三棘鱼……时光在倒流？世界会重归洪荒？”

仲大雅早从原振侠处知道了所谓“原始人”的事情，所以他的神色，也极度骇然，脱口说了一句：“再接下来是甚么？”

陈克生一挥手：“可以是任何古生物的复现！”

大家静了片刻，陈克生才又道：“从阿三一家变成原始人的经过来看，那活的菊石……活的三棘鱼……也可能是渐变的！”

当时，陈克生这句话一出口，各人就齐声问：“你这样说是甚么意思？”

## 第八章 三棘鱼死后发生“尸变”

第二天，当所有的潜水员离去——小部分是自愿离去，另部分是被陈克生遣散的，而原振侠医生来到了船上之后，陈克生又说了同样的话，原振侠听了，也发出了同样的问题。

陈克生的回答是：“本来是一只现代的螺，忽然变成了古代的菊石，一条现代的鱼，变成了三棘鱼，一个现代人，变成了原始人！”

陈克生的结论是：“海中有一股妖异的力量，使现代生物，变成古代生物！”

胡怀玉苦笑：“我还以为我有妄想症！”

陈克生的声音十分低沉：“我不是妄想，是有许多事实，支持着我的设想！所以我才有意遣散所有的潜水人员，以免他们有危险！”

仲大雅的想像力不太丰富，他问：“会有甚么危险？”

胡怀玉面色煞白，陈克生抿着嘴不出声。原振侠的声音有点无可奈何：

“陈克生的意思是，我们都有可能受那股返古力量的影响，变成原始人！”

仲大雅的面色变了变：“怎么会有这种事？谁有那么大的力量？”

胡怀玉口唇掀动了一下，可是却没有说出甚么来，仲大雅又问：“是……当年得自无常鬼的那只盒子？”

也没有人回答他的话，曹银雪立时握住了仲大雅的手，表示了他妻子的抚慰，这种小动作，看得人十分感动。她道：“要不是在海中忽然见到了那条大鱼，我想已经发现沉船了！”

各人都头一次听她提起，仲大雅忙问：“是怎么一个情形？”

曹银雪虽然身形高大，可是声音仍是柔柔软软的：“我游近一丛海带丛，长得十分茂盛，看到好像有一截沉船在，看不清楚，正准备游近去，那条大鱼就一下子窜了出来，向我撞了过来！”

曹银雪比划着，说着当时的情形，在水中既然受到了大鱼的袭击，是十分危险的事，幸亏她的水性极好——她的家乡，出过一丈青扈三娘那样高挑身材的女子，也出过浪里白条张顺那样的健泳者。

她一个翻滚，避开了大鱼的撞击，随即发射了随身所带的鱼枪。鱼枪本来是用来对付可能在海中出没的鲨鱼而设的。

大鱼虽然受了伤，可是还是十分凶猛，曹银雪见自己已得了手，也不肯轻易让大鱼逃走，所以一人一鱼，才在海中展开了蔚为奇观的大搏斗。

当时，为了捉鱼，鱼捉了上来不久，又和潜水人员发生了冲突，后来，又急于和原振侠联络，所以就再没有人再潜水去。

大家听曹银雪说了经过，精神都十分振奋，胡怀玉首先道：“我和陈克生都有合格的潜水资格，仲夫人更不必说了，原医生——”他向原医生望了一眼，他和陈克生都是海洋生物学家，有潜水的资格，十分自然，他这一望，未免小觑了原振侠，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明天一早，我们四个人一起下水，找到了沉船，就有希望了！”

原振侠在和胡怀玉取得了联络之后，是夤夜由直升机送到海面上，自直升机舱，吊落在甲板上的，他到的时候，是午夜时分，经过了讨论，已是凌晨两时了。

他提出明天一早就潜水的提议，没有人反对，原振侠又提出：“那条三棘鱼呢？倒要见识一下古代的海洋生物，可以制成标本。”

胡怀玉点头：“可以制成十分完整的标本……你想去看看？”

原振侠笑：“是啊，你怕甚么？我不认为返祖现象会传染，由鱼传到人的身上！”

原振侠这样说，不过是为了想气氛轻松一点，因为整件事，都十分怪异。一上了船之后，船上和海上的气氛，更有着一股说不出的重压，船上已人人都知道了“原始人”的事，船员都十分害怕，所以原振侠才故意开个玩笑。

可是他这个玩笑显然开得十分不合时，各人一时之间，都静了下来，再也没有出声。反倒是曹银雪先打破了难堪的沉默，她道：“就算要传染，也一定传染了我，因为我和鱼在海中搏斗过？”

仲大雅狠狠瞪了他妻子一眼，原振侠趁机道：“不怕传染的跟我来，鱼在哪里？”

胡怀玉道：“在冷藏室！”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我倒忘了，这是一艘水产研究船！捕捉到了一条三

棘鱼确是大喜讯，不要愁眉苦脸！”

他竭力要使大家高兴，于是说到后来，他自己的声调也兴奋了起来，他过去斟了一大杯酒，一口喝了一半，才向胡怀玉：“请带路！”

胡怀玉、陈克生各自点了点头，仲大雅表示没有兴趣，曹银雪自然“出嫁从夫”。原振侠等三人进了冷藏室，那是一个设备相当完善的标本制作室，胡怀玉拉开了冷藏库的库门，拉出一只盘子来，盘子中使用布包着那条大鱼。原振侠不等布拉开，就“咦”了一声。

陈克生和胡怀玉两人，也是一呆，互望了一眼，神情惊疑之至——三棘鱼的特点，就是背鳍上有三枚长棘，可是这时，白布包裹之下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，这条鱼并没有这样的特徵。

胡怀玉首先发了一声怒吼——他，和别的人，都在那时，以为珍贵的古代怪鱼，遭到了破坏，有可能是故意的破坏，也有可能是出于无知的破坏。

可是，当胡怀玉怒气冲冲，解开了白布，看到了那条鱼的时候，人人都呆住了！

那不是甚么三棘鱼，只是一条普通的大石斑，任何人，不必是海洋生物学家，也一眼可以看出那是一条大石斑！

在任何人还未曾弄清楚究竟发生了甚么事的时候，胡怀玉又发出了一下怒吼声，转身就向外冲了出去，原振侠一伸手，没把他拉住。

只听得胡怀玉的吼叫声，不断传来，不一会，就又听到了两个人的叫嚷声，那两个人在不断地叫着：“所长……所长！”

而胡怀玉仍在怒吼，声音造成的混乱，惊心动魄，原振侠想要赶出去，胡怀玉已和两个船员，一起推推拥拥，走了进来。

胡怀玉脸色铁青，伸手向那条大石斑一指：“还说没有，你们自己看！”

两个船员一过来，陈克生就认出，那两个人是抬了那条三棘鱼离开甲板的。他也知道何以胡怀玉要把他们揪到这里来——三棘鱼变成了石斑鱼，胡怀玉一定以为他们掉了包，所以才大发雷霆！

那两个船员一看到了盘子中的大石斑，也呆了一呆，又探头向冷藏柜看了一下，看到冷藏柜之中，再也没有别的鱼，两人这才叫了起来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胡怀玉厉声指斥：“只有你们碰过大鱼，是叫你们掉了包！”

那两个船员又惊又怒，一个脾气躁急的，已直跳了起来：“放你妈的屁，我们要一条死鱼，有甚么用处？”

另一个船员叹了一口气：“所长，你也不想一想，就算要掉包，我们上哪儿去弄那样一条大石斑去？说是我们从海上挑上来的，也得要有人看到！又不是小鱼，我们总不能偷偷钓上来！”

胡怀玉还想说甚么，原振侠陡然动了一下，扬手制止，他对那两个船员道：“对不起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，所长的精神很紧张，我保证，等他情绪平复了之后，定会向你们道歉，两位请回吧，只当甚么事也没有发生过！”

胡怀玉一听得原振侠这样说，还大不以为然，额上青筋暴绽，声音嘶哑：“这两个人——”原振侠不等他说完，就大声喝：“等他们走了，我再向你解释！”

那两个船员并不知道原振侠是何方神圣，可是看他连胡怀玉也可以大喝，倒也不敢出声，脾气暴躁的那个闷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另一个还向那条大石斑指了一下：“这个…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

陈克生这时，视线正从大石斑上收了回来——他一直在仔细观察这条鱼，这时他扬手道：“回船舱去，别多问了！”

那船员虽然疑惑，也不得不离去，等两个船员走了之后，胡怀玉仍然气呼呼地望定了原振侠，原振侠向大鱼一指：“你看仔细些，大鱼的鱼首部分，受过鱼枪的伤和小刀的刺伤！”

胡怀玉陡然之间打了一个寒颤，失声道：“你想说明甚么？”

陈克生应声道：“这就是那条三棘鱼！”

胡怀玉尖声叫了起来：“你和我都知道这不是三棘鱼，三棘鱼有着珍贵无比的学术研究价值，这条鱼，只能拿来炒鱼球！”

陈克生忽然问了一句：“这些日子来，我们对于活菊石的身体研究，有甚么成绩？”

胡怀玉陡然打了一个突，陈克生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想坦白讨论很久了，相信你也一样，活菊石的身体，根本就是普通鹦鹉螺的身体！对不对！所以你一直无法把结果公布出来！”

关于这一点，原振侠也是这时才知道，而这个事实，更充实了他的假设，所以他的神情，在刹那之间，也变得古怪之极。

陈克生示意原振侠向胡怀玉作进一步的解释，胡怀玉已经叫了起来：“那和鱼叫人换走了有甚么关系？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鱼没有叫人换走！就是这条鱼！”

胡怀玉的身子又震动了一下，哑着嗓子叫：“不是！”

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六个渔民的尸体，被送到医院之后，医院中凡是接触过尸体的人，都没有发现尸体有任何异状，而他们的生前，确曾头脸上都生出长毛，而且连行为也类似原始人！”

胡怀玉看来已经明白了原振侠的意思，他神情骇绝，伸手指着原振侠，身子一直退，退到了一角，退无可退了才停止。

原振侠的声音十分镇定：“所以，可以假设，死亡之后，怪变就会停止——这条鱼的遭遇，正和阿三一家六口一样！”

原振侠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：“都是不知受了甚么影响，使得他们的生命形式，由现代变成了古代，而在死了之后，又恢复原状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陈克生接了上去：“那只活的菊石，情形也是一样。”

胡怀玉的声音如同呻吟：“那是一种甚么力量？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不知道，但是可以肯定，来自海洋，而且就在这一带海域——”他用力一挥手：“我们是继续追查下去，还是就此退缩，再追查下去，任何人都可能遭到不可测的变化！”

胡怀玉虽然十分神经质，这时，他连口唇都是白的，一点血色也没有，而且身子在发抖，可是同时，他也表现了他极度的勇气。

他立即道：“当然追查下去，事情和生命的奥秘有关，作为一个生物学家，怎可以放过这样的机会？”

原振侠喝了一声来：“好！”

陈克生也道：“义无反顾——事情既然如此奇诡，仲先生伉俪可以不必参加了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你有甚么方法可以使他退出？他坚信找到了那只盒子，就可令他子孙满堂！”

胡怀玉向前走了过来，原振侠在他的肩头上，重重拍了两下，这样的

行为，很能给对方予以鼓励。胡怀玉问：“一切，都和那只盒子有关？”

原振侠眉心打结：“可以这样假设，那盒子，被仲文量抛进了海中，从盒子之中，产生一种神异的力量，可以影响生物的生命形式，从现代到古代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陈克生失声道：“那是一种反进化的现象！”

胡怀玉摇头：“那多不顺口，和进化相反的，就是退化现象！”

原振侠忽然感到了一股寒意，因为他又有了进一步的设想：他先道：“是的，退化现象，用『退化现象』这个词，比『返祖现象』好。这种退化现象，相信一直在海中进行着，只不过没有人知道而已。”

陈克生支持原振侠的设想：“可能受影响的生物不是很多，几条鱼、几只螺……受了影响的生物，如果一直在退化，那么，鹦鹉螺退化到了菊石之后，还会继续退化，到最后……到最后……”

原振侠接了下去：“到最后，不论原来是甚么生物，都会退化到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！”

胡怀玉和陈克生都是生物学家，当然知道原振侠的话，不是在开玩笑，因为根据生物学界公认的进化论，任何生物，都是由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的，循进化的过程退化回去，唯一的结果，自然也就是变回单细胞生物，不，甚至变成原生命质，一些具有生命初级形态的蛋白：那是生命的最初形式。

三个人都默然半晌，为这种假设，感到诡异莫名。

好一会，原振侠才道：“生命最初形式在地球上形成至今，不知道过了多少亿年，那多少亿年，全是生物的进化过程。相信退化过程会快很多，阿三一家，不到一个月，就退化了千万年。”

胡怀玉的声音带着兴奋：“如果他们不死，再退化下去，会变成——”陈克生沉声道：“根据进化的程序相交进行，下一步，一定是猿人。”

假设已经相当完整：那盒子，有一种力量，能使生命形式，迅速退化！

那个白无常鬼的盒子，当无常鬼赐给姚正年的时候，是为了满足他追求异术的愿望，能够影响改变生命的形式，自然也是“异术”之一。

和能使生命形式退化的这种惊人的能力相比较，使一个人能生育或者失去生育力量，实在太简单了。

三个人都像有一块重铅压在心头上——他们达成的假设，已经把事情初步从扑朔迷离的境地之中脱困而出，因为他们肯定了那只盒子有改变生命形式的奇异能力。

而这种能力，可以用一种极简单的方法进行，姚正年没有把这个方法记下来。那自然是他的“私心”，他自己掌握了这个能力，就不想别人知道。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传统，对于一些秘技之类的能力，有传子不传婿的措施，以保守秘密。

还有一点，他们可以肯定的是所谓“仙音”，并不是真的有声音发出。当姚正年听到“仙音”的时候，仲文量就没有听到。由此可知所谓“仙音”，只是一种讯息，刺激了姚正年的脑部活动，使他听到了声音而已。

对于这种“听”到声音的方式，原振侠再熟悉不过——女巫之王玛仙，甚至是几千里之外，可以听他想念她的声音！

用同样的方法，不但可以使人“听”到声音，而且可以使人“看”到东西。人的一切感觉，来自脑部活动，只要有讯息可引起脑部活动，就可以有任何感觉，这是不移的事实。

不论是巫术、异术，或是应用科学的方法，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。

问题是：那只盒子的力量，是属于哪一类？是不是真是来自冥界，黑白无常的不可测的力量？

他们沉默了好一会，胡怀玉才道：“当年，姚仲两人，遇到的……真是无常鬼吗？”

原振侠扬了扬眉：“是不是无常鬼，并没有甚么特别的意义，不管他们遇到的是甚么人，那两个人有十分超特的异能，能力高强到不可思议，这才重要！”

胡怀玉的身子有点发抖，他用力点着头，显然他同意了原振侠的话。陈克生也同意：“是的，是鬼也好，是神仙也好，是比地球人进步了不知多少的外星高级生物也好，是巫术之祖也好，总之，他们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强大异能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胡怀玉接了上去：“而且可以用那么简单的过程，就达到目的……我相信姚正年要令一个不孕的妇女怀孕，可能只要做一个手势就行了！”

陈克生望向原振侠：“你是医生，妇女不孕的原因有多少种？”

原振侠用力一挥手：“别和我讨论不孕的问题，我学的是实用科学，我不以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事，属于现代实用科学的范围！”

他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有若干程度的暴躁，自然是由于他联想起了许多事，又使他的情绪低落，他所想起的，主要的是想到，在实用科学之外，不知有多么玄秘奥妙的天地，人类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得窥其中的奥秘！

原振侠来回走了几步，把那条大石斑，推进了冷藏箱，他的声音显得十分疲倦：“如果白天要潜水的话，那么要多休息才好！”

这一点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两人，都没有异议，他们都知道，潜水，需要上佳的体力作支持，一个体力不支的人，在水中是极度危险的。

他们回到了船舱中，胡怀玉想也不想，就把三颗安眠药抛进了口中，在床上躺了下来。

船上有两个十分舒适的房舱，一个让给了仲大雅夫妇，另一间他们三个人共用，陈克生和原振侠互望了一眼，原振侠晃了晃一瓶酒：“我用这个！”

陈克生苦笑了一下：“我可以参加！”

原振侠没有说甚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他们几乎不交谈，因为在没新的发现之前，实在没有甚么好说的了。

原振侠只是说了几句：“神奇的巫术，也可以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来！”

陈克生回了一句：“我不认为巫术可以使生物产生退化的现象！”

原振侠已经很有酒意，立时向陈克生狠狠瞪了一眼，吓得陈克生不敢再对巫术有任何非议，索性两个人都喝起闷酒来。

酒精在人体中多了，自然会昏昏沉沉睡过去。

## 第九章 黑白无常同时现身说法

一直到第二天中午，他们才被仲大雅大呼大叫地叫醒，三个人几乎同

时睁开眼来，看到的是一张惊怖莫名的脸。同时他们也听到，船上有相当程度的嘈杂之声。

原振侠首先一跃而起，他头痛而且晕眩，但这些日子来，他早已习惯了，他喝问：“发生了甚么事！”

仲大雅的回答，更令人莫名其妙：“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！”

这时，外面的嘈杂声更甚，而且还夹杂着一种不知是甚么动物的吼叫声，忽然，又有一个血流披面的人，出现在舱房门口。

陈克生和胡怀玉的反应，都不如原振侠快。原振侠和那满面是血的人，打了一个照面，一伸手推开了他，就已经出了船舱。

那种动物的吼叫声和人声更杂乱，原振侠循声奔去，来到了船后的甲板上，才看到了奇景。

他看到很多人，神情惊怖地叫着，而发出可怖的吼叫声来的，是一只野山猫——那是一种十分凶猛的野生动物，身体虽然不大，可是牙齿和爪，都是锐利之极，是十分凶残的食肉兽。

在四面全是汪洋大海的一艘船上，如何竟会出现了一头野山猫？原振侠这时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。他看到的是那么多男性船员，神情惊怖地退缩着，同时在发出惊叫声。可是身材健硕的仲夫人曹银雪，却手执一根铁枝，勇敢地面对着那只野山猫。

仲夫人手中的铁枝，看来是救火用的铁，原振侠也立即弄清楚了它的来源，就在一旁的舱壁上，挂着救火的工具，仲夫人取走了铁，还有一柄斧头在。原振侠急步奔向前，取了斧头在手。

山猫和仲夫人对峙着，相距不过两公尺，仲夫人十分镇定，杏眼圆睁，盯着山猫。

同时，她把那枝铁，在面前挥来挥去，力道十分强大，铁笔在挥动之余，发出“呼呼”的风声。那头山猫显然已被激得暴怒，可是仍然不是很敢向前扑过来。

原振侠仗着斧头，奔了过去，口中叫：“仲夫人，快退后！”

他才叫了一声，那山猫就发出了一下惊人之极的叫声，身子凌空弹起，向仲夫人直扑了过来，仲夫人也恰在此时，铁挥出，结结实实，击中在山猫的身上，打得山猫发出可怕之极的吼叫声，四爪在半空之中，乱抓乱划。这一击，曹银雪女士竟然像是棒球中的“全垒打”一样，将山猫打得呈抛物线，直飞了出去，飞越了船舷，跌进了海水之中！

山猫跌进了海中，略一挣扎，就浮上了水面来，可是看起来，它再也没有能力上船，顺着海流，飘了开去。

仲夫人转过身来，神态优雅，众人曾看到过她在海中和大鱼搏斗，又目睹她勇退山猫，一时之间，惊呼声又变成雷动的欢呼声。

曹银雪略带责备的神情：“船上不应该养那么可怕的猛兽。”

这时，胡怀玉、陈克生也跌跌撞撞赶到，仲大雅奔了过来，一把将曹银雪搂在怀中。

跟在他们三人后面的，就是那个血流披面的船员，这时，大家都认得出他是船上的厨子。

胡怀玉正在厉声喝问：“谁在船上养那么可怕的东西！”

厨子一面抹着面上的血，一面道：“养了好几年的一只猫，不知……中了甚么邪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！”

厨子结结巴巴地说，为了船上老鼠多，他养了一只猫，几年了，忽然猫就“中了邪”！

厨子的话，原振侠、陈克生和胡怀玉三人一听，就心中雪亮——家猫是由野猫退化而来的，野猫之前，又是野山猫，退化现象在厨子养的那只猫的身上发生，不是甚么“中了邪”！

他们三人在刹那之间，心头内的骇然，难以形容之至！

船上的一只猫，突然发生了退化的现象，那也就是说，船上的每一个人，都可能发生同样的现象！

来自无常鬼的那只盒子所发出的力量，已经直接影响到了船上！

原振侠首先一扬手：“所有的人，立即撤退，撤退到仲先生的船上去！别收拾物件，立即撤退，这船上有异常的事将发生！”

仲大雅的船，就在旁边，各船员一听，人人神情骇然，立即行动，原振侠并叫：“等人上了船，驶远开去！”

仲大雅和曹银雪已问了十七八声“为甚么”，原振侠在一片混乱之中，没有回答，眼看船员已全由小船到了仲大雅的船上，他才道：“两位最好也离开！”

仲大雅还没有出声，曹银雪已经朗声道：“哪有临危而退的道理！”

曹银雪真的可以说是女中豪杰，仲大雅也随即一拍胸口。那厨子在要离去的时候，被陈克生留了十来分钟，大约前后不到半小时，船上已只剩下他们五个人了！

陈克生冒了一句话出来：“我想那盒子在船上！”

仲大雅一听就跳了起来——他对那只盒子的关心，在任何人之上，他叫：“在哪里！捞上来了？甚么时候，谁捞上来的？”

陈克生却不理他，自顾自道：“厨子剖了那条大鱼的一部分来喂猫，那猫就起了变异！”

原振侠和胡怀玉脸色发青，仲大雅没有参加昨晚的讨论，所以不知道他们有了共同的假设。而三人也无法在这时把那盒子有造成“生命退化”的奇异能力这一点假设告诉他。

（这里的“退化”一词，是“进化”的相反词，和一般对退化这个词的理解，略有不同）仲大雅乾着急，无可奈何，全靠曹银雪紧握住了他的手，他才得以保持镇定。

陈克生在那厨子离船而去之前，留住了他，和他谈了十分钟左右，已足以知道事情的经过。原来那性子急躁的船员，受了胡怀玉的斥骂，十分不服气，离开冷藏室之后，大大地发了一顿牢骚，听到的人很多，厨子也是其中之一。厨子一听那条鱼是大石斑，就想起了自己养的猫，他抱着猫进了冷藏室。

猫一见了那大石斑，就扑了上去，可是那么大的一条鱼，猫也没有办法下口，只是又伏又抓，看得厨子大急了一场，才割下了一大块来，剁碎了喂猫——那是天才亮的事。

到了中午，厨子才走进厨房，就听到一种怪异的吼叫声，循声一看，就看到一头野山猫，厨子一惊之间，山猫已扑了下来，利爪在他的脸上，划了一下，幸好他及时遮住了双眼，双眼才得以保存。

厨子血流披面走出来，恰好遇上了仲大雅夫妇，那山猫也随即窜出，仲夫人十分勇敢，挥起了铁，就和山猫对峙起来。

仲大雅一看情形不对，就奔去撞门，叫醒了原振侠他们，接下来的仲夫人勇战山猫，他们都是目睹的了。

等陈克生匆匆讲了经过，原振侠也十分紧张：“你如何肯定盒子在船上？”

陈克生沉声道：“阿三的一家，接触到了盒子，才成了原始人，那只猫，一定也曾接触过那盒子，所以才成了野山猫的！”

仲大雅又叫：“在哪里？那盒子在那里？”

原振侠、胡怀玉和陈克生三人，竟然在同一时候，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！

这时，并没有甚么特别的事发生，他们忽然怪叫，自然是同时想到了甚么。确实，他们三人想到的，全是同一件事。

原振侠首先转向仲大雅，十分坚决地道：“两位请离船去，不必再涉险了！”

仲大雅用力搔了搔头，他十分恼怒：“我以为我们是共同在努力，可是实际上，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干甚么，我决不离去！”

原振侠望了他片刻，才道：“好，先把我们的设想，告诉你！”

只花了十来分钟，原振侠就解释了他们的假设。仲大雅和曹银雪听了，都现出了骇异莫名的神情，仲大雅的声音有点发颤：“那么……这盒子究竟在……船上何处？”

曹银雪心思敏捷，她已经想到了：“自然是在那条大鱼的肚子里！”

这一点，正是原振侠他们三人刚才想到的！

仲大雅“呵”地一声：“渔船沉了之后，盒子跌进海中，大鱼吞了盒子下肚，就由一条现代的鱼，变成了古代的鱼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看来是这样！”

仲大雅沮丧之至：“那这只盒子不是我找的那只，它不能使我恢复生育能力！”

原振侠再吸了一口气：“事情隔了这么多年，盒子又长期浸在海中，可能已发生了无人能知的变化，总之，我们在处理时要极度小心，我提议，让我一个人去涉险，旁人不要参加——因为有可能一和那盒子接近，就会受盒子中魔力的影响，令人产生退化现象！”

他讲到这里，又略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何必大家一起变原始人……甚至猿人呢？”

原振侠的话，令各人好一会不出声。

曹银雪最先打破沉默：“原医生，你不怕吗？”

原振侠淡然一笑：“我？我想没有甚么可怕的！”

仲大雅叫：“你是在自暴自弃！”

原振侠扬眉：“你还有更好的提议吗？”

曹银雪笑：“我看事情不那么严重，盒子是早在鱼肚中的，我曾和鱼缠斗，我也没有变成……猿人！”

她在说“猿人”之际，感到事情怪异得难以想像，所以忍不住做了一个鬼脸。

曹银雪的话提醒了各人，都道：“先去看看情形再说，最多不碰到它！”

原振侠还在坚持：“那只猫，也不应该有机会碰到在鱼肚中的那只盒子！”

原振侠这时那样说，自然十分有理，可是一到了冷藏室，看到了那条

鱼，他就“啊”地一声，不再坚持了——鱼腹中有一个洞，显然是猫爪抓出来的，情形也已经十分明白了：猫爪抓穿了鱼腹，伸了进去，碰到了盒子，所以生命形式起了变化！“这更可以证明，要接触到那盒子才会有异变！胡怀玉已取了锋利的解剖刀在手，那是制标本用的，一下子剖开了鱼肚，一只正方形的，如香烟盒大小的黑色物件，跌了出来。胡怀玉一时忘形，俯身想去拾，被陈克生一把拉了开来。一时之间，五个人的眼光盯在地上，看着那只“盒子”。原振侠首先道：“不知道为甚么要叫它作盒子。”

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，那“盒子”，只是方方扁扁，黑色的一块东西而已！

仲大雅显得十分激动，可是曹银雪紧紧地拉着他，不让他乱来，原振侠拿起了一只钳子，陈克生忙道：“原医生，小心，或许连间接接触都不能！”

仲大雅怒叫了起来：“那怎么样？难道就一直让它在地上！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一定要研究！这盒子，可以双手接住它，听到『仙音』，得到异术，这是记载中说得十分明白的！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那是这东西以前的情形，现在，它显然起了变化！”

仲大雅还是不顾，一下子挣脱了曹银雪，向前冲了过来，原振侠用力一推，把他推了开去，喝：“就像是一件精密仪器，损坏了之后，就可能十分危险！”

仲大雅怒吼：“我不怕！我就算变成了原始人，也不要紧，只要能生孩子！”

他说着，又怒吼着，向前扑了过来，原振侠又向他推去，可是这一下，仲大雅像蛮牛一样，撞了过来，两人的身子，都晃动了一下，仲大雅趁此机会，向前一扑，身子已压到了那盒子之上，立时攫了那盒子在手，紧按在他的双手掌心之中。

他的手掌十分大，那盒子被他的掌心全遮没。刹那之间，人人都震惊莫名，因为接下来，会发生甚么事，完全无法预料。

只有曹银雪，神情坚决，紧抿着嘴，并不惊怪，显然她一下子就下决心，不论在仲大雅的身上发生甚么样的变化，她都要沉着应变！

仲大雅先是还怕别人来抢夺他手中的盒子，神情紧张，睁大了眼，可是随即，他就现出了疑惑的神情来，眼珠乱转。

他的这种情形，一望而知，他必然是有了感应，也有可能是听到了“仙音”，各人都踏前了一步，仲大雅这时又闭上了眼睛，眼皮却在不断跳动。

所有人之中，最紧张的自然还是仲夫人，原振侠心绪极乱，因为可以肯定，那“盒子”会令仲大雅发生变化！可是却已经无法挽救了！

前后其实只过了极短的时间，仲大雅大叫了一声，双手松开，那“盒子”拍地一声，落到了地上，他人也一挺身，站了起来，身子摇晃不定。

曹银雪忙过去扶住他，她并不像一般妇女那样惊惶失措，反倒十分镇定，也没有连声发问，只是扶住了仲大雅，仲大雅在不住喘气，盯着地上的那黑盒子，忽然又一伸脚，踏住了它，同时，以一种嘶哑的声音叫：“银雪，我们走！”

原振侠、胡怀玉和陈克生三人，反倒不如曹银雪那样沉得住气，三人一起叫了起来：“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仲大雅眼珠转动，他的回答，十分之岂有此理：“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你们别管！”

胡怀玉大怒：“这像话吗？”

他说着，就冲过来想推仲大雅——他想推开仲大雅，俯身把那只盒子拾起来。原振侠看出他有这个意图，就大叫：“别碰那盒子！”

胡怀玉显然忘记了碰触那盒子会产生异变，所以原振侠的一喝，提醒了他。不过实际上，他也根本没有机会碰到那盒子，因为他才一伸手去推仲大雅，曹银雪已比他更快出手，一下子把他推跌出了两步，撞在也向前走来的陈克生身上，将两个人的去路一起阻住。

而仲大雅这时，却已迅速地拾起了那只盒子来，和曹银雪一起向外走去。

原振侠在这时，身形一闪，已在他们俩的身边越了过去，阻住了他们。仲大雅的神情十分紧张，他用力摇着头：“原医生，让我离去，带着这……东西离去，不会再有人受害！”

原振侠疾声问：“你受了甚么害？”

仲大雅却笑了起来，他笑得十分欢畅，一点也不像是做作出来的：“我不算是受害，我没有受害……我得偿所愿，可是对别人来说，没有好处，这东西……这无常鬼给的东西……会为祸人间！”

仲大雅的话，可说是杂乱无章之极，原振侠大喝一声：“你走是你的事，但要把那东西留下来！”

原振侠已经盯住仲大雅的手腕，准备他再要离去的话，就飞脚踢向他的手腕，令得他手中的盒子落下来。可是仲大雅和曹银雪两人已开始行动，两人一侧身，向前硬冲了过来。

原振侠自然不能对曹银雪动手，他就只好后退，他一退，两人冲得更快，一退一进之间，一下子就到了甲板上。陈克生和胡怀玉也大声呼叫着追了上来。

一到了甲板上，原振侠的身手，就有了施展的余地，他身形一转，转到了仲大雅的身边，不论仲大雅靠曹银雪来做护身符，就飞起一脚，踢中了仲大雅的手腕。

仲大雅大叫一声，手向上一扬，手指一松，那盒子却由于原振侠的一脚之力，非但不向下落，反倒向上飞了起来。

原振侠一个箭步窜向前，本来，他只要一伸手，就可以把那盒子接在手中，可是他想到自己的手不能碰到那东西，他就略为犹豫了一下，也就在这时，仲大雅也已一脚踢出，踢向那盒子，把那盒子踢得越出了船舷，等到原振侠冲到船舷时，盒子已经跌入了海中！

原振侠转过身来，对仲大雅怒目而视，仲大雅叹了一口气：“原医生，听我的话，让这东西沉在大海之中，别再去打捞它！”

原振侠挥了挥手，胡怀玉和陈克生也到了船舷，胡怀玉一耸身，就想向海中跳去，被陈克生一把拉住，总共只有五个人在船上，可是却混乱之极——不但是行动混乱，各人的思绪也混乱之极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盒子在这里落水，要找不是难事，别乱来！”

仲大雅陡然用足了气力叫：“别捞它！”

胡怀玉也大喝：“你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！”

仲大雅还想说甚么，曹银雪拉了他一下：“我们走！”

仲大雅一顿足：“我非说不可，你们三个年纪还轻，犯不着，不像我，豁出去了，你们听我说，别再去打捞那鬼东西了！”



他在这样叫的时候，额上的青筋都绽了起来，显然他心中十分着急。曹银雪柔声道：“三位，他这样劝你们，一定有道理，就听他的吧！”

原振侠立时道：“那么，就请把道理说出来！”

仲大雅大口喘着气，一跺脚：“好，告诉你们，我的手，一碰到那东西，就听到无常鬼的声音在对我说：你会变，你会变，你最早是甚么样子，就会变成甚么样子！”

仲大雅在那时，确实听到了这几句话。仲大雅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是豁了出去的，他就在心中叫着反抗：“变成甚么样都不要紧，我只要能能有生孩子的能力！”

他又听到了一些杂乱之极的声音，然后又听到了语声：“生孩子的能力？你当然有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生孩子的能力的吗？不就是这样使生命延续的吗？”

就是听到这一句话，仲大雅才陡然震动，松了手的。

仲大雅瞪大了眼，望着三人：“明白了吗？我会有生孩子的能力，可是我也会变！我不在乎变，你们为甚么也要变成原始人？”

仲大雅说到后来，全身发抖，声嘶力竭，双手紧握着拳。原振侠等三人再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形，一时之间，呆住了说不出话来。

曹银雪等到仲大雅并不那么激动了，才道：“我们走，听不听在他们，你也没有办法的！”

曹银雪走开了几步，放下了小艇，在这段时间，仲大雅不断在说：“听我的劝！听我的劝！”

他们上了小艇，发动了引擎，破浪而去，一直等到看不见了，原振侠、陈克生和胡怀玉，仍旧木然而立。陈克生先打破沉默，他问：“仲大雅……他会怎么样？”

原振侠在甲板上，随便找了一个可以坐的所在，坐了下来，双手抱着头：“他像阿三的一家一样，会变成原始人，或许……会变成猿人……一直退化下去！”

胡怀玉的面色发青：“可是，他会有生育的能力，在他的退化过程中，他会有传宗接代的机会！”

陈克生苦笑：“他那样追求有下一代，生命的意义，简直变得和昆虫一样了！”

陈克生说着，也在甲板上坐了下来，又道：“这个过程会有多久？一个月？两个月？”

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，过了一会，他才又道：“他……会自杀吗？”

原振侠和胡怀玉都震动了一下，仍然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。胡怀玉吸了一口气：“他说手一碰到了盒子，就听到了无常鬼的声音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他是听到了声音，可是那不是无常鬼的声音！”

胡怀玉和陈克生一起向他望来，原振侠又重复了一遍：“不是无常鬼的声音。”

又维持了半分钟的沉默，原振侠才进一步解释：“姚正年和仲文量两人遇到的，根本不是甚么无常鬼，只是两个有异能的……他一时之间，下不了结论，又想了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愿意相信是外星人！”

胡怀玉和陈克生都没有意见，视线不约而同，望向海面——照说，那

盒子一落进了海中，他们就应该立即下海去打捞才是，可是他们不约而同，都不愿提起这件事来，都不想展开行动！

那是由于他们心目中，都感到一定程度的恐惧——那东西太不可测了，会带来的后果，也太可怕了，所以自然而然，想逃避而不去想他！

但是，他们绝须面对，不能一直逃避下去的！这时，陈克生又问：“我们是不是……下海把那东西……捞起来？还是听仲大雅的劝？”

胡怀玉喘了几口气：“当然要捞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绝不能用手去碰那东西！”

他这样说，那也是同意去打捞的了。三人一起站了起来，配上了潜水设备。他们是眼看着盒子跌落海水的，可是当他们潜下水去之后，发现在海水下面，有一股暗流，而且海底是十分松散的沙，海沙分明在以相当高的速度在移动，看起来，要找到那盒子，不是容易的事！

一直到了天色黑了下來，他们仍然没有找到，三个人都很沮丧，回到了船上之后，胡乱吃了些东西，三个人都闷闷地喝着酒。

入黑之后，海面上泛起了很浓的雾，原振侠想起在南中国海上寻找爱神的情形，想起玛仙被爱神带走，更是怅然，望着浓雾发怔。

陈克生和胡怀玉，在午夜时分，也上了甲板，三个人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酒意，他们都不出声，因为整件事，都无从讨论起，那只盒子，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！

原振侠拿起酒瓶来，又想斟酒，才发现瓶子已经空了，他站了起来，用力一挥手臂，把空瓶向海中抛了出去！

怪事就在那一刹那间发生，瓶子还没有落海，在前面浓雾之中，然闪起了一阵萤光，弱荧荧的，不是很明亮，可是清清楚楚，看到两个人影，那两个人影，都戴着高高的圆筒形的高帽，蒙蒙胧胧，若隐若现，叫人一看就联想到了传说中的无常鬼！

原振侠和胡怀玉、陈克生，自然而然，发出了一下没有意义的叫声，刚才他们都看得十分清楚，那两个人，是从海水中冉冉升起来的。

他们三人一发出叫声，本来还一直在上升的那两个人就停在海面不动，身子略转了一转，像是正转得面向他们。胡怀玉这时，忽然神经质地叫了起来：“我要异术，我要会各种异术，请赐我能力！”

原振侠的思绪，也紊乱之极，可是他至少还有足够的清醒，他向胡怀玉喝：“你是生物学家，要异术有甚么用？”

胡怀玉的情形更骇人，他向前疾冲了出去，原振侠一把没拉住他，眼看他就要跃下海去了，忽然，那两人向船移来，胡怀玉也像是被一股大力逼住了一样，无法再向前去，他不住喘着气，眼瞪得若大。

那两个人来到了离船首约有五公尺外停住，距离已然很近，可是看上去，仍然若隐若现，看不很真切。两个人之中的一个，扬起手来，他的手中，赫然拿着那只黑色的盒子！

同时，三个人听到了“无常鬼”的声音：“这东西已经损坏了，一时之间，也难以修好，我们也没有第二个，所以不能应你所请了！”

胡怀玉在狂叫的时候，显然想不到会有回答，所以他一下子张大了口，出不了声。原振侠急叫：“你们是甚么人？来自何处？”

那两个人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在说话：“我们是甚么人，来自何处，你无法理解！”

原振侠沉声：“不见得，我的灵魂，曾经去过幽灵星座，不像你想像中那么无知。”

那两个人发出了一阵十分古怪的声音，又急又快，像是他们在自己互相商量。过了足有半分钟之久，才听得他们道：“你的经历很奇特，不错，我们来自浩淼的宇宙的某一处。又来到地球，目的是为了取回这东西，这东西损坏了之后，会发射一种对地球生命有害的讯号。”

三个人一起叫了起来：“使生命退化！”

那两个人道：“是，能使细胞的活动退化，使生物回到古代的生命形式。”

原振侠疾声问：“讯号，甚么性质的讯号？”

那两个人的身子又转动了一下，语言十分奇怪：“你对自己的身体结构完全不了解？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我是一个医生，对人体的结构有专门的知识！”

那两个人又“叽咕”了一阵，才道：“那么你，自然知道，你身体的组成单位是细胞，细胞的中心部分是细胞柱——”他们在说到“细胞”和“细胞柱”这样的专门名词时，说得十分慢，声音也十分清晰，像是怕原振侠听不懂，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，表示不满，可是他却不免吃惊！

那两个人继续道：“细胞柱之中，有一种叫『脱氧核糖核酸』的东西——”原振侠抢搭一句：“我知道，那东西简称 DNA！”

那两人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地球上的一切生物，生命形式，都取决于细胞核之中 DNA 中所藏的一串密码，那是生命的密码！”

原振侠屏住了气息，陈克生和胡怀玉都发出了低呼声，在这之前，他们的讨论，曾经涉及过生命密码。DNA 中的密码，决定生物的生命形式，生命密码是遗传的，在生命的生长过程之中，不断的释放密码，就是这种生物的生命程序。

现在，那两个人也谈及了生命密码。

原振侠的声音乾涩：“请继续说。”

那两个人的声音听来很高兴：“啊，你能明白，你怎么能明白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你们上次来，到现在，已近三百年了，地球人不是没有进步的！”

那两人迟疑了一下：“可是，刚才还是有人向我们作……有异术的要求！”

原振侠向胡怀玉瞪了一眼，胡怀玉面有惭色，咕哝着解释了几句。那两人又自己交谈了几句，才又道：“DNA 接受讯息而活动，传递讯息的东西，叫作核糖核酸——RNA。RNA 向 DNA 发出生命密码的讯息，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讯息。”

一直到那时为止，这两人所说的，已经在人类的科学研究范围之内了，所以三人都能理解。

那两人再说下去的话，原振侠等三人，听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了，他们说：“如果利用和生物电相类的能量，替代 RNA 的传讯工作，那么，就会使 DNA 错误地接受指令，发出错误的生命密码——”原振侠吃惊：“你手中的那东西，就能发出这种能量？使生物回到古代去？”

那两个人道：“本来，这种能量的发放是受控制的，但由于它损坏了，不受控制了，所以才会这样，就像……你们使用的电器漏了电一样。”

原振侠等三人互望着，神情苦涩，原振侠问：“你们这东西原来的用途是——”那两人笑了一下：“只是一件小玩意，能聚集人……你们无法聚集的许多力量，造成种种的现象，通过它来聚集力量，只要人脑部活动产生的微弱生物电，就可以达到目的了！”

胡怀玉失声道：“只要想，就甚么都可以做得到！”

那两人道：“也不是甚么都做得到，可以做到若干事，当然，这种情形，你们很难想像——”原振侠冷冷地道：“很可以想像，和巫术一样，聚集力量来做一些事，许多地球人都会。”

那两个人呆了片刻，又“叽咕”了好一会，原振侠道：“有一个人，他会变成原始人，有没有办法使他免此厄难？你们能救他？”

那两个人并没有回答原振侠这个问题，忽然道：“我们要离去了，你——”两个人一起伸手，向原振侠指了一指：“我们会再来找你，有些事要问你。”

原振侠听了，并不在意，他知道，外星生物对时间的观念，和地球人不一样，像这两个，一来一去，就隔了近三百年，谁知道他们说的“再来”是甚么时候！他只是随口道：“请便！”

那两个人的身子，晃动了一下，在他们晃动的时候，闪起一蓬萤光，映得漆黑的海面上，闪起炫目的光亮，然后，三人眼前一黑，那两个人都已经消失了。

过了好久，胡怀玉才苦笑：“我一定很丢脸，使他们认为地球人一直没有进步过！”

陈克生喃喃地在念着：“DNA……RNA……”

原振侠发出了一下长叹声，大海黝黑，就像他的心情一样，那两个人看来外形真有点像无常鬼——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确然掌握了地球生物的生命奥秘！

